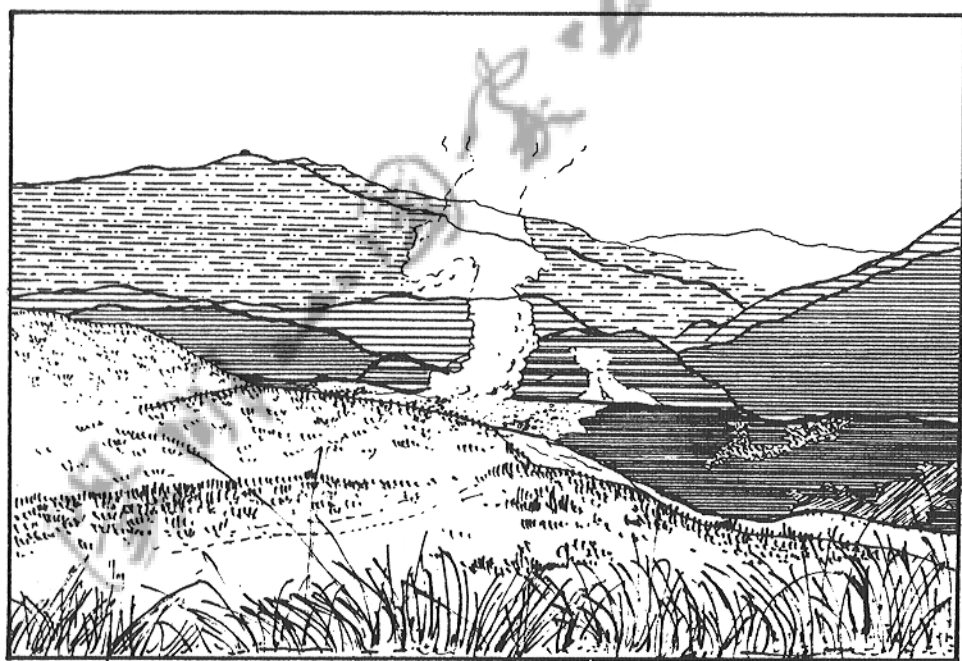


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之研究



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卅日

陽明先生全集

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之研究

李瑞宗

謝沐璇 白嘉民 童禕珊

張愷馨 郭典翰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卅日

陽明先生全集

致 謝

首先要感謝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給予本次的研究機會。尤其葉世文處長、李養盛副處長、曾偉宏秘書，對本計畫的重視與支持，並惠賜許多寶貴建議。

此外，承蒙保育課陳育賢課長、羅淑英技士，以及解說課呂理昌課長、蕭淑碧技士，工務課黃佩陞課長、周俊賢技佐多方的協助，特予致謝。

臺大園藝系精密溫室的曾珮芬小姐與張碧燕小姐在電腦打字、文字排版方面多次幫助，由衷感謝。另外，研究進行其間，林煥堂先生與姚淑芬小姐曾一同會勘，並繪圖襄助，在此一併致謝。

陽明山國家公園魚路古道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執行期間，自1993年7月至1994年6月，共計一年。

魚路古道最初為凱達格蘭族金包里社、北投社、麻少翁社之間聯繫的山徑，隨著各項產業的更迭而肩負起運輸的功能，遂成為交通來往的重要孔道。當地居民無論是探親、訪友、作生意，甚至走私均依賴此路，可算是綜合性的產業古道。

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敘述魚路古道之源起。第二章綜論金山地區魚獲種類、漁具、漁法、擔魚人裝束、行銷範圍，為魚路古道之整體背景。第三章討論牛隻放牧、販賣與魚路古道之關係。接下來的第四、五章則從茶業、硫磺的角度來探討魚路古道。第六章為踏勘行程，第七章為建議，最後一章為參考文獻。

本研究對各項產業曾下過極大的田野工夫，大部份資料依靠實際的訪談錄音、現場踏勘與文獻徵引而獲得。對於古文書、古地契的文字證據，雖經工作人員極力搜求，但所獲依然有限，這也是未來需進一步加强的地方。

A Study of the Ancient Fish Trails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Abstract

This paper, implemented from July 1993 to June 1994, is a study on the historic trails used long ago for trading fish in the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The trails were, in the beginning, made by the people of Kimazon (麻少翁), Kipatao (北投), and Tapari (金包里) of the Ketagalan (凱達格蘭) tribe for contact. As time went by,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ication of human activities, it grew important, used not only for friendly visits, but for business, carrying goods to and fro, such as fish, water buffaloes, tea, and sulphur, etc., or sometimes even taken to smuggle things, and finally became a major way of transportation.

There are contained in the paper eight chapters. In the first, the origin of the trails is stated. In the next,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ils is analyzed, including the kinds of fishes, how they were carried, and where they were sold. Besides, the fishing tackles and skills are introduced. The dress and equipment worn by the fish vendors are also interestingly describ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ater buffaloes and the trails is discussed in the third chapter, and tea trading, sulphur transporting in the following two chapters. The sixth chapter records the details of the investigation courses. The seventh states proposals and the last is bibliography.

This study is wholly based on field work. All the information has been obtained by personal inquiries, spot surveying and carefully referr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s. Two examples are added as appendices at the end.

What should be specially given concern is the difficulty in getting written papers or official certificates. Though with efforts tried, not much result has been gained. In this aspect, further work is necessary.

目 次

誌謝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次	IV
表目次	VI
圖目次	VII
序	1
第一章 路	5
第一節 歷史古道	5
第二節 婚姻本事	5
第三節 麻少翁社與金包里社	7
第四節 百年前的古道紀行	11
第五節 金包里大路	16
第六節 簡大獅在北山	17
第七節 經濟調查	19
第八節 河南營	28
第九節 登山健行，曷興乎來	32
第二章 魚	35
第一節 海岸與漁港	35
第二節 漁季與漁名	37
第三節 漁法與漁獲處理	39
第四節 擔魚人與擔魚裝束	57
第五節 七十年前的金包里漁業	68
第六節 閤取引	73
第七節 魚貨的運銷	81
第八節 魚貨的消費	87
第三章 牛	90
第一節 牛的性狀	90
第二節 牛主	92
第三節 牛販	94
第四節 牧場與牧牛人	105

第四章	茶	118
第一節	茶的沿革	118
第二節	茶苗、成品、茶季	119
第三節	茶園分布	124
第四節	採茶與製茶	126
第五節	擔茶裝束與擔茶路線	131
第六節	許顏橋	135
第七節	製茶？還是擔魚？	137
第八節	茶的銷售	137
第九節	茶業的研究	140
第五章	硫 磺	143
第一節	硫磺的生產	143
第二節	硫磺的擔運	147
第三節	硫磺的銷售	150
第四節	採硫史的研究	155
第六章	踏勘行程	159
第一節	山豬湖－河南營－擎天崗	159
第二節	擎天崗－大路邊田－頂八煙	160
第三節	擎天崗－後湖仔－頂八煙	168
第四節	擎天崗－大油坑	179
第五節	頂八煙－亞洲山城	183
第六節	後記	184
第七章	建議	192
第八章	引用文獻	197
附錄一	柳登文訪談內容	202
附錄二	何傳盛訪談內容	205
附錄三	大屯山附近名勝位置圖	208

表 目 次

表1-1	日治初期台北府主要的交通要道	16
表1-2	金山聯外道路交通狀況	21
表1-3	金山物資進出百分比	22
表1-4	金山物資進出表	24
表1-5	金山水產物進出表	25
表1-6	金山士林道物資進出概況	25
表1-7	士林金山道物資進出概況	26
表1-8	士林金山道水產物輸入細目	27
表1-9	金山－士林二地物資進出比較	28
表1-10	日治時期魚路古道健行概況	33
表2-1	北海岸海灘分類	35
表2-2	金山漁會所屬漁港與漁船數	37
表2-3	北部沿海之魚季及漁獲種類	38
表2-4	金山地區魚名與特徵	41
表2-5	六十年代北海岸地區主要漁法	54
表2-6	地曳網與焚寄網比較	54
表2-7	擔魚行程(金山→草山)	59
表2-8	擔魚行程(草山→金山)	60
表2-9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業人口	68
表2-10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具數量	69
表2-11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船數	69
表2-12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獲量及價格	70

表2-13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水產製品數量及價格	70
表2-14	大正十一年磺港的魚脯與熟魚產量產值	71
表2-15	大正十一年磺港的魚脯與熟魚運輸概況	72
表2-16	1937-1939年魚介類價格趨勢	74
表3-1	牛的齒式	90
表3-2	大嶺牧場變遷	105
表3-3	牛隻在牧場停留月份	112
表4-1	茶苗品種與最適製品	122
表4-2	臺灣茶家年中行事表	123
表4-3	昭和十一年台北州茶苗品種栽培面積	124
表4-4	昭和十四年台北州茶葉公司名錄	126
表4-5	各種粗茶的製造過程	127
表4-6	昭和十一年台北州粗製茶產量	128
表4-7	昭和九年台北州優良茶品評會成績表	129
表4-8	陽明山區的茶寮	130
表4-9	大正四年台北廳粗製茶產量	139
表4-10	大正四年台北廳精製茶製造戶數	139
表4-11	陽明山區昔日的茶販	142
表5-1	民國五十年代陽明山區各硫磺礦場設備概況	146
表5-2	土炭籠與火炭籠比較	147
表5-3	台灣式煉硫爐的產能	150
表6-1	魚路古道今昔行程比較	188

圖 目 次

圖 1-1	麻少翁社翁家族譜	7
圖 1-2	金包里社林家族譜	8
圖 1-3	道光十七年金福成合約	9
圖 1-4	咸豐二年守礮屯番名單	10
圖 1-5	郇和的古道紀行	13
圖 1-6	金山聯外道路示意圖	22
圖 1-7	擎天崗附近地名	30
圖 2-1	北海岸海灘	36
圖 2-2	丁香	40
圖 2-3	臭肉	40
圖 2-4	牽罟	45
圖 2-5	地曳網側面及細部構造	46
圖 2-6	繒仔	49
圖 2-7	叉手網作業船	51
圖 2-8	叉手網作業圖示	51
圖 2-9	赤鯨	56
圖 2-10	四破	56
圖 2-11	草鞋	62
圖 2-12	擔魚式草鞋結法	63
圖 2-13	喪事式草鞋結法	64
圖 2-14	姑婆芋葉包魚法	66
圖 2-15	月桃葉包魚法	67
圖 2-16	鮮魚介配給系統圖	76

圖2-17 魚路古道魚貨運銷模式與行程	80
圖2-18 早期魚貨運銷流程	81
圖2-19 戰時魚貨運銷流程	82
圖2-20 現今魚市場魚貨運銷流程簡圖	83
圖2-21 現今魚市場魚貨運銷流程詳圖	84
圖2-22 昔日魚市場魚貨攏斷操縱情形	85
圖2-23 魚貨運銷成本(以各階段而論)	85
圖2-24 魚貨運銷成本(以各項費用而論)	86
圖2-25 魚貨運銷成本(扣除生產者而論)	86
圖3-1 牛隻毛旋分布	91
圖3-2 臺北市畜牛登記證	93
圖3-3 牛隻綁角示意圖	96
圖3-4 牽牛渡河圖(早期)	97
圖3-5 牽牛渡河圖(晚期)	98
圖3-6 牽牛示意圖	99
圖3-7 套索基本結構	101
圖3-8 捕牛纏勒繩法示意圖	102
圖3-9 套頭捕牛法	103
圖3-10 套足捕牛法	104
圖3-11 臺北市農會陽明山牧場概略圖	107
圖3-12 民國五十六年至七十六年牛隻數量變化	109
圖3-13 五十六年度陽明山牧場牛隻放牧數量概況	110
圖3-14 五十六年度陽明山牧場進退場數量	111
圖3-15 五十六年度陽明山牧場牛隻放牧數量變化	113

圖3-16	各年度陽明山牧場牛隻來源比例	114
圖3-17	陽明山牧場歷年牛隻來源及數量比較	115
圖3-18	第一牧場公母牛比例	117
圖4-1	茶苗品種型態(一)	120
圖4-2	茶苗品種型態(二)	121
圖4-3	昭和十四年台北州茶葉公司分布圖	125
圖4-4	茶袋的綁法	132
圖4-5	茶袋規格	133
圖4-6	擔茶路線圖	134
圖4-7	台灣博覽會出品解說書(茶業)	136
圖4-8	茶葉昔日的產銷步驟	141
圖5-1	煉硫爐平面圖	144
圖5-2	硫磺的擔運路線	149
圖5-3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礦場每月銷售量	152
圖5-4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礦場每月銷售金額	153
圖5-5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銷售比例	154
圖5-6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售價與販售對象之關係	156
圖6-1	山豬湖－河南營－擎天崗行程	161
圖6-2	遠眺擎天崗	162
圖6-3	百二坎水泉	164
圖6-4	擎天崗－大路邊田－頂八煙行程	167
圖6-5	遠眺大油坑	169
圖6-6	遠眺冬瓜山與八煙山	170

圖6-7	賴在厝地	172
圖6-8	憨丙厝地	173
圖6-9	埤仔區	175
圖6-10	許仔枝厝地	176
圖6-11	山豬豐厝地	177
圖6-12	許仔枝新厝地	178
圖6-13	擎天崗－後湖仔－頂八煙行程	180
圖6-14	擎天崗－大油坑行程	182
圖6-15	頂八煙－亞洲山城行程	185
圖6-16	河南勇路與日人路簡圖	186
圖6-17	魚路古道昔日厝地位置	187
圖6-18	魚路古道第一段示意圖	189
圖6-19	魚路古道第二段示意圖	190
圖6-20	魚路古道第三段示意圖	191
圖7-1	魚路古道舊有石階鋪面	193
圖7-2	標誌牌示可能的設置地點	194
圖7-3	現地展覽的四個地點	196

陽明先生全集

序

1987年，那是筆者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工作的第三年。因為查閱文獻的緣故，在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看到一張昭和三年的「大屯山附近名勝位置圖」。圖上並沒有今日的陽金公路，從士林至金山是走一條從當時看來，幾乎不可能且湮沒許久的捷徑。那就是從山仔后，轉山豬湖，再由大嶺(擎天崗)折下，經三重橋，往金山直去的路。當時心想，一定要抽空去走一遭。但擎天崗的邊崖到處是芒草，綿密難以穿越，倒底入口在那裡？由於職務與地緣關係，認識了頂八煙的賴在先生與當年仍在大油坑工作的林同先生，後來他們分別帶領筆者走過二回，當時的荒煙蔓草情況實非今日所能想像。1993年重走一回，許顏橋至頂八煙的路程依舊，也是賴在先生在前頭揮刀闢路才鑽出重圍。

自然，當年對這條路徑有番認識後，接下來，便會問昔日有什麼人會走這條路呢？<鯤島紀源>這本書上，林衡道先生曾將這條道路稱為魚路古道，於是筆者便向賴在先生求証。他很稀鬆平常表示，那不過是金山人要到了士林、台北的一條舊路罷了。只要有事，什麼人都會走的。也許擔魚的人，牽牛的人，採辦年貨的人，較常利用罷。但是擔魚的人，老的老，死的死，已經很難找到了。

至於大油坑的情況，由於當時仍在營運，又有林同先生的現場示範，故較為了解。筆者便將這些資料，發表一篇<歷史與人文交會的驛站—大油坑>於大自然季刊。

就在文章發表後約一個多月，賴在先生想起有個朋友曾擔過魚，姓劉，住金山。於是，一同去訪問。曾經擔魚的劉先生言辭閃爍，語

多避諱，生怕我們在進行什麼刺探工作，原來他曾在戰爭期間走私擔魚。幸好是由賴在先生引見，否則很難展開訪談話題。這段錄音，至今也有七年了，而筆者也早已離開那個工作崗位。1993年，因接受委託調查這條路徑，便把過去累積的訪談記錄，重新整理一番，然後鎮日帶著學生，竭盡所能一一探詢，希望在金山、石門、山豬湖、山仔后、士林能找到任何曾經走過這條路徑的人。

初看魚路，或許認為只是一條步道，或者說一條「古道」吧，只要拿出登山隊奮力砍草的精神，將路線與距離，沿途景物作番介紹就可以了。其實不然，魚路不僅是魚的運銷問題，尚與魚法、魚獲、魚行與魚市場制度大有關係，甚至與大東亞戰爭時期統制經濟下的走私行為密不可分，也就是魚的全部知識都要儘量蒐羅，才能將疑團逐一化解。

而不僅限於魚，後來更牽涉到牛、茶、硫磺這些產業。因魚路古道有三處據點與此有關，那就是：

擎天崗——牛。

許顏橋——茶。

大油坑——硫磺。

如果再細加追究，還可加上一項：

三重橋、山豬湖——大菁。

這樣，陽明山區往昔的產業，大致皆已囊括。但如此一來，每種產業都是一大套的知識，欲深入鑽研，實非短短一年所能建立。尤其最後一項的大菁，在清末光緒年間實已漸漸沒落，日治初期殆已幾近絕跡。談到大菁，人人聽說過，卻沒有一人實際種植且製作過，於是

只好留諸日後再來補充。

調查工作至此，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更為棘手的問題正在蘊釀，那就是路徑的緣起與沿途聚落的肇因。很顯然，產業興起之前，一定有原住民的交往聯繫，但是證據呢？一百多年前甚至更早以前，會走這條路，甚至移來這麼內山的住家是爲了某種什麼原因呢？隱約覺得答案並不在現場，而在金山或士林的大戶人家。但很遺憾，這些人家的子孫對其祖先的事跡通常不甚清楚，倒是對山區的地產略有耳聞。尋來尋去，就是沒有第一手的地契、墾單或圖書當證據，這是至今尚未突破的瓶頸。

僅管如此，目前完成的這項魚路古道之研究，應該可對陽明山國家公園東半部（磺嘴山、擎天崗、七星山、紗帽山、山仔后、士林）的歷史作一回顧與交待。至於西半部（竹仔山、小觀音山、大屯山、竹子湖、十八份、北投）的歷史則又是另一場艱鉅的工作，需靠大量的實地訪談與文獻探求，方能克竟全功。

研究期間受到許多老歲仔的協助，實在無法一一列舉，然而下列諸位先生的指教，令人獲益良多，他們是：

金山鄉：柳登文、賴在、劉貴財、黃阿政、高平、郭文德。

萬里鄉：吳蕃諸、許枝春。

士林區：邱阿華、何清山、葉金石、何傳盛、黃林。

北投區：翁象、許再傳、許健一、黃形象、高金進、陳有贊。

石門鄉：許永祿。

三芝鄉：張永洲。

當然，同時要慶幸有優秀的工作群參與。

台大動物系的謝沐璇、白嘉民、童瑋珊、郭典翰、張愷馨五位同學，他們付出很大的心力，一點一滴現場筆記，然後共同解決魚、牛、茶、硫磺的各項問題，功不可沒。

這篇研究報告，是由八十餘次的訪談內容(每次訪談至少二小時)，綜合歸納而成。部分的訪談內容，從附錄二篇範例略可窺知全貌。

陽明大學圖書館

第一章 路

第一節 歷史古道

對於歷史古道的研究，除了找出路線之外，困難之處在於第一手報導人的尋訪，沿途史跡的確立，以及相關產業知識的佐證，而這些對於魚路古道來說，大都不見於書本或已經發表的文獻。因此如何將早已散佚的產業、聚落、傳說一點一滴藉著訪談逐步架構而出，便是本研究的重心。

在日本或美國，對於歷史古道均有極先進的作法，如保留原有石徑、石屋，恢復傳統祭典，蒐藏歷史文獻，發行解說書刊，主要是讓人從古道中去了解先民的創業藍襖，以及感受那份傳承的鄉土情懷。這攸關歷史重建與人文展示的工作，是陽明山區所蘊藏的資源中亟待努力發掘的項目，也是國家公園管理處未來大有作為的重點所在。有關魚路古道的各項調查成果，將在隨後的章節中陸續披露。

第二節 婚姻本事

魚路古道是何時就有的，許多人皆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只是約莫聽到「日據時期就有了」，「清朝就有了」，「唐山過台灣就有了」，諸如此類的話。因為魚路古道並不像台灣其他的古道，有確切的開鑿日期，因此對於年代的考證倍感棘手。

本研究從所能得到的文字證據中發現，至少在清朝乾隆年間(1736—1795)已有此條路線，這是根據麻少翁社翁象先生所提供的族譜而推論的。乾隆年間，麻少翁社的遠生曾與金包里社林業戶的女兒林

咲娘聯姻，由這層關係來推想，他們必曾利用這條古道，因為這是昔時天母(麻少翁)至金山(金包里)最便捷的直線道路。

遠生諱純厚，生於雍正吉年吉月吉日吉時(不詳)，卒于乾隆癸丑年(58年)八月廿五日子時；而遠生的大妻林咲娘，謚如金，生於乾隆年間，卒於嘉慶年間。

這段聯姻，證明昔時儘管山脈阻隔，交通不便，但平埔族部落間的交往其實彼此都知道對方的身份，有著非常鮮明且微妙的族群意識，兩地資訊的傳遞應該是相當暢通的。

根據〈台海使槎錄〉一書，對平埔族婚嫁的敘述中可以得知，當時北部的平埔族如果只生一個女兒，則招贅，如果生的都是女兒，則幼女招贅，其他女兒聽人聘娶。若生一個男兒，則娶婦，若生的都是男兒，則幼男娶婦，其他男兒聽人招贅。麻少翁社亦有這項慣習，遠生是幼男，所以娶婦終養。是以我們依稀可以想像，在乾隆年間麻少翁社的男子迎娶金包里社的平埔族女，一行人走過魚路古道的盛況。當然，那時不叫魚路古道，只是部落之間便捷的山徑而已。

其實，金山與草山、甚至金山與士林、北投之間的迎娶，一直到數十年前，陽金公路未開闢前，都還持續進行。既然娶親的隊伍都可通行，那麼財物與人員的安全，應該是沒有顧慮的。土匪，只是日治初期的事。從金山至天母的路程(約30公里)並不算遠。台灣山岳曾載宜蘭南山村的泰雅族人Yugai 從花蓮Tausai社(上梅園)娶妻，自陶塞溪，上溯南湖北山，審馬陣山，再下至奇烈亭，回抵南山村(謝永河，1960)。這種長途跋涉的娶親，在昔日是極普遍的事。

第三節 麻少翁社與金包里社

遠生在乾隆年間算是平埔族中極有地位的人物，一份乾隆肆拾捌年的地契載明他是北港通事(基隆河以北的通事)，領有「理番分府北港等社總通事遠生戳記」。

麻少翁社翁家的族譜如下(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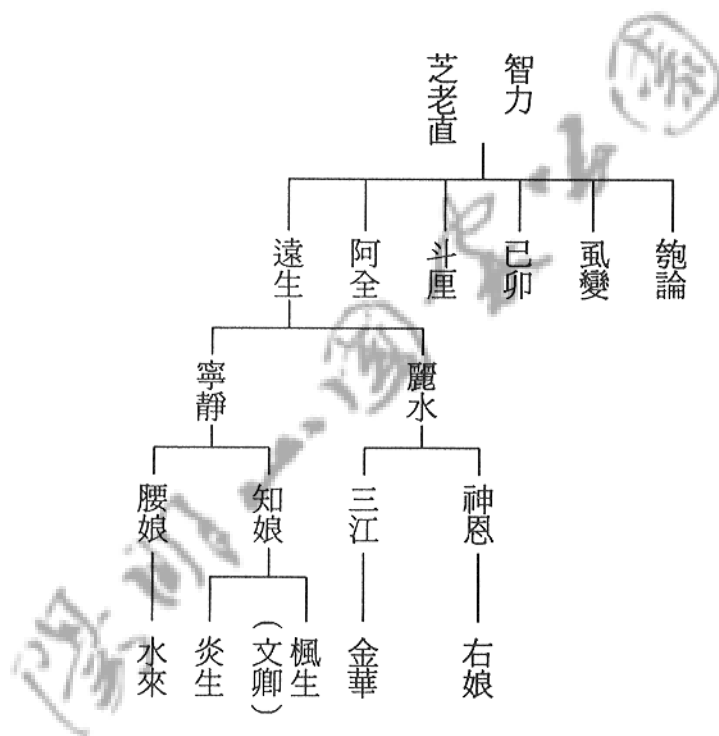


圖1-1 麻少翁社翁家族譜

遠生這份通事工作後來由翁麗水繼承，而翁麗水的通事身份則為俗稱番仔秀才的翁文卿所承襲。1896年6月，伊能嘉矩曾訪問麻少翁社的翁文卿，並記載當時麻少翁社分為兩處聚落，北邊的聚落有4戶，15人(男5人，女10人)，西南的聚落有7戶，35人(男18人，女17人)。現在的麻少翁社族人仍在天母公園與天母美國學校附近散居。

至於金包里社的林業戶，並非本名，而是類似地主的一種稱呼。

從嘉慶以前的舊地契來看，金包里社平埔族人的命名系統仍是親子連名制，嘉慶以後才改姓林，並將族譜添上姓氏。

下面這份金包里社的族譜可為一個範例(圖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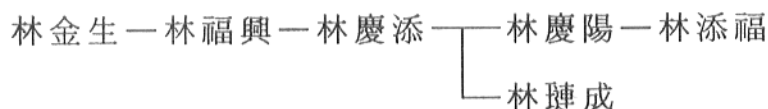


圖1-2 金包里社林家族譜

金包里社的平埔族人與硫磺有極大的關聯，他們有一份特殊的工作(或差役)－顧守硫磺礦區，防止偷採。一份道光十七年(1837)的古文書載有這些文字(圖1-3)：「經自前年，帶發屯番，頒給糧食，顧守磺土。」這份資料主要是講金包里社番林金生負責向佃農抽大租，頒給糧食，再發配番丁屯糧，因為去世，而子福興又亡故，孫兒慶添年幼，不能辦理視事，眾佃妥議另行推舉「金福成」，負責收租納糧等事。

由道光至咸豐年間，看守硫磺的工作依然一直持續，林金生的曾孫林璉成，便列名在咸豐二年(1852)的一份守磺屯番的名單之中(圖1-4)。這份名單載有屯番28名，可見守磺的工作有點制度。

這些守磺的古文書充分證明了同治十年出版的淡水廳志上所記載：「淡北之金包里、北投社等處，皆產硫磺，向來封禁，設屯番守之，~~隘~~營會同新莊縣丞，四季仲月焚燒，年終結報，杜私採也。」直到如今，在大油坑附近的賴家田地仍然藏有一片高大的石牆，據聞為昔日顧守硫磺的屯丁房舍所在。

至於金包里社，一般簡稱金社。至今仍有部分族人居住金山菜市場附近，有部分則遷至萬里嵌腳落戶。在金山國中旁邊的公墓可看到

全立願完口粮收管字金包裡社... 廿八名... 份分下守礦等當全鶴寶向土
 目林扣成領出本年守礦口粮粟肆拾壹石陸斗一... 對通業戶林再來手內領出口
 粮粟貳拾石其五... 粮粟陸拾壹石陸斗正... 各親領完清楚明白並無
 短折起扣并合口恐無憑... 全立願完口粮收管字壹紙付執永遠為憑
 即日當全... 就領通收管字內口... 票明白足訖再...
 媽眉... 天賜... 榮順... 品... 三... 德... 四... 千... 當...
 媽傳... 榮春... 永成... 永... 永... 永... 永... 永... 永... 永...
 天寶... 榮華... 有成... 永... 永... 永... 永... 永... 永... 永...
 天造... 榮家... 永成... 永... 永... 永... 永... 永... 永... 永...

咸豐二年陸月
 日全立願完口粮收管字金包裡社眾老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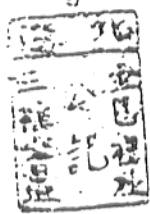


圖 1-4 咸豐二年守礦屯番名單
 資料來源：連昭光，1991.

少數墓碑，橫書的郡號用極特別的「金社」二字，很有可能暗喻金包里社平埔族人的身份。總之，魚路古道的研究領域尚隱藏非常深厚的人文歷史內容，由最初的土地產權買賣，漢番勢力的消長，然後是各種產業的興廢。這裡所寫的，不過藉以點出魚路古道的源頭，整體而言，浮現的隻字片紙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而已。

但顧守硫磺的工作，顯然未能杜絕私採。

第四節 百年前的古道紀行

郇和 (R.Swinhoe)，近代台灣從事自然研究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博物學家，曾於1858年走過金山至士林這條魚路古道。他如此記述（括弧內的地點為筆者添註）：

「在金山慈護宮的蒼蠅聲中，我們想趕快入睡，卻又遭到蚊子的攻擊，折磨一夜。

6月23日早上5點，我們起床，挑夫用過一些食物後，大家開始出發。天氣陰陰的，但是走起來感覺很好。前方是美麗的山景，林木散生，我們停了一會，吃頓早餐。

這是一條很好的路，沿途有河谷及峽谷。走過一座山後，便看到硫磺煙霧及寸草不生的爆裂口（死磺仔坪），這裡的村落非常漂亮，橫過一條沿山腹而來的小徑，小徑之旁流著可口冷冽的水（八煙圳），朝上游看，是樹木繁雜的峽谷。圳水流得很快，我們的下方是河谷。對面的山壁高聳而立，無草的爆裂口不停吐出灰色的煙霧（遠望大油坑）。越過一道河流（上磺溪），我們在一間簡陋的小屋之旁停住，準備走到硫磺礦區。經過一段顛簸的山徑之後，我們終於抵達。

但是四周並沒有人，只有山上有個小茅屋，顯示近來有人住過。福建來的大陸官員曾派兵來停止這個礦區的運作，目前偶而只有鬼鬼祟祟的人在偷偷工作。硫磺是在一個大裂口裡製造的，那是一個長滿粗草的山坡從中斷裂成二半，並形成一個摻雜紅黃色石灰岩的谷地。在大裂口的某些地方有熱氣噴出來，這些熱氣彷彿是從高壓引擎的管子裡噴出，聲勢隆隆，而其他地方則有純硫磺在沸滾，似乎只需汲起來冷卻，便可成為販售的商品。在荒蕪的狹谷底部流出臭味的小溪，帶走了從地裡淌出來的硫磺物質。站在山丘的頂部，往下看這景色，在我之下的硫磺池，離我不過十五呎，但是惡臭很難忍受。腳下是一片碎粉且呻吟的礫地，似乎隨時要塌陷，到處散布的小塊岩石蓋滿了硫磺結晶。有缺翅斷腳的甲蟲、蝴蝶散在地上，這是硫磺噴氣燻罩下的犧牲物。」

郇和繼續寫道：

「離開這個荒涼之地，我們回到剛剛停留的小屋，改採另一條路前行，嚮導說他會帶我們走。爬上一座很高的山，再前進一會兒，越過平坦的草原（擎天崗）。靠近草原邊緣，可以看到遠處的淡水河，從河口而入分成兩支，一支流往艋舺，一支折向基隆。順著下傾的斜坡，我們很快走下，經過幾處普通高度的山丘，到處覆蓋低低的草，種植一畦畦的蕃薯，還有染料植物（山豬湖）。因為我和植物學家走得太慢，其他同伴便在一條山溪的木板橋上等候（菁山路）。這裡，我採到一種河鳥，所以又落後了（山仔后）。

我們在一條很好的路追趕，抵達一個長草的高原（公館地），看到先前的同伴在路旁的小屋休息。繼續下行，景色逐漸失去荒野的模

樣，變成耕作的景緻，最後到達終點，是個有牛的草原（石角嶺），到處都植有松樹。我們從山丘走下，兩側有濃密的樹木，路非常陡。下抵一處平地（大石角、芝山岩），有一大片起伏的稻田及小米田，小溪、小徑和農舍錯列其間。晚上九點，到了士林。我們僱了一條船，向基隆航行。在船艙過夜，這要比昨晚在金山受到蚊子襲擊來得舒適多了。今天步行三十哩，我們睡得很熟，不知道船在移動。」

郇和早上5點從金山出發，到士林已晚上9點，總計16小時，步行48公里。這天的行程與他們前一日從基隆8點出發，至晚上9點到達金山，有些類似，一行人沿路採集動植物標本，走走停停，下午的炎熱時分休息，等到清涼的黃昏才又啓程。

6月23日正是夏至，晝最長夜最短，即使在下午六、七點黃昏時分趕路，天色與景物依然可辨。

下面是可能的行程(圖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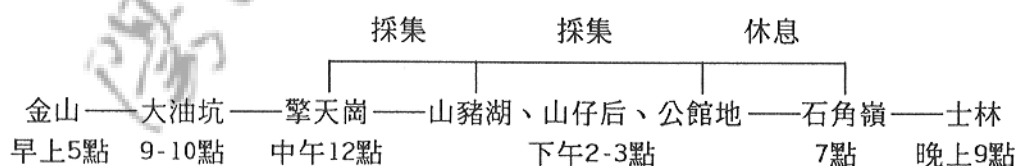


圖1-5 郇和的古道紀行

經由郇和的敘述，我們發現幾項特殊之處：

1. 魚路古道的路況不錯，並非荒煙蔓草難行。
2. 八煙附近的村落景緻優美，此時已有八煙圳。
3. 守礮寮舍位於魚路古道與大油坑岔路的分叉口。
4. 清朝官員曾派兵來停止大油坑礦區的偷採活動。（河南營與守

磺寮舍有可能建於此時)。

5.大油坑有天然硫磺蒸氣冷凝的硫磺池。

6.上磺溪尚無橋樑。

7.擎天崗並無牛跡，反倒是在下方的石角嶺附近有牛隻放牧與松樹種植。

8.山豬湖附近種植甘藷與染料。

約十年後，也就是1867年，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 (C.W.LeGendre) 亦親往大油坑，勘查硫磺產地的情形與當時人民偷製硫磺的方法，他將這些發現一一列入報告「廈門與臺灣」(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之中。

「硫磺的製造在臺灣是禁止的，但礦夫們仍在大油坑結聚了一個小村偷製。製造硫磺的爐灶是很簡陋的，造在枯草覆蓋的小屋中，此枯草亦可在製硫時作為薪火之用。爐灶的構造是個鐵鍋，鍋子下面塗著粘土，放在狹小的磚造台上。製造的方法，先把礦土淘洗乾淨，儘量除去泥質的東西，然後投入鍋中讓它徐徐融化。要不時攪拌，挑去雜質，直到泥質的東西全被除去為止。然後注入像截了頂的圓錐形那樣的木模中，讓它冷卻凝固。等到凝固之後，把木模的底反轉過來，徐敲模頭，模內的硫磺，乃離底脫出。每個硫磺圓錐體重約 45 磅，承包人把它裝在本地木船上，設法偷運到金包里的村莊出售，其售價則不得而知。我在大油坑看見約有價值超過五萬美元的製成硫磺堆在地上。」

很顯然地，大油坑的威名在荒煙草莽，交通極其不便的百年之前便已傳遍遐邇。

1877年清朝政府開放合法採硫。北投硫磺交由私人生產，但由政府收購並外銷輸出。但大油坑則由政府直接經營，其產品限於本地消費之用，年產量約50－60公噸。中法戰爭之後，設硫磺局總理礦務。

到了日治時期明治29年(1896)，橫山壯次郎曾對陽明山區的硫磺礦場作過初步的調查，他這樣寫道：

「油礦坑硫磺山位在金包里街的西南方，礦溪頭的上游。只要沿著金包里、臺北之間的道路走約三日程就可看到了。這兒三面都有山巒圍繞，只有東北方有開口，向下接到礦溪頭的一條從西南朝東北而去的小支流。噴火口長90公尺，寬54公尺。其內側及東北、東、西南三方為懸崖狀，地形險峻，裡面散布很多的硫氣口。轟轟的響聲，沸騰的白煙，宛如地獄一般。附近的岩石受到硫磺蒸氣的影響而變成黃色，粗礦堆積在山腹以及製煉所下方的凹地。因為隨意堆積放置，所以大多和地上的灰砂混雜在一起，質地不純。地表附近的硫磺多已採掘殆盡，可以看到昔日煉製硫磺華的二棟小屋位在噴火口東鄰丘腹的平地，其中一棟小屋已崩毀。粗礦含硫率約百分之七～十，而硫磺華含硫率則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據說一個月的產量高達一百五十擔至二百擔(一擔為一百台斤)。」

1935年小笠原美津雄在〈硫磺礦床調查報告〉這本書中，對大油坑有更清楚的論述。

「位在七星郡士林庄七股和基隆郡金山庄頂中股之間。明治三十年(1897)由德記合名會社獲得此礦區的開採權。位在兩輝石安山岩中的爆裂火口內，有五個威勢猛烈的硫氣孔和噴氣孔。依火口法規定，只能開採直接昇華的硫磺。在熱氣中沸騰上昇的硫磺會昇華，並附著

在周圍的岩壁上，日積月累之後，堆積成一層層的煙洞，而煙洞就是開採硫磺的主要來源。附著岩壁上的昇華硫磺可因熱氣的高溫而再度溶化，形成石筍狀的硫磺華。煙洞普通高約2米，寬1米，深約3米乃至5米。有的是單邊，有的是二邊具有氣體噴出口。此處所開採的硫磺幾乎都是昇華硫磺，所以不純物很少，品質很高，現在有五個煙洞進行開採工作。製煉灶僅有一個，製煉量每天達六百斤至一千斤。」

第五節 金包里大路

關於陽明山的景物，向來就有「草山風，竹子湖雨，金包里大路」的台語俗諺。金包里大路，就是河南勇路，在日人仔路未闢建前，是金山、士林之間主要的交通幹道。

明治29年(1896)，也就是日本領有台灣的第二年，台灣總督府殖產部出版了〈台灣產業調查錄〉。根據這份資料，將台北府四周主要的交通路線彙整如下(表1-1)：

表1-1 日治初期台北府主要的交通要道

路 線	路 況	里 程 (日 里)
台北府——基隆 (沿鐵道線旁)	大路	8 里
台北府—八芝蘭—草嶺—金包里	大路	9 里
台北府—八芝蘭—北投硫磺山	小路	3 里半
台北府—滬尾(淡水港)	大路	6 里
基隆—金包里	大路	7 里
金包里街—大磺嘴硫磺山	小路	1—2 里
基隆—附近各炭山	小路	5、6町—2 里
基隆—瑞芳—三貂嶺—頂雙溪	大路	7 里
頂雙溪—宜蘭頭圍	大路	8 里
瑞芳—九份、金瓜石	小路	1—2 里
基隆—九份、金瓜石—頂雙溪	小路	8 里
基隆—暖暖街——瑞芳 (沿基隆河旁)	小路	4 里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部，1896。

總計交通路線12條，其中大路6條，小路6條。從台北府至基隆、金包里、滬尾是大路。從基隆至金包里、頂雙溪是大路。從頂雙溪至頭圍也是大路。

關於大路、小路的區分，〈台灣產業調查錄〉這樣敘明：

「小路是指一般土路。大路，則與日本內地的田舍路無異，只是沿線敷列石塊而已。這是因為本島北部降雨特多，長久以來，自然產生適應與應變的作法。過去本島交通的開鑿大多採取放任的態度，橋樑與堤防的修築毫無土木技術可言。在河狹而水深之處僅架設板橋，碰上連日豪雨，大小溪流忽然匯集，堤防與橋樑往往被沖毀，以致田地泛濫，道路缺壞，各地聯繫受阻。

即使所謂的大路，例如台北府至金包里，或基隆至宜蘭，路面亦極狹隘，車馬難以通行。總之，本島道路系統極不完全，交通極為欠缺。」

這是關於金包里大路，亦即河南勇路，敷有石塊，路面狹隘，車馬難以通行的文字記錄。

第六節 簡大獅在北山

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在占領的過程中，日軍遭到台灣住民的持續抵抗。由於日軍的殘暴殺戮，引起台灣人民憎惡與復仇的心理，使得戰鬥愈形激烈。最後，日方雖將抵抗的主力消滅，但全島各地零星的武裝抗日卻不曾停止過。其中，簡大獅盤據北山（陽明山區）令當局頗感頭痛即是一例，他與部眾曾在1897、1898年在大屯山、竹子湖一帶與日軍周旋攻戰。當時，台灣總督府除了軍事征討之外，同時

採行招降政策。

日治初期的抗日運動者(當時稱為土匪)，有些是激於義憤的台灣民眾，但有些是流散的外省清兵，因為手裡擁有一些武器，不免借亂世而趁機擄人勒贖，聚眾作惡。這可從「士林土匪歌」看出：

「土匪要做真兇死，較講也是愛人錢」

「有錢來講放汝去，無錢來講再凌治」。

這些土匪，對外得不到任何援助，對內又無民眾的支持，徒然造成極大的擾民疲民弊端，當日方提出招降政策之後，也就逐漸崩潰了。總督府對投降者除了免除其罪並給予就業機會外，還提供事業資金等優厚待遇。例如，1898年8月14日，在宜蘭便曾舉行歸順匪徒從事道路開鑿的起工式。

北山的簡大獅部眾也在該年的9月10日在士林芝山岩參加歸順宣誓式。日方於是安插這些人去開鑿道路，這種情形類似終戰後的中橫公路開拓，也有一些罪犯、苦力參與一樣。但這些流放的土匪豈會放下身段，用心誠意去鋪路？「士林土匪歌」描述當時土匪的心理：

「銀錢給汝去造路，講實不是打嘴鼓」

「大獅心內想好好，兄弟造路有人無」

「兄弟造路免認真，較講也是愛汝銀」。

於是，日方不時探查簡大獅的虛實動靜，是否仍在暗地從事抗日的游擊工作(或是劫掠地方、搶奪財物)。終於，總督府產生懷疑，經過周詳的偵查，發現另一股由詹番率領的土匪與之合夥，遂決定進行剿滅，在該年12月1日(農曆10月28日)大舉討伐。

「十月廿八濛煙雨，日本站在草山埔」

「通街大小走四散，走入山頭去藏山」

「日本的銃是馬貢，打死土匪著滅亡」。

終於占領土匪的根據地「燒煥寮」，但簡大獅卻遁走了。

簡大獅逃回廈門，日方施展外交壓力，逼使清朝誘捕簡大獅並押解回台。1900年3月29日簡大獅被處死刑。

魚路古道中的日人仔路是何時開築，歷來說法有三：

1.1903年開築(台北廳，1919)。

2.1901年開築(佐藤眠洋，1937)。

3.1898年開築(吳萬水，1954)。

其中，1901年開築比較正確。雖然1898年簡大獅部眾開路為肇端，但工期僅二個半月(9月中旬－12月)，路線大約是燒煥寮－山仔后－山豬湖這段，進度緩慢，工程也是隨便應付而已。。1901年，日人以一日七錢的酬勞，僱用當地居民重新進行築路工事，並配合測量人員依等高線迂迴盤繞。歷經二年歲月，在1903年終於完成由山仔后以至金山，全長12公里，寬6台尺的土路。

由此看來，日人仔路迄今已歷93個年頭，河南勇路則至少有二百年的歷史，無論是河南勇路或日人仔路。在日治時期都經常維護整修，以利通行。終戰後，日人仔路的後半段(許顏橋－頂八煙)曾因採掘白土礦，路面拓寬為12台尺的鐵牛車道。以上便是魚路古道中的河南勇路與日人仔路的梗概。

第七節 經濟調查

魚路古道雖然包括了河南勇路與日人仔路，但實際的經濟往來是採河南勇路，日人仔路因為路程較長，迂迴彎繞，除了軍隊行軍外，平日較少利用。

究竟(特別是日治時期)有多少人利用這條路？平日和慶典祭日有無不同？多少貨品往來擔運？種類是那些？總之，要問的是這條道路的經濟運輸作用與地位到底如何？

大正13年(1924)，台北州曾對轄內指定道路進行經濟調查，，金山－士林這條道路亦包括在內。此路可分為二段，前段自金山至百二崁，稱金山士林道，屬台北州基隆郡管轄，包括中角、頂角、下中股、頂中股等地，沿路居住人口有3500人。後段自百二崁至士林，稱士林金山道，屬台北州七星郡管轄，包括七股、坪頂、菁礮、草山、公館地、雙溪、永福、林子口、石角、下東勢、三角埔等地，沿路居住人口6188人。另外尚有二條道路與魚路古道息息相關，那就是基隆金山道與金山淡水道。

一、交通利用

金山士林道，平常日徒步者約100 人，但5月、9月祭典時，可至500人。5月的祭典是指農曆4月15、16、17日的「迎媽祖」，9月的祭典是指農曆7月28、29、30 日的「中元普渡」。這二次的廟會祭典，各地的親朋好友均趁此機會拜訪寒暄，聯絡感情，所以人潮絡繹於途。金山另有農曆8月1日至10月15日各村里的「謝平安」，不過規模要小一些。

金山淡水道平常日徒步者約100 人，無自動車、人力車、自轉車的輔助運輸。祭典的日期與金山士林道相同，但徒步者可至600 人。基隆金山道則較為複雜，平日徒步便有300 人，雖無自動車，但人力車有30台、自轉車有80台，加上其他(包括轎、荷車、牛車、水牛、羊等) 20件，略具一番規模。士林金山道最為便利暢通，有自動車30

台行駛。而且8月中旬祭典時，徒步達8000人，這個祭典是指農曆7月15日的中元普渡，地點是芝山岩的惠濟宮，此時北山地區各庄都會去祭拜，形成人潮洶湧，車馬奔馳的景況(表1-2)。

表1-2 金山聯外道路交通狀況

		自動車	人力車	自轉車	徒步	其他	附註
金山士林道	平日	—	—	—	100	—	祭日5月、9月
	祭日	—	—	—	500	—	
基隆金山道	平日	—	30	80	300	20	祭日5月、9月
	祭日	—	120	320	1200	80	
金山淡水道	平日	—	—	—	100	—	祭日5月、9月
	祭日	—	—	—	600	—	
士林金山道	平日	30	8	100	120	10	祭日8月中
	祭日	40	30	180	8000	80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二、物資進出

(一) 金山

欲了解魚路古道的物資進出，首需認識金山的特殊地理位置。大正13年時，金山有9584人，對外交通主要靠三條路線(圖1-6)：

1. 基隆金山道，陸路與水路運輸。
2. 金山士林道，陸路運輸，全靠步行。
3. 金山淡水道，陸路運輸，全靠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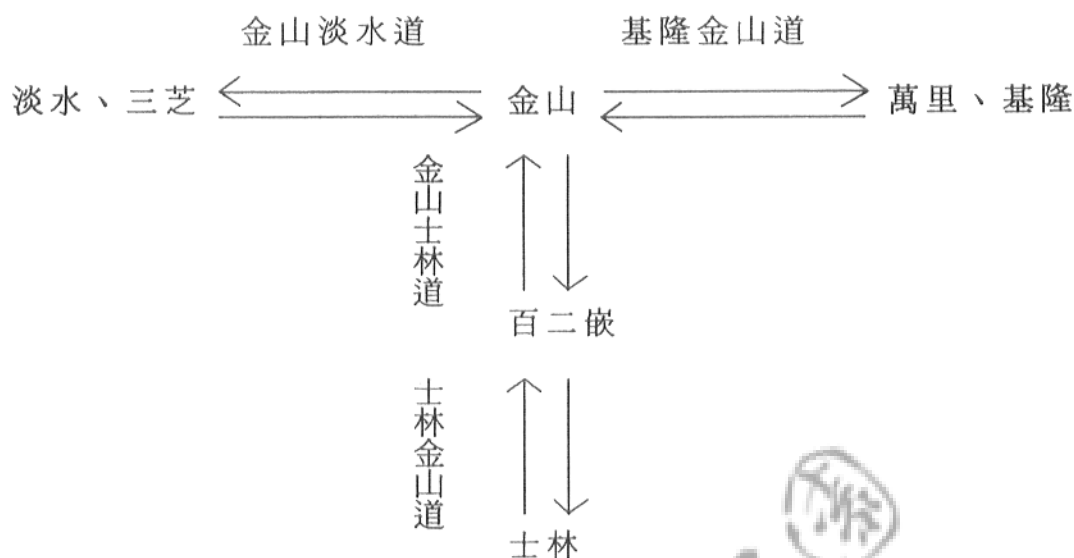


圖 1-6 金山聯外道路示意圖

整體而言，金山物資的輸入量(57%)多於輸出量(43%) (表1-3)。就道路而論，基隆金山道與金山士林道均是輸出量大於輸入量，而金山淡水道則輸入量大於輸出量。再就物資輸出輸入總量而論，基隆金山道最高，金山士林道次之，金山淡水道居末。這是因為基隆金山間有汽船通行，運輸工具較便利，所以金山的民生必需品大多由基隆輸入(83%)，甚至輸出貨品亦以基隆為目的地(90%)。而金山淡水間交通僅靠步行，路程又較遠，是以運輸量最低，輸出量極少(1%)，輸入量較多(11%)。金山士林道的運輸量居中，惟輸出量較多(9%)，輸入量較少(6%)。

表 1-3 金山物資進出百分比

物資進出	輸出量(斤)	百分比	輸入量(斤)	百分比	合計(斤)	百分比
金山士林道	171620	9%	152618	6%	324238	7.4%
基隆金山道	1686440	90%	2061899	83%	3748339	85.6%
金山淡水道	22215	1%	281980	11%	304195	7%
合計	1880275	43%	2496497	57%	4376772	100%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金山的物資進出，大致可分下列模式(表1-4)：

A. 輸入

- A1 由基隆、士林、淡水三地共同輸入，如紙由基隆輸入最多，木炭由淡水輸入最多。
- A2 僅由基隆、士林二地輸入，如李、龍眼、鳳梨、煙草、肥皂，基隆輸入量均多於士林。
- A3 僅由基隆、淡水二地輸入，如磚由淡水輸入較多，鐵、豚則由基隆輸入較多。
- A4 僅由基隆一地輸入，如尤魚、乾蝦、芎蕉、落花生、金、石炭、鴉片。
- A5 僅由士林一地輸入，如柑橘、鐵、絹綿毛織品。
- A6 僅由淡水一地輸入，如瓦、金銀紙。

B. 輸入再轉運

- B1 由基隆輸入再轉運淡水，如鹽、石油。
- B2 由士林、淡水二地輸入再轉運基隆，如家鴨，唯士林輸入較淡水多。
- B3 由淡水輸入再轉運基隆、士林二地，如水牛，唯向士林輸出較多。

C. 輸出

- C1 向基隆、士林、淡水三地輸出，如其他鮮魚，基隆占31%，士林占66%，淡水占3%。
- C2 向基隆、士林二地輸出，如加蚋魚、煮鯪、卓鯪、茶。除加蚋魚向士林輸出較多外(占83%)，後三種貨品向基隆輸出較多，分別占80%，77%，98%。
- C3 向士林、淡水二地輸出，如鹽魚，唯向士林輸出較多(占61%)。
- C4 僅向基隆一地輸出，如鯪仔、蔬菜、雞。
- C5 僅向士林一地輸出，如旗魚、鮪魚。

表1-4 金山物資進出表

貨品	輸 出(斤)				貨品	輸 入(斤)			
	往基隆	往士林	往淡水	模式		自基隆	自士林	自淡水	模式
茶	94025	2100	—	C2	紙	68600	12000	45000	A1
蔬菜	36500	—	—	C4	木炭	34500	110000	140000	A1
雞	3000	—	—	C4	肥皂	4300	500	—	A2
					龍眼	2800	1200	—	A2
					煙草	306	90	—	A2
					豚	409	—	370	A3
					磚	5000	—	25000	A3
					絹綿毛織品	—	2100	—	A5
					柑橘	—	2160	—	A5
					銀	—	1031	—	A5
					瓦	—	—	100000	A6
					金銀紙	—	—	30000	A6
					芎蕉	3000	—	—	A4
					石炭	279880	—	—	A4
					金	1470	—	—	A4
					落花生	7310	—	—	A4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就水產物而言，除鮮魚類的鱸仔、卓鯧向基隆輸出較多外，其餘的鮮魚如加蚋魚、旗魚、鮪魚及其他鮮魚均向士林輸出較多。水產製品的煮鱸亦是向基隆輸出較多，向士林輸出較少。

鹽魚僅向士林、淡水輸出，唯士林方面較多，基隆方面則本身有生產，亦有進口，對鹽魚沒有需求。尤魚、乾蝦則需由基隆方面輸入。

總之，水產物的輸出，往基隆輸出占首位(73%)，往士林次之(25%)，往淡水最少(2%)，水產物的輸入完全來自基隆，且限於水產製品乾貨(表1-5)。

表 1-5 金山水產物進出表

水 產 物	輸 入(斤)				輸 出(斤)			
	自基隆	自士林	自淡水	模式	往基隆	往士林	往淡水	模式
鮮 魚	加蚋魚				100	500		C2
	卓鯧				15100	4500		C2
	鯧仔				145210			C4
	旗魚					220		C5
	鮪魚					2200		C5
	其他鮮魚				30202	63000	3000	C1
	煮鯧				80300	20000		C2
水 產 製 品	鹽魚					3500	2215	C3
	尤魚	3000		A4				
	乾蝦	600		A4				
合計	3600	0	0		270812	94020	5215	
%	100	0	0		73	25	2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二) 金山士林道

專就金山士林道而論，輸出的貨品半數以上是水產物(55%)，此外便是畜產物(44%)，畜產物主要是牛(表1-6)。

表 1-6 金山士林道物資進出概況

金山士林道	輸出(斤)	百分比	輸入(斤)	百分比
農 產 物	2100	1%	11760	7.7%
畜 產 物	75600	44%	30000	19.7%
林 產 物	—	0	110000	72%
礦 產 物	—	0	6	*
水 產 物	93920	55%	—	—
工 產 物	—	0	852	0.6%
合 計	171620	100%	152618	100%

* 百分比 < 0.01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輸入的貨品半數以上是林產物(72%)，林產物主要是木炭。農產物與工產物雖輸入不多，但在民生物資方面多少補充了金山居民的需求，如龍眼、李、鳳梨、煙草、紙、肥皂等。

另外，較為特殊的是柑橘、銀、絹綿毛織品僅由此條路線輸入供應。

(三) 士林金山道

與金山士林道不同的是，此段路線由士林至山仔后有車輛運輸，唯大部分貨品仍靠陸路擔運。整體而論，輸出量(90%)大於輸入量(10%)(表1-7)。輸出的貨品將近半數是農產物(49%)，其次是礦產物(37%)。農產物主要是蔬菜與甘藷，較為特殊的是藍(32076斤)，此種藍色植物染料，一直到大正十三年仍有生產。礦產物主要是石炭，較為特殊的是硫磺(62000斤)。輸入的貨品以工產物為主(47%)，其次是農產物(31%)。工產物主要是紙、大豆粕、肥皂、砂糖、味噌及醬油，多屬民生用品，較為特殊的是鴉片。農產物半數以上是柑橘(53%)，其次是米(25%)，另外還有芎蕉、煙草、乾筍等。

表1-7 士林金山道物資進出概況

士林金山道	輸出(斤)	百分比	輸入(斤)	百分比
農產物	5049432	49	343720	31
畜產物	84360	1	53960	5
林產物	444300	4	34000	3
礦產物	3796600	37	101810	9
水產物	—	0	55720	5
工產物	877812	9	528056	47
合計	10252504	90	1117266	10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除此之外，礦產物主要輸入鉛、石油，而水產物輸入半數以上是鹽魚(54%)，其次是加蚋魚(17%)，尤魚(10%)，乾魚(7%)(表1-8)。

表1-8 士林金山道水產物輸入細目

水產物	輸入(斤)	百分比
加蚋魚	9500	17
鱸仔	400	0.8
旗魚	550	1
鮪魚	550	1
草魚	240	0.4
鯉節	1390	3
蒲鉾	2890	5
尤魚	5720	10
乾蝦	400	0.8
鹽魚	30200	54
乾魚	3880	7
合計	55720	100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這裡需要解釋一下鴉片的運輸與消費。台灣吸食鴉片的人口，若以1900—1906年的平均數來看約有14萬人，再以這段時期台灣人口總數約280萬人來看，則每20人就有1人吸食鴉片，占總人口的5%。

即使到了1924年，台灣仍有37285人吸食鴉片，該年鴉片煙膏消費量39847公斤，煙膏零售商511家，吸煙所37處，所以基隆金山道輸入鴉片315斤與士林金山道輸入鴉片480斤也就不足為奇了。台灣一直到1942年仍有2108人吸食鴉片，占總人口的0.11%，也就是每1000人中仍有1人吸食鴉片。這種情形，到終戰後才漸絕跡。

金山士林道輸出量(53%)大於輸入量(47%)，士林金山道更是如此，輸出量(90%)遠超過輸入量(10%)，若將二條路線作一比較，士林金山道的進出總量(97%)遠大於金山士林道(3%)(表1-9)。

表1-9 金山－士林二地物資進出比較

路 線	輸 出	百分比	輸 入	百分比	進出總量	百分比
金山士林道	171620	53%	152618	47%	324238	3%
士林金山道	10252504	90%	1117266	10%	11369770	97%
金山－士林	10424124	89%	1269884	11%	11694008	100%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4。

總而言之，兩地交易皆為互通有無，並非單程運輸。或由金山擔雞、家鴨、蔬菜、卓鯧至基隆，再由基隆擔木炭、米、豚、乾蝦、尤魚、紙回抵金山。或由金山擔鹽魚、其他鮮魚至淡水，再由淡水擔回木炭、豚、家鴨、金銀紙。或由草山擔柑橘、龍眼、李、木炭至金山，再由金山擔加蚵魚、旗魚、鮪魚、煮鱸、鹽魚回抵草山。昔日藉由步行擔運或加上少量的人力車、自轉車、荷車、牛車，使貨物交換流通，倒也將荒僻的村庄逐漸繁榮熱絡起來。

第八節 河南營

大嶺 附近有個「河南營」，向來只流傳於山豬湖居民的口中，到底是否真有這個地方？還是屬於鄉野奇談的說法？昭和10年1月印行的〈台灣山岳彙報〉與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華榮俱樂部的登山通訊，均曾出現這則地名，可見並非空穴來風。

下面是這段健行記錄：「昭和 9年12月19日，中研華榮俱樂部山岳部 8人一行，由台北搭8:00的巴自動車上山。8:40至山仔后，下車

步行。10:40 至河南城跡(河南營)。河南城跡位於絹絲瀑布上方，坐落冷水坑附近的小丘，四周為展望良好的草原。在城跡停留至12:00，繼續走至大嶺岫，已是午後一時了。1:20下抵大油坑硫磺採集所，3:00回至大嶺岫，4:20返抵草山，然後搭5時的巴自動車回台北。」河南城跡所處的小丘，當地土名稱爲雞心崙，昔日展望良好，如今都被芒草密覆，幾乎找不到確切的位置(圖1-7)。

河南城跡加上河南勇路，顯見魚路古道與「河南」頗有淵源。這河南二字，到底指的是什麼呢？

- 1.河南就是荷蘭。
- 2.河南是指河南省。
- 3.河南是指廣東省珠江流域南岸的某處地方(黃榮洛,1989;林文龍,1992)。
- 4.河南是指湖南省，或泛稱大陸各省。

關於第一說，台灣對荷蘭的稱呼向來很少直用本名，而是逕呼紅毛爲代稱，如紅毛樓、紅毛井、紅毛港、紅毛土。紅毛土常轉音爲紅文土，荷蘭豆(豌豆)，也常轉音爲荷蓮豆。關於第二說，台灣與河南省似乎從來沒什麼關聯，閩南人自稱是河洛人，其實應該是福佬人較爲正確。關於第三說，台灣割讓日本時唐景崧手下的粵勇，據說出身自廣東珠江流域南岸的「河南營」，這些粵勇又稱河南勇。他們有些自淡水逃回大陸，有些搶奪台灣府衙的金銀財寶後，向桃園、中壢逃亡，被當地的客家人擊殺，此係1895年所發生的事件。

這裡認爲第四說較爲完備。這是因爲清廷領有台灣之後，因爲戒懼鄭成功的勢力再度興起，以及後來朱一貴、林爽文之亂的騷動，爲防止台民擁兵叛變，所以台灣的防務不用台兵，而是由大陸各省抽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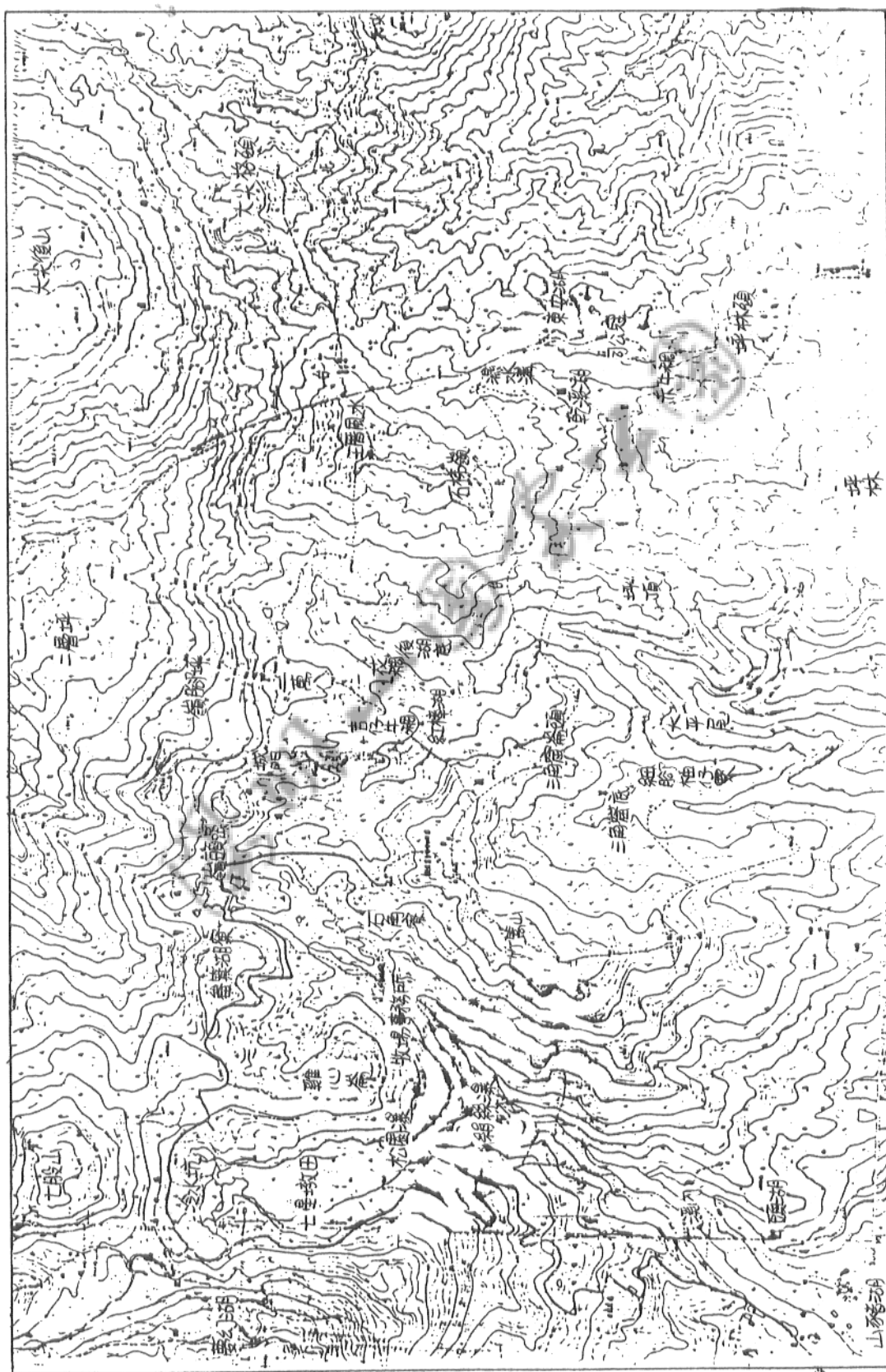


圖 1-7 擎天崗附近地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軍隊，輪替防守。到了清季中葉之後，兵員的主力是湘軍，也就是來自湖南的軍隊，當然亦曾移防台灣。台灣人分不清誰是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廣東的兵員，反正言語不通，加上主要都是湖南來的，遂以「湖南勇」統稱這些兵員，台語的「湖南」，唸來唸去，遂轉為「河南」了。

這「河南勇」一辭，就像今日稱呼大陸來台的老兵為「老芋仔」一般，官方文書不見記載，但民間的父老口語相傳倒是極為普遍。試以故台灣大學醫學院長杜聰明在民國45年，對淡水國民學校六十周年校慶典禮致詞一文來看，他說：「1884年10月8日，淡水為中法戰爭所謂西仔反之戰地，在公學校教室讀書，時常由雷俊臣先生講當時戰爭之狀況，譬如戰後對所殘留之大炮彈丸，無知識之民運到街內取火藥而爆炸，發生死傷不少等云，所以鄙人時常提倡，對舊砲台應該要修理保存為名勝古跡，及對河南勇士兵之凜烈遺骨，應該要建立無名忠魂墓來祭祀之。」

但是杜聰明提議建立無名忠魂墓，以祭祀河南勇士兵一事，卻無人積極奔走。倒是在1978年因為擴充淡水高爾夫球場，需遷走球場邊緣的墳墓，現場登錄時發現一批無主的墓碑與殘骸，這些便是河南勇的凜烈遺骨，於是才在附近蓋了一間有應公廟奉祀這些孤魂(李益果，1984)。

但這些「河南勇」的出身籍貫是那裡呢？從資料來看，或寫湘南，或寫楚南，可見河南勇其實便是湖南勇。清朝時期，這些河南勇想必曾自台北府移防金包里，或自金包里回師台北府，因為這條越經三重橋、大嶺、山豬湖的路線最近，也最險要。沿途路況須定期維修，

或許清廷曾動用河南勇的兵力敷列石塊也說不定。

無論闢路、修路想必留給當地父老極深的印象，是以才有河南勇路的稱呼。在半途的雞心崙，因為距離適中，地處南向避風的小丘，又有水源，所以設立一個停駐的據點，那就是「河南營」的由來吧。

第九節 登山健行，曷興乎來

對於魚路古道，除了夜間有走私魚貨的擔魚人外，在白天，它也可以是健行的路線。

日治時期，登山客多自台北市大和町的巴自動車發著所搭車，抵草山後自新園街旁的小徑繞經山豬湖，再至大嶺^𡵓(擎天崗)，然後看到大油坑的硫氣孔與雲霧來去的竹子山，最後至金山洗個溫泉浴，改搭汽船至基隆，再坐火車回台北，如此一趟約20日里，交通費約一圓二十錢。如果從金山改搭巴士經淡水再回抵台北，那麼行程約19日里，交通費約一圓七二錢(表1-10)。

從昭和7~17年，台灣山岳協會舉辦這樣的「大嶺^𡵓越金包里」約有8次，當然其他的登山社團如趣味登山會、萬華登山會亦曾舉辦同樣的活動。

昭和10年，台灣日日新報社出版〈台北近郊登山手冊〉，亦將「大嶺^𡵓越金包里」，列為一條重要的健行路線。

除了小團體的健行活動之外，尚有長距離的越野賽，那就是「百里強步運動」。日治末期至終戰後，這類運動至少舉辦過三次，試舉一例說明：

表1-10 日治時期魚路古道健行概況

年代	昭和7年 5月22日 昭和8年 8月13日 昭和10年 8月31日 昭和15年 6月2日 昭和15年 9月1日 昭和15年 12月29日 昭和16年 1月2日 昭和17年 1月1日
行程	台北——草山——大嶺岫—— 巴士40錢 步行5公里 ——三重橋——金山—— 步行5公里 步行9公里 ——淡水——台北 巴士99錢 巴士33錢
旅費	共19日里，旅費1圓72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百里強步運動

新公園－台灣神社－山仔後－大嶺𡵿－金山－小基隆－淡水－士林一起點。

在台北已經有舉行四十公里左右的強步運動。如果更把它延長到一百公里，一方面可鍛練體力，另一方面又能試煉一下我們的精神。本會的年輕會員都有這種企圖，私底下相互研商，本次的計畫暫訂如下：

星期六儘早從新公園或總督官邸前出發，參拜台灣神社之後，經士林、草山街道到山仔後，由此右轉往金山街道，經大嶺𡵿一路下到金山。雖是一路直行，大概也將近傍晚了。從那裡沿著海岸線，往西沿著公路，夜行阿里山、阿里磅、石門、老梅、小基隆、淡水，繼續強步，更往北投、唭哩岸、士林，經過御使街道再往南，然後回到出發點。

換句話說，如果從星期六下午二點出發，平均一小時走四公里，在星期日下午三點就可到達目的地，但是，由於用餐的時間沒有算進去，若將用餐的時間合計為一小時，則下午四點到達；若用餐時間為一時半，則下午四點半應該會到達。如果每小時的誤差是10分鐘，亦即總誤差為250分鐘，計四個多小時，也就是非到下午八點半沒有辦法到達。總之，事情沒有嘗試是無法知道真相的，所以即使只有三、五個人參加，也要試看看。舉行的日期或許在12月也說不定。」（萬華登山會，1946）。

值得注意的是，昭和15～17年（1940－1942）已處大東亞戰爭時期，但日人視登山健行為鍛練身心的一種方法，三五同好邀集出發，並未中輟此類活動。

除了「大嶺𡵿越金包里」外，單純至大嶺𡵿的登山健行活動那就更多了。

第二章 魚

第一節 海岸與漁港

要了解魚路古道必須先從港口開始，因為這是漁獲所在地。綜觀整個北海岸，並非為單一地形，而是沙岸、岩岸交錯分布(圖2-1)。舉例來說，老梅屬於沙岸，而石門為岩岸，金山地區有兩個岩岸港口，礮港在北，水尾在南，至於中角，則為沙岸。野柳為岩岸，頂寮、下寮為沙岸。萬里為岩岸，龜吼為沙岸(表2-1)。

表2-1 北海岸海灘分類

項 目	沙 岸	岩 岸
石門地區	老 梅	石 門
金山地區	中 角	礮 港 水 尾
野柳地區	頂 寮 下 寮	野 柳
萬里地區	龜 吼	萬 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這種地形的差異造成漁法的不同。沙岸，適合傳統的捕魚法一牽罟；岩岸則適合漁船出海作業。就魚路古道的路線來看，金山漁港與其關係最密切，野柳、萬里次之，石門地區再次之。

礮港、水尾雖以金山半島相隔，卻有截然不同的命運。礮港為整個北海岸數一數二之大港，可由漁船數來做比較(表2-2)(金山漁會，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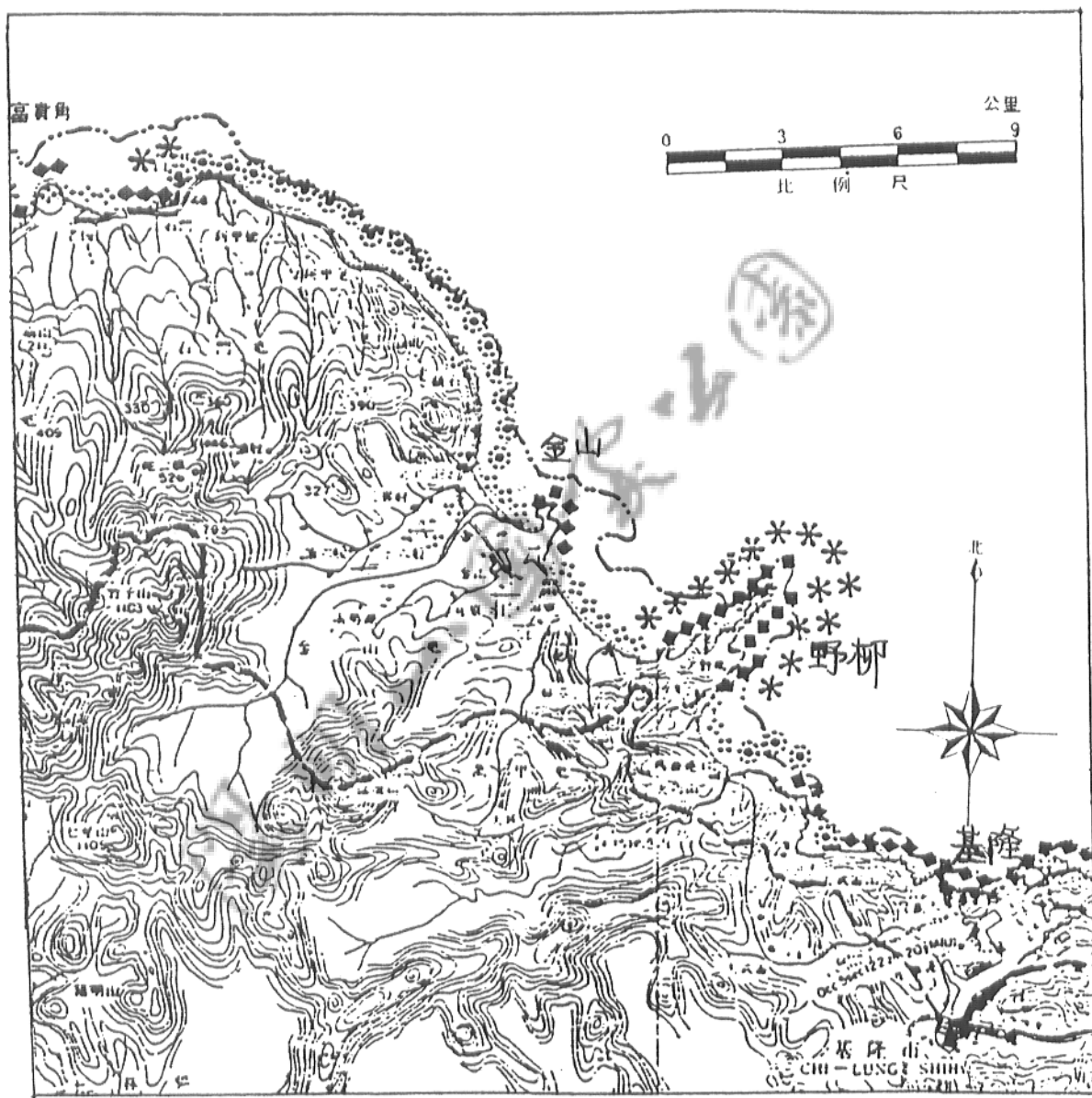


圖2-1 北海海岸海灘

- * 珊瑚群聚
- 岩灘
- ⊙ 礫灘
- ⊛ 沙灘

表2-2 金山漁會所屬漁港與漁船數

港 口	漁 船 數
磺 港	68
水 尾	16
永 興	8
富 基	24
石 門	7
草 里	7
麟山鼻	17
老 梅	4

資料來源：金山漁會，1994。

磺港不僅擁有大量漁船，漁獲量更居首位。磺港位於北磺溪出口，北磺溪經常由上游夾帶大量硫磺而下，附著在船隻底部，形成一層天然保護膜，水中生物如藤壺等不易侵襲，船隻易保養，唯一缺點是造成船底笨重、行動緩慢。反觀野柳，並非位於河流出口，是一良好的天然港，因此藤壺常會附於底部。為防止藤壺侵襲，野柳的船隻兩個月就必須進港修護，先用火將此類生物燒死，然後刮除、上漆。

第二節 漁季與漁名

一、漁季

關於北部沿海的漁獲種類，依漁季而不同(表2-3)。

表2-3 北部沿海之魚季及漁獲種類

魚 季	月分 (農曆)	魚 種
第一季 (春季)	二月初到四月初	鸞眼魚 (幼苗稱魷仔魚) 長大稱臭肉魚)
第二季	四月中到六月中	苦蚵仔 (幼苗稱黑頭魷仔) 煙仔魚 (炸彈魚)
第三季 (夏季)	六月中到八月	小卷
第四季 (秋季)	八月到十一月	白骨魷仔 (幼苗稱魷仔魚， 十月稱白骨魷仔，十一月時 長大後稱為粗魷仔) 少量的四破、青鱗仔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一季，即為春季，農曆二月初開始至四月初，魚種多為丁香（圖2-2）與彎眼（彎眼的幼苗稱魩仔魚，長大稱臭肉）（圖2-3）。第二季從四月中到六月中，有苦蚵仔（幼苗稱黑頭鯪仔），煙仔魚（炸彈魚）等魚種。第三季即為夏季，由六月中到八月，以小卷產量最多。第四季即為秋季，八月到十一月，白骨鯪仔最多（幼苗稱魩仔魚，十月稱白骨鯪仔，長大後（十一月時）稱為粗鯪仔）。另有少量的四破，青鱗仔。其中彎眼魚和白骨鯪仔的幼苗雖然都叫魩仔，但是有點差別：彎眼的幼苗頭較尖，體型也較小；而白骨鯪仔的幼苗頭圓，體型大。

關於魩與鯪的界定，魩是指 1 至 2.5 公分長的半透明小魚（多屬後期仔魚及前期稚魚），鯪是指鯪科（*Engraulidae*）的後期稚魚及成魚（余澄堉，1993）。

二、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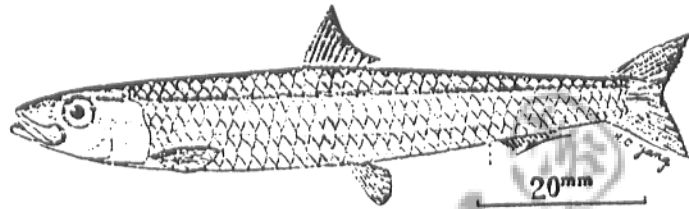
對於各種魚類的台灣土名，早在高田平三、鎌田彌十郎（1896）所寫的「基隆附近漁村狀況」就曾注意及此，下啓助（1910）的「台灣水產業視查復命書」亦採用之。岩崎小虎（1930）的「台灣水產要覽」，甚至台灣總督府（1930）出版的「台灣民曆」亦曾記載。事實上，學術界所用的動植物中名，常常與台灣土名不相吻合。甚至，學術中名在田野調查時常常派不上用場，這是令人頭痛的地方。

日治時期，魚名搜羅較豐當推台灣水產會（1934）的「內台魚名對照便覽」，終戰後，陳兼善（1954）出版「台灣魚類中英日名對照表」。但同一魚種在全省各地的土名不盡相同，是以本研究主要參考岩崎小虎的「台灣水產要覽」，並以金山地區實際訪談資料為準（表2-4）。

第三節 漁法與漁獲處理

Spratelloides japonicus (Houttuyn)

Silver anchov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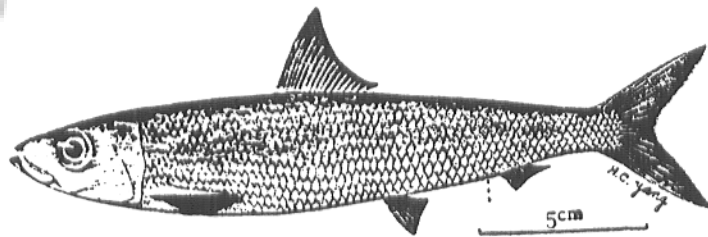
灰海鰱 Hwei Hai Ho Wen (Mandarin)
DESCRIPTION.

鰱仔 Jiàu-á (Taiwanese)

圖 2-2 丁香

Etrumeus micropus (Temminck & Schlegel)

Round herring



臭肉鰱 Ch'ou Jou Wen (Mandarin)
DESCRIPTION.

臭肉 Chhàu-bah (Taiwanese)

圖 2-3 臭肉

表2-4 金山地區魚名與特徵

俗名	中文名稱	學名	特徵
硬尾仔	拉羅鯔	<i>Decapterus lajang</i>	魚身扁形，最大特徵是在尾端基部有一排逆棘，觸摸時感覺刺手。大尾可至兩指合併寬度。
	長身鯔	<i>Decapterus macarellus</i>	
目孔	真鯪	<i>Trachurus japonicus</i>	尾部亦有逆棘，魚身較扁、短，眼睛大。肉有油脂，不似四破容易破裂成四片。
四破	銅鏡鯪	<i>Decapterus maruadsi</i>	體圓，嘴巴小，皮色金澤，少鱗片。煮熟後由尾端向前拉，魚身易破成四片，故稱「四破」，是一種市價不錯的魚。
沙條仔	斐南氏鰩	<i>Squalus fernandinus</i>	沙條仔係用放棍法捕獲，過去用來打魚漿做成魚丸。
嘉鱸	嘉鱸	<i>Sparus major</i>	北部嘉鱸體色淡紅，背上有青色圓點，肉質較其他地區的嘉鱸鮮美，屬石洞魚類。另有黑皮嘉鱸，出沒於土溝，澎湖較多，臺灣本島少見。以籠子或放棍法捕之，但大尾者不易入籠。
烏皮嘉鱸			
赤鯪	赤鯪	<i>Taius tumifrons</i>	體色鮮紅，鼻孔與眼眶間帶黃色，多藏身海礁石洞中，可用放棍法或籠子法捕獲。「赤鯪米粉」是一道美味佳餚。
煙仔	紅扁鯪	<i>Decapterus akaadsi</i>	尾有逆棘，身體扁形，皮色深青。魚販有時訛稱煙仔為「清水巴攏」，這樣可以賣較好的價錢。巴攏背側無青色條紋。可以牽罟或網仔捕獲，但大尾煙仔不受火引誘，所以牽罟才會捕到大尾煙仔，十多斤是常見的。煙仔較圓身，死後體溫不易散，易腐壞。有些人認為煙仔有毒，不敢吃，其實味道不錯。
煙仔巴攏			
盤床(紅串)	木葉鯪	<i>Selaroides leptolepis</i>	長得和煙仔很像，但魚身較短、較胖，尾端分叉。一尾可達二、三十斤，捕魚時將兩隻盤床的尾端各綁在竹竿一端，接著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2-4 金山地區魚名與特徵(續)

俗名	中文名稱	學名
金錢仔	類鼻鰨 (靜鰨)	<i>Secutor insidiator</i>
	仰口鰨	<i>Secutor ruconius</i>
大翅谷仔	紅鰨天竺鰨	<i>Apogon rhodopterus</i>
	雙點天竺鰨	<i>Apogon notatus</i>
青鱗仔	黑尾砂丁	<i>Sardinella melanura</i>
彎眼(臭肉)	臭肉鰨	<i>Etrumeus terres</i>
苦蚵仔	日本鰨	<i>Engraulis japonicus</i>
	棘銀帶鰨	<i>Stolephorus punctifer</i>
丁香	灰海荷鰨	<i>Spratelloides gracilis</i>
白骨鱗仔	印度銀帶鰨	<i>Stolephorus indicus</i>

特

徵

是較熱帶的魚種，農曆八、九月時最多。剛捕上岸時會閃閃發亮彷彿一枚枚銀幣。死後，漸趨黯淡。但如果再以淡水沖洗，金錢仔又會發亮。

頭硬，比例大。鱗粗且疏，肉質鮮美。漁家的吃法稍以鹽水煮熟，帶一點鹹味就行，頭則去掉不吃。

最明顯的特徵是背側深青。皮色金屬光澤，身體寬、扁。肉甜但有時刺。被圍捕時，會奮力鑽網逃脫。後漁民改用炸藥震昏。

農曆二月，剛孵化沒多久時，稱彎眼幼，味道比鱗仔還好吃。再大一點改稱彎眼，因為水煮熟後，身體會彎曲弓起，如眼睛形，所以得名，金山的彎眼約有拇指大小。民國四十幾年時，曾以鱗仔捕到很多彎眼，但因數量太多，船差點被掀翻，漁民趕緊將網鬆掉，放棄一部分魚，再起網。彎眼長大以後，魚肉會有酸味，價值一落千丈，俗稱「臭肉」。

苦蚵仔就是黑頭鱗仔，和丁香相似，但身上有白色縱紋，有鱗，煮熟體色趨黑，肉質差，肚有苦味，多暗刺，骨髓。長期保存時，有些人會將骨頭剔除，再放入鹽中，但魚體容易變黃。

頭尖，體圓，身上縱紋為黑青色，骨質堅硬，近來都送到餐廳當料理。

俗稱鱗仔，四月底時尚小，至年底才長成大尾。銀帶兩側，沒有鱗片，有人稱它為「沒皮魚仔」。牽習極易捕獲。肉甜，放入鹽中儲存不易變黃。依價格而言，白骨鱗仔比丁香貴，丁香又比黑頭鱗仔貴，故市場上有人把黑頭鱗仔加雙氣水漂白後，訛稱白骨鱗仔販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2-4 金山地區魚名與特徵(續)

俗名	中文名	學名	特徵
紅秋哥	金帶秋姑魚	<i>Vpeneus vittatus</i>	農曆七月時最多，最大尾只有拇指大小，曾有一日重至幾萬斤的記錄。
紅魷	赤腹准尾冬	<i>Caesio erythrogaster</i>	體色較紅，身上有細鱗，圓身，其他魷類呈扁身，易分辨。
鮫魚	日本鮫	<i>Nibea japonica</i>	①大型魚；②可至三十多斤，約雙臂張開的長度；③率罟可獲；
	真鮫魚	<i>Nibea mitsulcorii</i>	④肉質味美。
午仔	鬚吻劍鰐	<i>Thriassodes setirostris</i>	最大特徵是有鬚，金山常見的是小尾的午仔，而淡水附近的午仔可達十多斤。肉質最佳，俗諺云：「一午，二紅沙，三鮫，四嘉鱾」
	小口馬鮫	<i>Polynemus microstoma</i>	這是依照肉質美味的程度來排列，午仔居首。
	四絲馬鮫	<i>Eleutheronema tetradactylum</i>	
	五絲馬鮫	<i>Polynemus plebeius</i>	
倒棍	正鰓	<i>Euthynnus pelamis</i>	背側有青色條紋，這是與煙仔不同之處。
鯧鯧			
其他			另外，市場上常賣一大盤不經挑選，混雜各種的小尾魚，魚販稱之為「不仔魚」，表示是極差的魚，又稱「煙仔屎」，亦表明是極沒有價值的魚。

一、漁法

在從前，魚獲主要來自四種古老的漁法：牽罟、繒仔、討小海、放綑。

牽罟，通稱地曳網(陳明榮,1973)(圖2-4)。牽罟多由一群人與一艘船共同作業。在農曆十四至十九的望日以及廿九至次月初四的朔日，由罟頭以螺號聲召集罟脚，在岸邊集合，木板船則載曳繩與漁網，趁退潮時將一端曳繩留在岸上，順著潮流划出海，由船上舵手觀察魚群，決定下網位置。下完網後，以船上的沙慢慢灑入海水中，測試潮流，等到漲退潮交替之時，將船往岸上划，並以螺號聲知會岸上人齊力拉網。待船上岸後，岸上兩排人合力將網拉近(圖2-5)。海水較深處，網是無法觸地的，但利用沙岸平緩的坡度漸近岸邊，網身的沈子會觸地，於是魚也被圍在網中。因為網目對魚會造成鏡面效應，使魚不敢靠近，遑論穿過網目，所以就算指頭大小的魚也可捕獲。捕獲的大魚，可能在岸邊就分給合力的漁夫漁婦們，而鰻、繒、青鱗等小魚，則分答由婦人小孩擔回家中煮熟，因為小魚肚薄易壞，將之煮熟在從前無冰箱的時代，是最好的處理方法。牽罟時，岸上人數多寡，視罟網大小而定，大網需三、四十人，小網也要一、二十人，出海的船約乘七人，除四人划船外，其餘人負責放網。

李松鶴(1954)在《地曳網漁業》一文中，曾有較詳盡介紹，引述如下：

「地曳網漁業，臺灣俗稱牽罟，其創立歷史，在本省所有各種漁業中最為悠久。

地曳網漁船船型，係與本省沿岸港口常見之大型舢舨略同，其船體稍大，故離水面較高，易於張望遠距離的目標。其構造非常簡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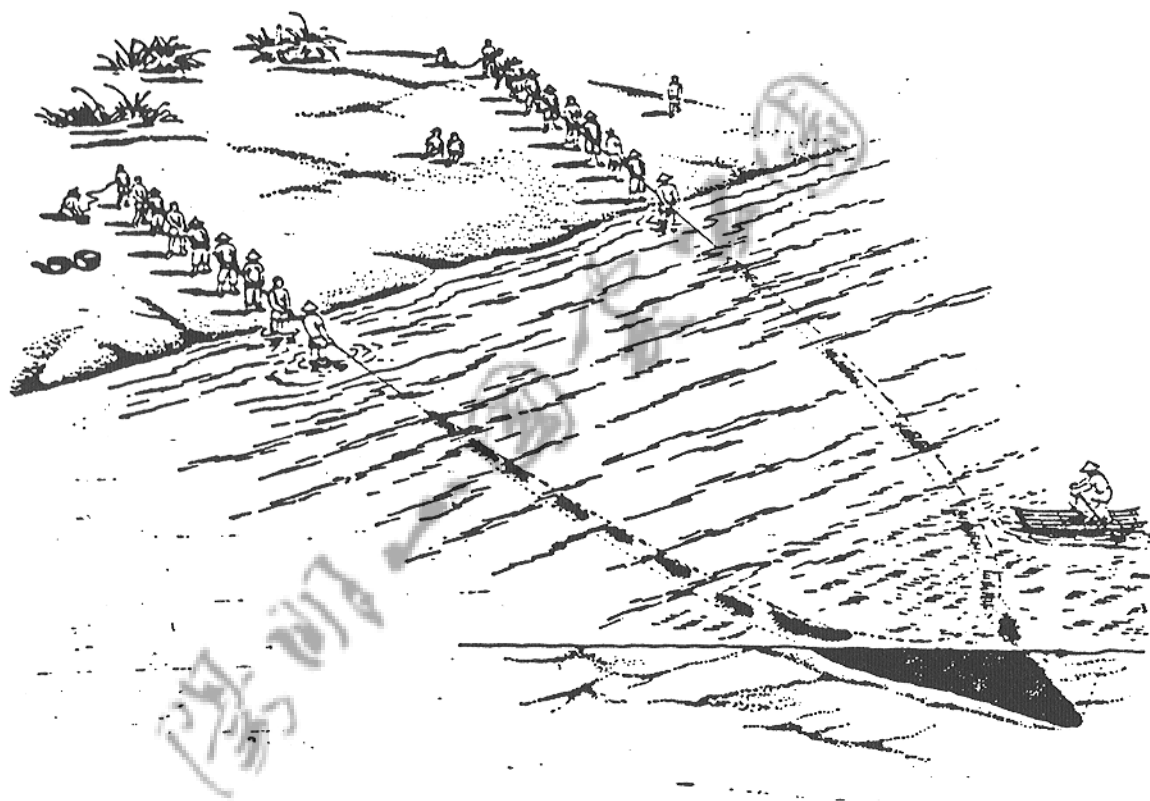


圖2-4 牽罟

資料來源：陳明榮，1973.

操縱漁船係用槳，以人力搖之，櫓槳共四支，分爲頭、二、三及尾槳等。

本業以鱸魚爲首要漁獲物，故又稱爲鱸地曳網漁業。週年均有漁獲，最盛漁期，則在四、五月至七、八月之間。

魚係喜好光性之魚類，白天集中在海水的中層或下層，夜間浮游於上層，但在水的較淺之處，也常見其浮游於中下層，是一種暖流洄游性魚類，其洄游緩慢，常棲息於沿岸或者近海一帶，其活動範圍，常見在本省沿海之淺海附近。如基隆、淡水、宜蘭、蘇澳、花蓮、高雄、屏東、澎湖沿岸等附近之海岸，水深當在三十公尺以內的海區者爲最密。而從事操作本漁業時所撈得漁獲物中的魚類，除鱸魚（鱸仔魚）外，尚有滲雜許多別種魚類，通常以仔魚、煙仔魚、四破魚、目孔魚、白腹魚等。

本業僅由一隻舢舨，和廿六人施行漁撈作業，作業人員共分兩組，每邊曳繩各由十三人曳引，其中選經驗豐富的八人爲船員，而從事操縱漁船，投網圍捕魚群的任務，其他各人在沙灘上任曳繩工作。船上有漁撈長（即尾槳）一人，除搖尾槳外，兼及專司尋覓漁場及指揮全體人員的活動與船的動向。頭尾兩槳各由一人搖動，第三槳也由一人搖之，但需兼做下網工作。（一俟開始下網時便停止搖船，從事下網工作），第二槳由二人負責搖之，剩餘三人，兩人專理放曳繩工作，另一人則專做投放漁網的工作，與第三槳者合作。

出漁時不分晝夜，凡是天氣平穩時均能駛往漁場，船上應裝載的漁具分別貯置於各艙上。先把尾艙的曳網首端繫住於海灘，船即徐徐開始離岸，往海外漁場駛出，一邊鬆卸曳繩，如此慢慢地曳繩放下，

放至盡頭時，接而就投下袖網，然後繼續投下囊網。投網時務必小心察看潮流方向流速，並注意網地是否正常規順的展開。當放下囊網時的剎那間，操業船應即刻急轉船頭向岸方駛進，同時發出信號，連絡海灘上的人員，把繫住的曳繩開始慢慢曳引，以增加網的張開。囊網投放後，再繼續投另一袖網，然後一邊鬆卸曳繩，並拉引曳繩，直至船靠沙灘後，把曳繩的首端交與在等候的一組人，立刻便開始兩邊的曳引工作，此時船上人員迅速把漁船繫駐於海濱，很快地亦參加曳網工作，曳至袖網時繼起囊網，到了全部網地拖離水面時，把籠口拉開，漁獲物便落在砂地上，開始處理。」

繒仔，就是現在所稱焚寄網，亦有人依其網的形式，稱之為畚箕網(陳明榮,1973)(圖2-6)。繒仔出海一次需三艘船一起作業。其中，有一艘較小，稱燈船，船上會點燈藉以吸引魚群，因此繒仔多捕獲鯪、魷、鰻、青鱗、小卷等趨光性魚類。另二尾大船稱罟母、罟子。罟母負責載漁網，罟子負責載魚。在夜晚由燈船首先出海尋找魚群，並以主燈誘魚，魚群聚集後，再用副燈以不同顏色、閃光訊號，通知罟母、罟子靠近。在距離約四十公尺處，罟母將網下至海中，藉潮流將網張展，罟母再將一邊的曳繩交到罟子上，於是二並列的船各自向左前，右前方向駛去(↖↗)，就將網子張成畚箕形了，此時燈船反向緩慢駛入網中，待魚群跟進時，高聲喊起網，於是罟母、罟子快速收網。此時燈船需快速駛向網緣並迅即調頭，使船頭仍在網中(燈掛船頭)將船尾越過浮子，繞划出網。最後網圈不斷縮小收緊，利用圓形的長抓手網，將魚撈起。此時燈船可再至他處尋找魚群，罟子將一端曳繩交至罟母，並將網收起，如此可重覆作業至天明。

焚寄網與叉手網有其相似性，易互相干擾。叉手網亦稱討小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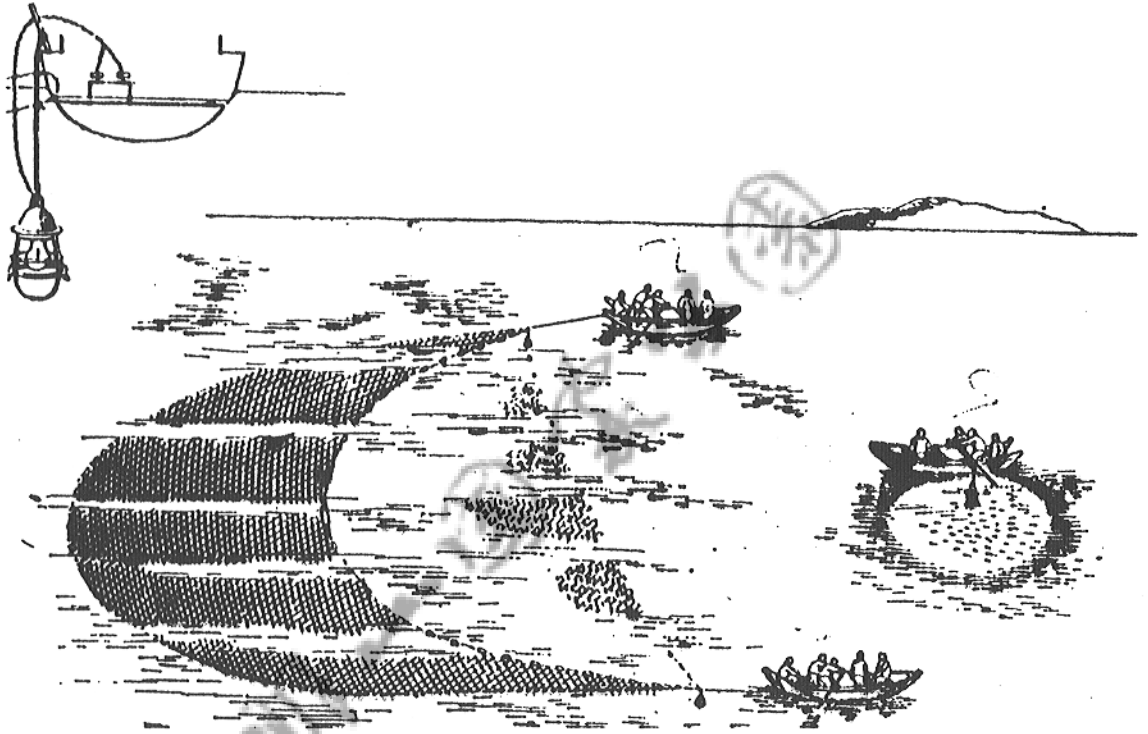


圖2-6 繪仔

資料來源：陳明榮，1973.

是金山地區漁獲量最多的一種漁法(圖2-7,2-8)。李松鶴(1956)在《焚寄網和叉手網漁業的糾紛》一文中，曾稍作介紹，引述如下：

「焚寄網、叉手網與地曳網漁業，經常於同一漁期在同一漁場作業。然漁獲對象均為、烏賊、雜魚等，故甚易在漁場上發生糾紛。焚寄網漁業係以三艘舢舨為一組作業，通常除一艘作業船裝有引擎外(尚有均無裝引擎者)，另一艘作業船及火船仔，並無引擎裝置。其作業方法：駛抵漁場後，以火船仔將集魚燈(俗稱落水燈，二百度燈炮)，落於水面下誘集魚群，俟魚群圍集燈之周圍時，兩艘作業船(即罟母、罟仔)始盡量穩快地駛近，在火船仔兩側前方徐徐下網後，繼續往前划動，則網慢慢張開，同時火船仔穩靜地把魚群往前誘集網中而捕撈之。

叉手網漁業使用之舢舨，則多裝有引擎，並均單獨從事輕便作業，其流動性範圍極為寬闊，船駛抵漁場後，使用燈(較二百度強，俗稱鬼仔火)誘集魚群，火長站在船頭，專司集魚燈之運用，一亮一熄如閃光燈，一俟誘集魚群時，立即將集魚燈由船頭轉照左舷，魚群在剎那間跟著烈火被誘至左舷上層，叉手網立刻隨之插進海中，同時將船微向前開，於是把魚捕撈而上。此種操業費時頗短，且隨時更換漁場。」

有關叉手網之介紹，劉建隆(1954)在《金山電石燈叉手網漁業》，曾有一番概述：

「叉手網(又名抄手網)漁業，在本省已有四十餘年的歷史。最初係用火把集魚，繼而改用煤油燈，目前則使用電石燈集魚。叉手網作業時，每船共有人員六人，按其工作之需要，各守位置，分為火長，尾槳、頭、二、三各槳及掌網等職務，其作業程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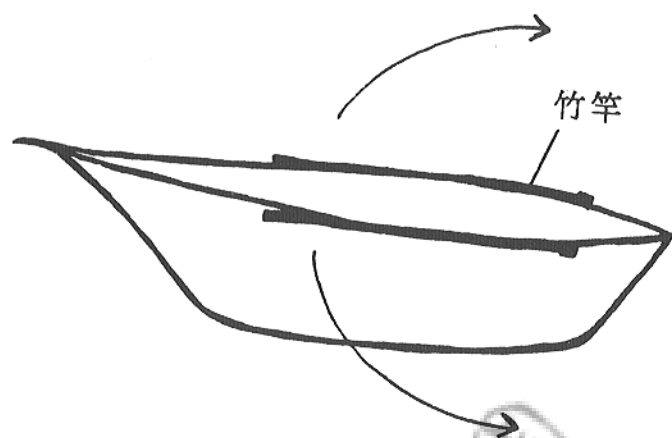


圖2-7 叉手網作業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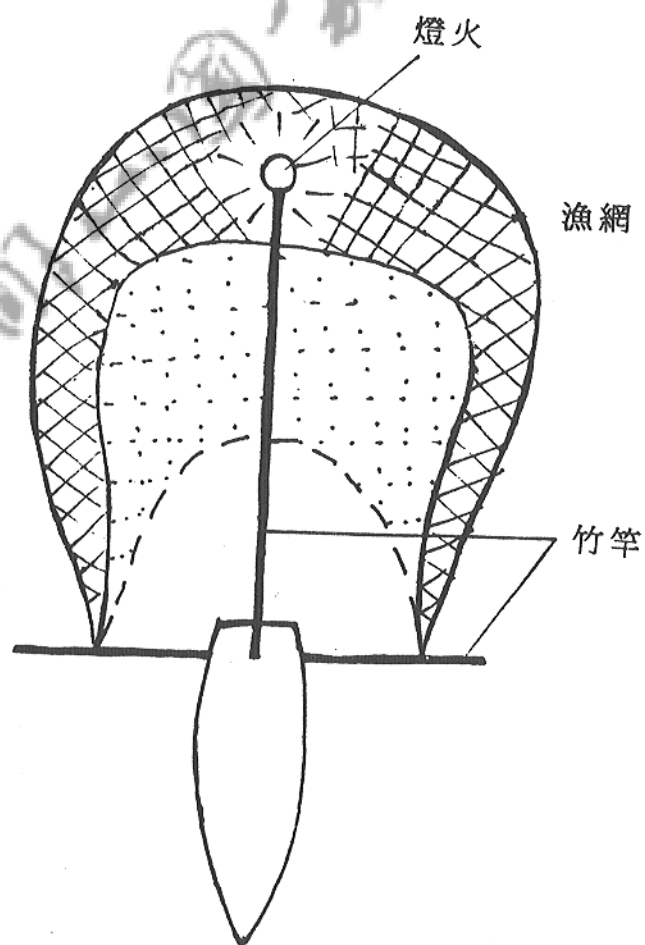


圖2-8 叉手網作業圖示

火長坐於船首掌燈，指揮漁撈作業及一切有關事宜，在追逐魚群時由尾槳，頭，二、三槳各人用力划趕，至漁場時二槳停止，並將槳桿拉上，而協助掌網。每次所需時間僅二、三分鐘而已。如是繼續反復施行，直到天明為止。

叉手網漁業，漁期為每年四月至十一月，以六至九月為最盛。

漁場由跳石至野柳，瑪鍊等處，距岸三哩的沿海區域，有時亦遠至基隆、八斗子、鼻頭角一帶。

漁獲物以青鱗，鯪仔等小型魚類為主，亦有目孔(鰻)，苦蚵(紫)等。」

放綫，就是延繩釣。昔日，放綫形式與現今差不了多少，也是整理成一箱箱魚鉤排置整齊的魚笞，藉由沈子及船的前進將魚鉤拉至海中釣魚。較早以前魚笞較小，出海帶個三、四笞，可釣些經濟價值較高的魚，如赤鯮、嘉鯮等。

有關延繩釣的作業細節，王旭昇(1956)的《基隆鯛魚延繩釣漁業》與林宜鉦(1957)的《基隆嘉鯮底延繩釣漁業》有較詳盡介紹，引用如下：

「在光復前，延繩釣多使用人力船(如舢舨、櫓船、帆船)，至光復後民國四十三年，漁船改成動力化，節省漁民不少的勞力。延繩釣成為沿岸近海重要漁業之一。

全年均可作業，尤其以農曆九月至翌年三月計七個月為盛漁期；而五～七月間則因魚群較為疏散，且氣候過於炎熱，所以一般業者均轉營其他沿岸漁業。

是項漁業之漁場，在澎佳嶼、棉花嶼與花瓶嶼一帶，在此範圍內，凡海底屬於石礫質者皆為嘉鱸魚類棲息的場所。」

「船到達漁場後，即由船長確定投繩之位置，然後將船駛向橫流，機關以微速前進。

作業時，將結好之浮桶與浮標繩首先投下，並把其另一端連結於幹繩，再以錨繩使與幹繩及木錨連結起來，然後把木錨投下，以便固定漁具之位置；此時再投放幹枝繩，在每條幹繩投放至繫有沈子處，即結附幹繩(虎尾)一根，隨幹繩一併投下；如此每隔投下二、三筐即結附木錨及浮桶各一隻，並於浮桶上插上旗標以資識別。

投繩完畢後，即將船駛至最初投繩處，撈起浮標及木錨後，開始起繩，解魚，同時把解鉤之魚放置魚艙內蓄養之；此時，操舵之船長須注意，務使幹繩不要折斷為原則；如此繼續工作，直至起完為止，返港出售漁獲物，這樣每航海所費時間約十小時左右，通常均早出晚歸。」

將民國六十年代北海岸地區主要漁法作一彙整(表2-5)，並對曳網與焚寄網作一比較(表2-6)。

由上述介紹，我們可以看出，為何大東亞戰爭時，擔的魚多是熟魚、魚脯。因為戰爭時，一來限制出海，二來限制燈火。船不能出海，就釣不到價值高，主以生魚交易的大魚；限制燈火，於是無法使用繒仔捕魚。聰明的漁人，就在夜晚以牽罟得了不少魚獲，除了留供自用外，可走私到草山、台北，賣個好價錢，賺個外快。而戰爭前除了擔熟魚的形式外，也有“走魚生”的，即放緝的漁民請金山或草山的農人，擔運剛上岸的生魚，連夜趕路至山仔后一帶，再換手擔到台北

表2-5 六十年代北海岸地區主要漁法

漁 法	石 門	金 山	萬 里	基 隆
地曳網(牽罟)	○		✓	
焚寄網(繪仔)		✓	✓	✓
棒受網			○	✓
叉手網(討小海)	○	○	○	
鯖流網(放苓仔)	✓	✓	✓	
赤鯪手釣				✓
赤鯪延繩釣(放緋)	✓	○		✓
鯖延繩釣			✓	✓
小型單拖網			✓	✓
中型單拖網				○
中型雙拖網				○

○ 主要漁法，✓ 次要漁法

資料來源：陳明榮，1973.

表2-6 地曳網與焚寄網比較

項 目	地 曳 網	焚 寄 網
俗 名	牽 罟	繪 仔；畚箕網
主要漁獲	近海沙岸魚： 鯪；鯧；白帶；下雜魚	趨光性魚：臭肉鯧； 鯧；魷；青鱗；小卷
適合時機	農曆初一(29~3) 農曆十五(14~19) 大潮時；日夜皆可， 黃昏日出時多	無月光，天陰時
操作船數	1	3
適合地點	沙 岸	岩 岸
作業時間	週 年 性	6~9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的魚市或餐廳。這樣的形式，在光復後也有，但也像擔熟魚、魚脯一樣，在車路開通後就很少有人再擔魚至台北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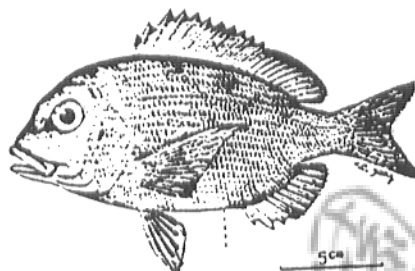
二、漁獲處理

漁獲處理方法有三種：生魚、熟魚、魚脯。生魚是不作任何加工的魚，以赤鯪為主(圖2-9)，赤鯪體呈紅色，眼眶和鼻孔間略帶黃色，大部分棲息在海礁、石洞中，必須用放罟法或籠仔，才能捕獲。相傳赤鯪米粉是一道美味佳餚呢！熟魚，以四破為代表(圖2-10)，四破名稱的由來，十分有趣。這種魚煮熟後若提尾鰭往頭部方向拉，則魚身會破成四塊。最重要且產量最多的莫過於魚脯。因為大東亞戰爭時期，各種物資管制，魚獲不得自由交易，有些漁民便將漁獲煮熟、晒乾，製成易保存的魚脯，並靠著走私賺取生活費。魚脯包括的魚種很多，凡是小魚苗經煮熟、晒乾後就統稱為魚脯。其中苦蚵仔、丁香、白骨鯪仔最易混淆。苦蚵仔煮熟後呈灰黑色，且腹部帶有苦味，骨質酥鬆，細心人家會將魚骨剔除再放入甕中保存，但苦蚵仔屬劣品，時間一久易變黃。丁香和苦蚵仔外形相似，但頭比苦蚵仔尖，體較圓，體表有黑青色縱紋，骨質堅硬，最近都送往餐廳當料理。白骨鯪仔，體表具一條明顯銀帶，銀帶上下兩側無鱗，所以又稱「沒皮魚仔」，以牽罟便可捕到，肉質甜美，屬上品。從價格來看，白骨鯪仔最好，丁香次之，苦蚵仔再次之。因此，市面上有些魚販將苦蚵仔(黑頭鯪仔)加雙氧水漂白後，謊稱白骨鯪仔出售，賺取較高的利潤。彎眼數量亦不少，農曆二月初剛孵化時，體型小，稱為彎眼鯪仔，稍大則稱彎眼。這種魚在煮熟後，身體會彎曲拱起，像眼睛一樣，奇怪的是，待其長大後，肉質會變差，略帶酸味，遂改稱臭肉。

生魚，通常指經濟價值較高的大魚，如赤鯪、嘉鱖，以放罟法捕

Taius tumifrons (Temminck & Schlegel)

Red seabream



赤鯪 Ch'ih Tsung (Mandar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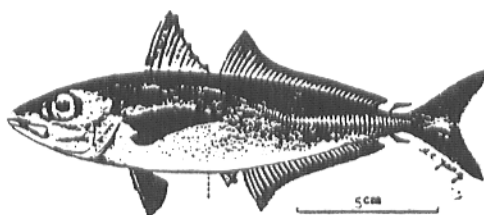
赤鯪 Chhiah-tsang (Taiwanese)

DESCRIPTION.

圖 2-9 赤鯪

Decapterus maroondsi (Temminck & Schlegel)

Amberfish



銅鏡鯪 Tung Ching Ts'an (Mandarin)

四破 Si-phò (Taiwanese)

DESCRIPTION.

圖 2-10 四破

獲後，約在下午四、五時入港，但每日入港時間受潮流影響會往後延約40分鐘。挑夫們通常連夜趕路，將未放冰塊的魚愈早運到台北愈好（早期無冰塊時），光復後就有人在魚笞內置冰塊保鮮了！

熟魚，也分大、小。小魚約莫指頭大小，上岸後，先以清水沖洗魚身上的沙，然後煮一鍋粗鹽滾熱的鹽水，將一笞笞小魚置入鹽水中燙熟即可。若是大尾一點的魚，如四破魚，則先以鹽醃魚，使魚身的水份滲透外流至一定量後，再置入熱水中燙熟。若醃得不夠鹹，熱水中仍需加鹽，一笞笞魚燙好後，再以魚露（煮魚的湯水）淋身，澆去多餘的鹽粒！

至於魚脯，通常是爲了更長久保存魚獲而應變的方法。將煮好的鹹熟魚，於日光下曝曬，至五分乾左右，挑夫就將魚脯擔去販售。各地人家買了魚脯，會以蒸籠蒸過，再曬至十分乾，放入甕中，封起來貯存。如十八份、頂湖的農民，在夏初稻米將收割時，會自行至金山擔六、七十斤魚脯回家，一方面用來招待請來的收割工人，爲之加菜，一方面也用此法貯存魚脯，以備吃上一年呢！由此可知，這條魚路，不僅是金山人利用，陽明山區居民也會親自至金山擔魚回來吃。

第四節 擔魚人與擔魚裝束

一、擔魚人

魚路之由來，自然與魚的運輸脫離不了關係，金山、石門、萬里的魚貨欲送往陽明山地區，甚或士林一帶，除了走水路繞經淡水，再至士林，便只有取道魚路了。

以金山地區爲例，早在日治時代便已有擔魚的行業，可惜的是我們未能找到當時的擔魚人。大東亞戰爭時期物資管制，走私擔魚屬違

法行爲，但爲了賺取暴利，仍有不少人願意冒險。爲了躲警察，多趁夜晚行動。有些擔魚人常在晚上七、八點自金山出發，至山豬湖、山仔后約午夜十二點，還可在附近民家睡一覺，養足精神，早上賣魚。生魚(如煙仔、鐵甲)多於冬天挑運，到了草山，還得放在水槽邊陰涼處，這樣較不容易壞。若魚看起來不甚新鮮，則用水稍微沖一下。有時若要擔至北投賣，則晚上九、十點自金山出發，經草山，約清晨四點到北投，中途便不睡覺。

光復後，雖不用躲警察，但爲了趕早市，擔魚人常於清晨四點自金山出發，約莫六點經過八煙，到山豬湖約早上八點，開始挨家挨戶的叫賣。叫賣聲很大，有時在十八份叫賣，甚至湖底都聽得到。陽金公路開通的前期，仍有少數擔魚人以車代步抵草山，再下車沿路叫賣。在金山約早上六點搭車出發即可。但因腥味過重，曾發生被司機趕下車的事情。隨著交通的改善，物資流通便利，逐漸地，連搭車去草山賣魚的人也沒有了(表2-7)。

每個時期的擔魚、賣魚方式都有些差別。光復前擔魚人會將魚貨藏放朋友家，經左鄰右舍口耳相傳，競相購買，一會便賣光了。光復後，多以沿街叫賣方式賣魚，因物資取得容易，顧客買的數量較少，需一個上午或一整天才能賣完。回程時，偶爾亦會擔些柑橘(冬天)、龍眼(夏天)等水果回金山的市場叫賣，或是親朋好友分著吃，算是兼業吧。

除了金山的人擔魚來賣，陽明山區亦有部分居民在農閒時，往金山去擔魚，多爲自家食用或分送鄰居，這是業餘的擔魚人(表2-8)。大東亞戰爭時期，這些人下午七、八點自陽明山出發，到金山的朋友

表2-7 擔魚行程(金山→草山)

時間	走私(→魚)	光復後 (34→47年) (魚→)	公路通後 (47年後) (魚→)
	(1) (2)		
PM 7	出發		
8	↓		
9	啓程		
10	↓		
11	↓		
12	至草山		
AM 1	↓		
2	休息		
3	↓		
4	↓	出發	
5	賣魚	↓	
6	↓	至北投開始賣魚	
7	↓		搭車出發
8	↓		↓
9	↓		往
10	買柑橘		竹子湖賣魚
11	↓		陽明山賣魚
12	↓		山仔后賣魚
PM 1	↓	往 山仔后	
2	↓	十八分	
3	↓	平等里	
4	↓		
5	↓		
6	休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2-8 擔魚行程(草山→金山)

時間	走私(→魚)		光復後(水果→魚)	
	(1)	(2)	(1)	(2)
PM 1		出發	買魚後啓程	休息
2		↓	↓	↓
3		↓	到家	↓
4		↓		↓
5		↓		↓
6		↓		↓
7	出發	買魚		漁船入港，買魚後啓程
8	↓	↓		↓
9	↓	休息		↓
10	↓	↓		↓
11	↓	↓		↓
12	↓	↓		到家
AM 1	至金山休息			
2	↓	↓	出發	出發
3	↓	↓	↓	↓
4	買魚	回程	↓	↓
5	回程	↓	↓	↓
6	↓	↓	↓	↓
7	↓	到家	↓	↓
8	到家		↓	↓
9			↓	↓
10			↓	↓
11			↓	↓
12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家過夜，第二天清晨三、四點買魚，返抵陽明山時，天已亮了。有些人午後自陽明山出發，約下午四、五點抵金山，正逢漁船進港。買魚後，晚上在沙灘休息，至凌晨二、三點趁夜返回。不論那一種方式，均須趁天色未亮就回來，以避開警察的注意。有些陽明山居民還常擔芭樂去金山販賣，清晨二點自山仔后出發，六點到金山趕早市，賣完後若有魚脯，便買些擔回家，有時會待到傍晚五、六點，買些生魚(大魚)擔回山仔后。這些生魚大多轉給其他的人繼續擔至士林與台北販賣。

二、擔魚裝束

一般而言，擔魚人的穿著多選擇較輕便的汗衫加短褲，吸汗又透氣。下雨時，蓑衣或一張油布也就足夠了。不過，若真逢雨天，擔魚人多半是不出門的。

頭上戴斗笠，晴時遮太陽，雨時防雨水，休息還可以拿來當扇子搧風。腳上的鞋子更是走長途路不可忽視的一環，當然，布鞋是少見的，草鞋和叉趾膠鞋(Tabi)最普遍，較貧窮的人家，甚至連草鞋也穿不起，打著赤腳，走完這趟崎嶇的路。一雙草鞋約七角錢，但壽命甚短，大約只能走個一次，便得報銷了(底部磨平或耳朵斷了)(圖 2-11)。有些擔魚人會多帶一雙在身上，有些擔魚人去時穿草鞋，回程則打赤腳，有些擔魚人在行程時打赤腳，至目的地才換草鞋(因為要沿街賣魚)，有些擔魚去時將草鞋正穿，回程翻個面再穿。雖然擔魚時草鞋的結法(圖2-12)與喪事時草鞋的結法(圖2-13)有所不同，但進入別人家中仍需脫掉草鞋，以免主人有所忌諱。

此外，魚篩與扁擔亦不可缺。魚篩為直徑30~50公分，高約10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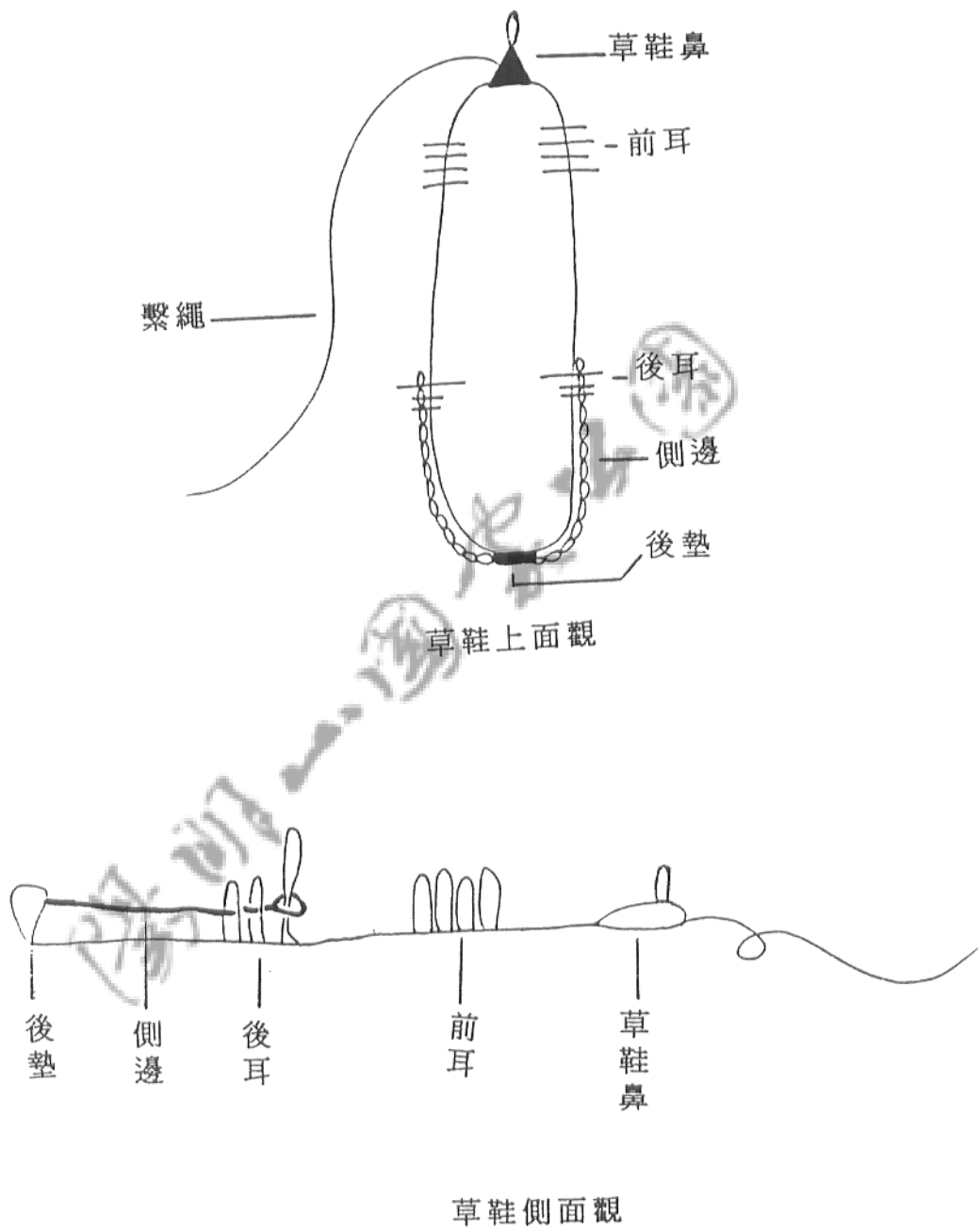


圖2-11 草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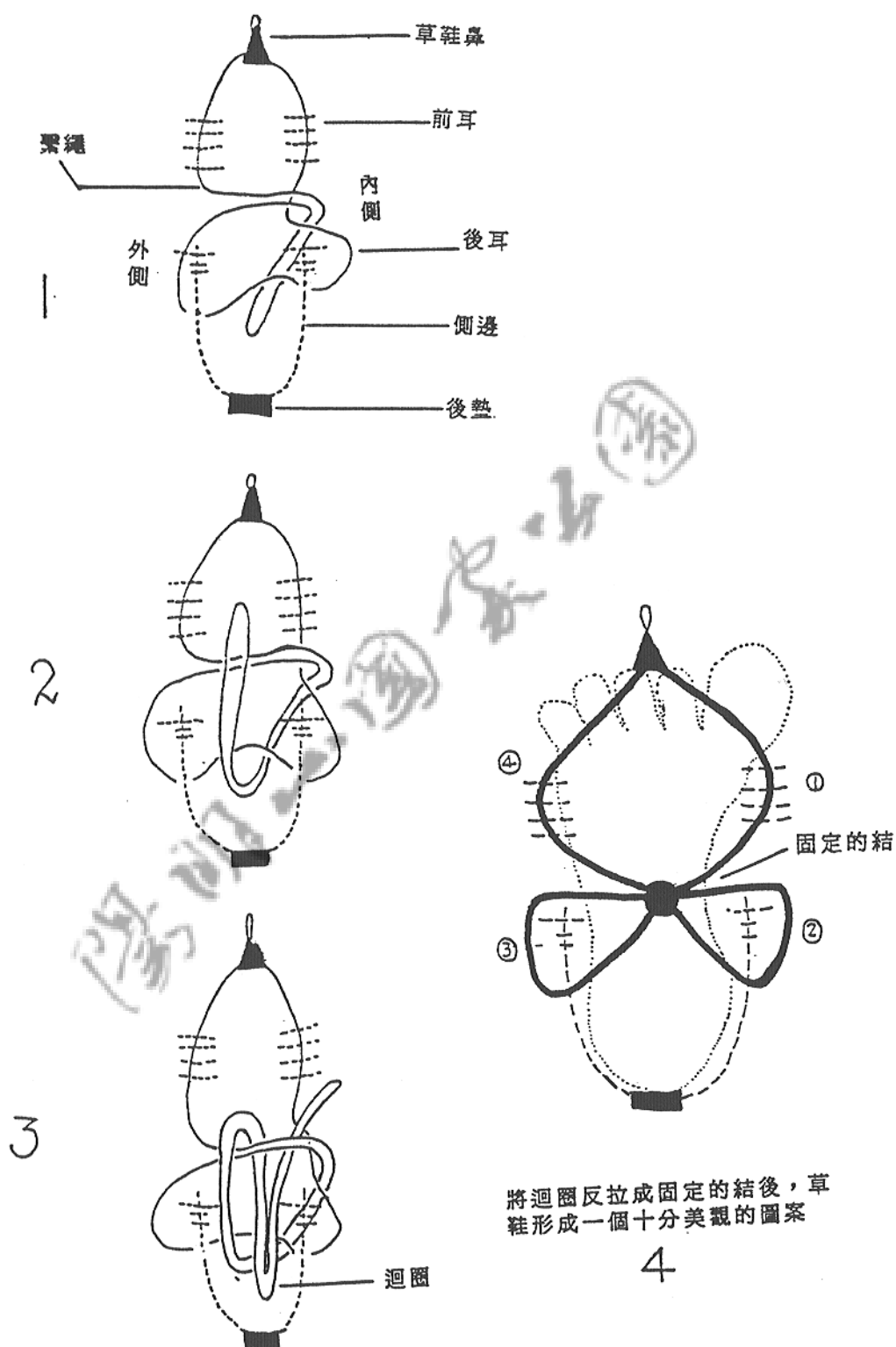


圖2-12 擔魚式草鞋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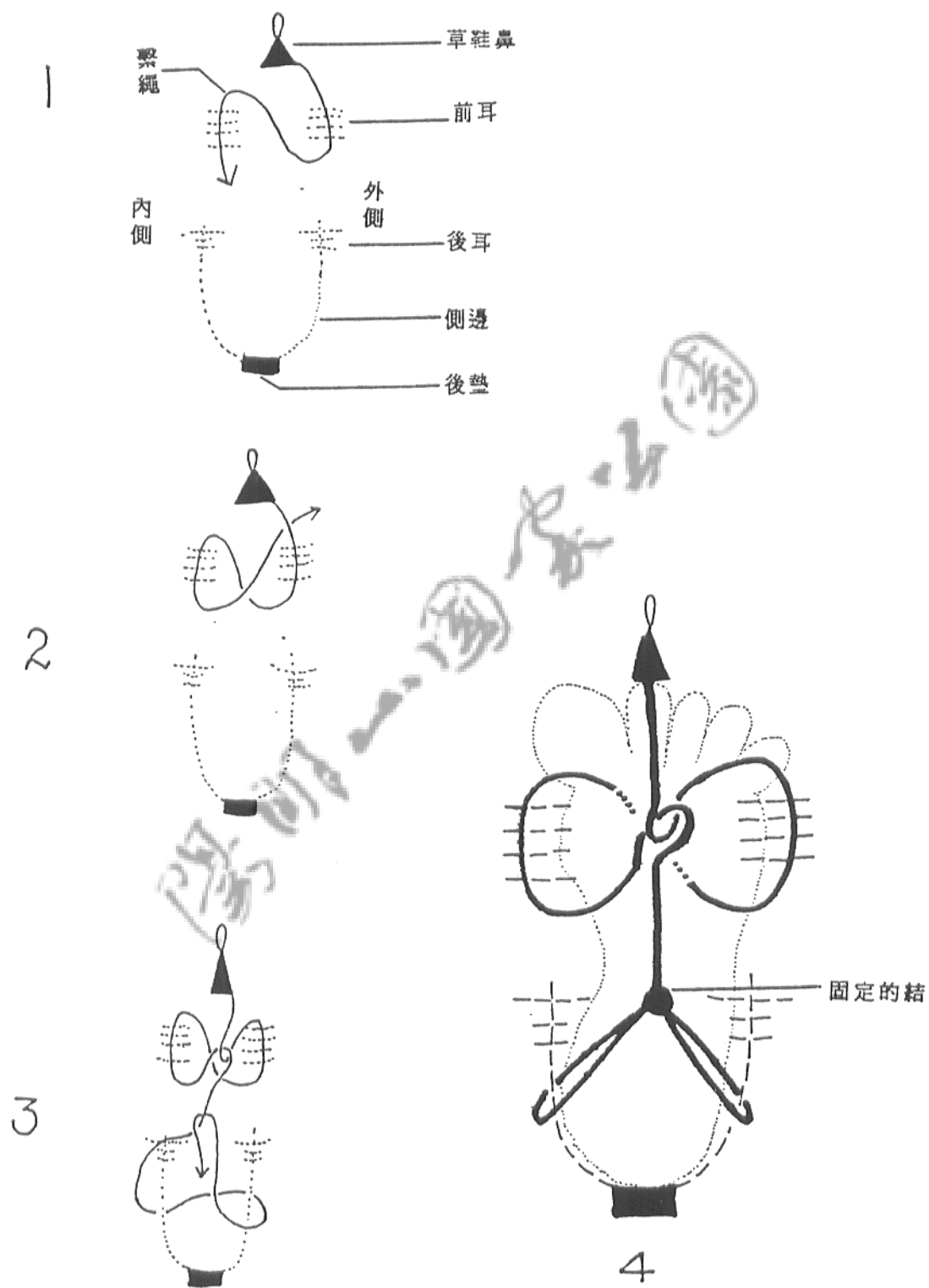


圖2-13 喪事式草鞋結法

公分的圓形竹籃，爲防風吹雨打，損壞了魚（熟魚、魚脯不能浸水），擔魚人會用姑婆芋葉或竹籬覆蓋其上。扁擔長約一公尺多，距二端約10公分處釘入口形釘子，用來固定籬繩。扁擔頗有韌性，擔魚時邊走邊跑，一震一震地才快活，若是擔一～二尺長的大魚（如紅串），只要將魚尾綁於扁擔上即可。

雖然大部分買魚的人會拿碗公、盤子等容器來裝，擔魚人通常還會準備姑婆芋葉或月桃葉，纏以鹹草繩來包魚（圖2-14, 2-15）。包法自有技巧，通常一片姑婆芋葉可包一斤魚，多加二、三片葉，便可包二、三斤魚，用月桃葉頂多包一斤魚，且需較多片葉子才能包紮。姑婆芋葉柔軟，魚易撞壞，月桃葉則較堅韌，各有利弊。擔魚人往往僅帶鹹草繩，快到目的地時，隨手割20～30片葉子（三重橋附近多月桃葉，草山附近多姑婆芋葉）使用。另外，還要帶隻秤一道上路。

走私時爲了躲警察，不得不走夜路，光復後爲了保持魚的鮮度，連夜趕路亦是常有的事，因此必須有照明設備。較早期，貧窮人家拿臭油燈，也有人拿磺仔火或火把，光復後用手電筒。行進時，常是人手一燈，但若三人同行，則中間的人點燈即可。戰爭時，經過派出所附近，擔魚人會將燈火熄滅。

擔魚一次，少說四、五小時，再加回程，約需一天時間。有些人會帶便當、飯糰、米麩等食物充飢，也有不帶食物，而是找認識的店家或朋友，吃些東西並稍作休息（如寶胎、何仔香的店）。

經過大嶺的土地公廟，有些人會帶香、紙錢祭拜一番，以保平安，亦有人僅用手拜拜，表示誠意，但均會在廟前歇息一會兒。

擔魚人的裝束，大致如此，雖簡陋，倒也平安無事度過數十年的光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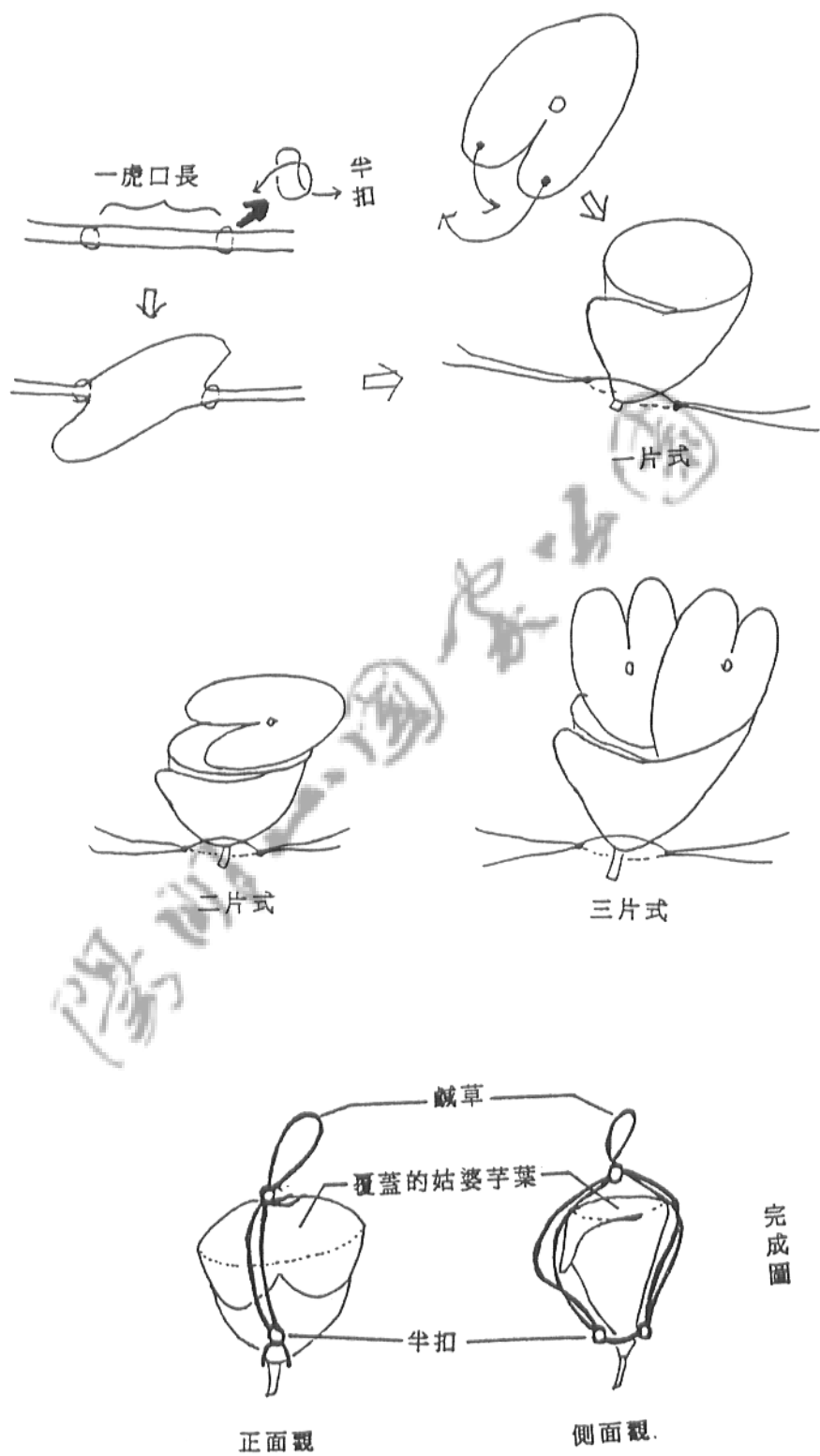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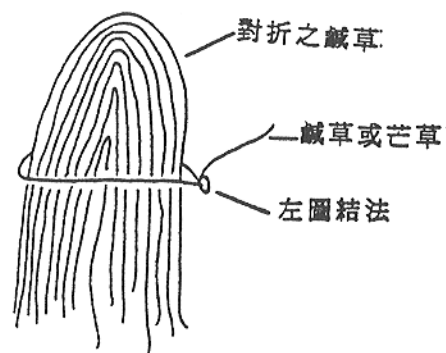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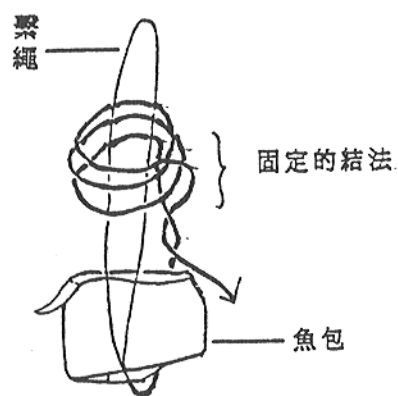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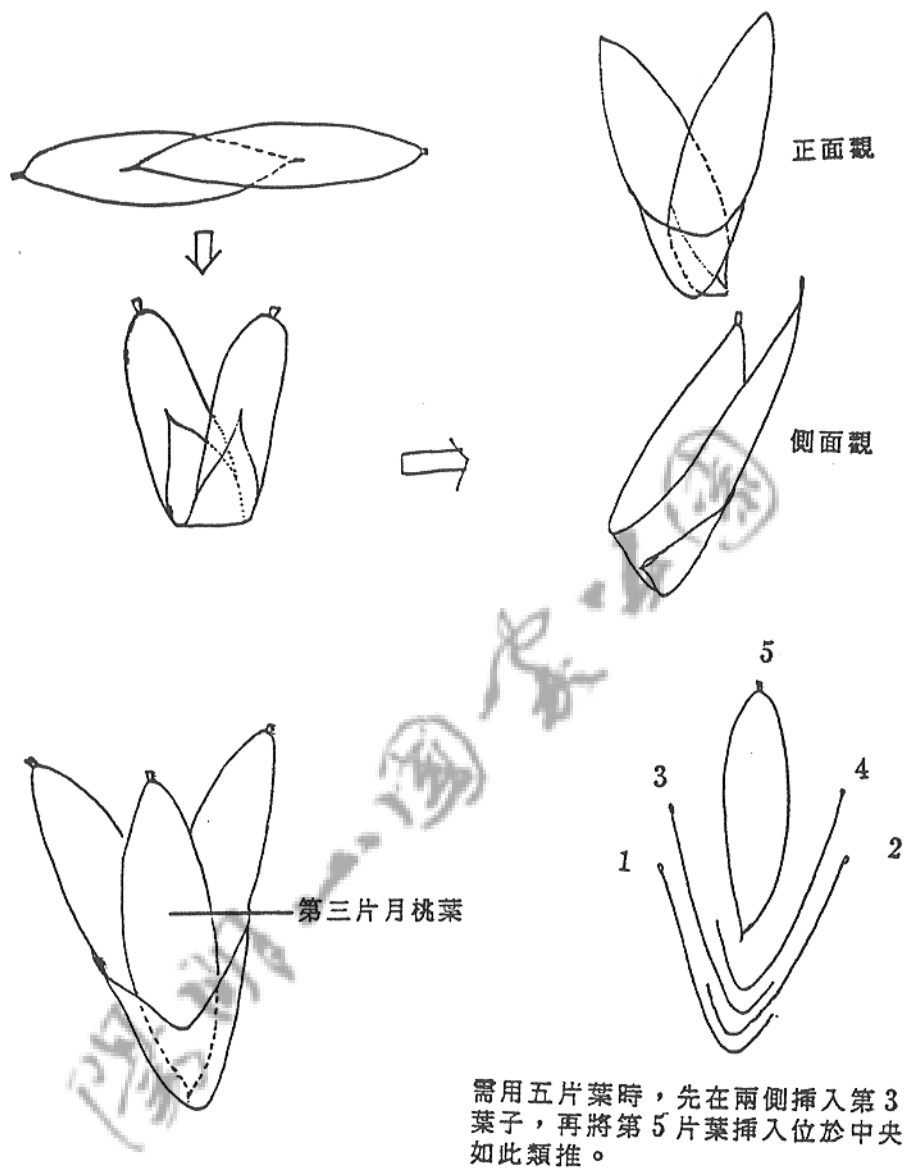


圖2-14 姑婆芋葉包魚法



整把待售的月桃葉

圖2-15 月桃葉包魚法

第五節 七十年前的金包里漁業

昭和二年(1926)，台北州出版了「台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這是根據大正十年至十三年所作的調查資料寫成的。該書緒言提到：「台北州的海岸線有60餘日里(1日里=3.9公里)，水產業者約三萬人，對漁村經濟現況的了解是水產行政上最緊要的工作。本報告對州內漁村的漁具、漁船、漁法、漁獲物、漁業組織、漁獲物販賣處理、製造、水產業者金融狀態、保健等基本事項均一一進行調查。」

一、磺港、水尾的漁業

魚路古道的源頭——金山庄，主要包括兩個漁港：磺港與水尾。磺港從事漁業的人口有119戶，233人，連同家屬總計達778人；水尾有60戶，146人，連同家屬總計達473人。二地合計1251人，約占金山庄人口(9584人)的10%(表2-9)。

表2-9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業人口

漁業人口		磺港			水尾		
		魚業戶	從業人數	家屬	魚業戶	從業人數	家屬
專	業	114	227	532	45	112	255
兼	業	5	6	13	15	34	72
總	計	119	233	545	60	146	327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6。

漁具數量以礮港較多，種類包括大罟、半罟、手罟、焚寄網、鯛延繩、一本釣等(表2-10)。

表2-10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具數量

漁 具	礮港	水尾
大 罟	6	3
半 罟	3	3
手 罟	15	12
焚寄網	12	10
鯛延繩	12	6
一本釣	7	—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6.

礮港的漁船較多，種類有火船、罟仔船、罟母船、漁船（討海船）(表2-11)。

表2-11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船數

漁 船	礮港	水尾
火 船	6	5
罟仔船	42	5
罟母船		5
漁 船	7	3
總 計	55	18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6.

磺港的漁獲以鯷最多，其次是赤鯨、白帶魚、鯊魚、過仔魚。水尾的魚獲亦以鯷最多，其次是白帶魚、赤鯨、嘉鱸魚等(表2-12)。

表2-12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漁獲量及價格

魚 種	磺 港		水 尾	
	漁獲量(斤)	價格(圓)	漁獲量(斤)	價格(圓)
<u>鯷</u>	622000	55980	308000	24640
加蚋魚(嘉 <u>鱸</u> 魚)	6000	1200	2000	400
沙仔魚(鯊魚)	13400	670	—	—
鮪	9000	3000	1800	600
鯨	—	—	1200	180
髻 魚(過仔魚)	12000	1920	—	—
煙仔魚	6000	480	225	450
赤 鯨	55000	3000	4400	300
鐵 甲	2500	125	—	—
白帶魚	16000	2080	6000	500
金 鯊	6400	960	—	—
其 他	2800	280	2000	200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6.

水產製品以魚脯較多，熟魚較少(表2-13)。

表2-13 大正十一年台北州金山庄水產製品數量及價格

水產製品	磺 港		水 尾	
	數 量(斤)	價格(圓)	數 量(斤)	價格(圓)
熟 魚	54300	6516	35000	4000
魚 脯	243900	51219	148000	29600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6.

二、磺港的魚脯、熟魚製造業

依產量產值、原料、製造方法、製造業和道路運輸關係、製造業和魚行關係討論如下：

(一)產量產值

在產量產值方面，魚脯均較熟魚為高(表2-14)。

表2-14 大正十一年磺港的魚脯與熟魚產量產值

製 品	產 量	產 值	百斤價格
魚脯(煮乾)	243900 斤	51219 圓	21圓
熟魚	54300 斤	6516 圓	12圓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6.

(二)原料

魚脯用鰺，熟魚則用鰻。因為這二類魚，體型小，若以生魚販售，鮮度保存困難，所以全部煮熟或煮後乾燥處理。

(三)製造方法

鰺一千斤需要煮一小時半，鰻一千斤則是三小時。鰺一萬斤，可得到4700斤的魚脯。製作需要三個人手，一千斤以上就要4個人手。大部分是自家人一齊動手，因為雇用一名工人一天約需60錢，還得附伙食

，故極少僱人幫忙。

(四)製造業和道路、運輸的關係

道路：東邊過大武崙庄可達基隆，途中有2、3個山頭，馬車無法通行。陸路運輸是挑擔運送，由磺港到基隆街，行程約五日里多。西邊沿海岸走平坦的道路經小基隆可到淡水街，行程約11日里多。小基隆和淡水街之間敷設台車，此段路平坦可通行車輛，但距離較遠，所以很少送貨到淡水去。北邊越過草山山頂經士林到台北。此段路最險峻，距離約6 日里，車馬無法通行，非必要不走此路。

運輸：魚脯、熟魚製品的運輸大部分靠船舶。夏天，金包里(水尾)和基隆之間有發動機船運送，平常則有戎克船。魚貨到了基隆，再由鐵路轉運。冬天東北季風或暴風使得波浪起伏，船隻難行時，為免製品腐敗，採陸路運送至基隆，再轉運各地(表2-15)。

表2-15 大正十一年磺港的魚脯與熟魚運輸概況

擔運路線	行 程	百 斤 運 費
陸 路	磺港－基隆(日間)	2圓50錢
	磺港－大稻埕(日間)	3圓50錢
	磺港－大稻埕(夜間擔運)	4圓50錢～6 圓，較日間多2圓
海 路	由磺港擔運上船	5 錢
	由磺港擔到水尾的停泊船隻	10錢
	磺港(水尾)－基隆	25錢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6.

(五)製造業者和魚行的關係

魚脯、熟魚製造業者(包含漁業者)和魚行有極深的關係。魚行爲了保有固定的貨源，借錢給製造業者或漁民。一旦接受魚行的貸款，就必須把全部的製品賣給魚行，如果賣給其他魚行，就必須立刻歸還本金和利息，而且被視爲拒絕往來戶。也就是一旦接受貸款，就絕不能和其他魚行有來往。因此，爲了歸還先祖的貸款，後代子孫就得一直和固定的魚行保持關係。

有著借貸關係的製造業者和魚行的交易，慣例是120斤算100斤，魚行會挑選最適合自身利益的時候做交易。因爲製造業者並不知道市場販售價格，所以只有等魚行通知後，才進行交易。製造業者常被剝削，但在借貸關係的逼使下，也不得不順從。

交易之後，魚行會從全部金額中拿走先前借貸的本金和利息，所以製造業者真正得到的只不過是價款的1/3而已。透過魚行仲介，但無借貸關係的製造業者，110斤以100斤計算，每賣1圓，還要加收手續費5錢。

第六節 闇取引

闇取引，日語稱"Yamitorihiki"，台灣人將其簡化爲“走Yami”，意思就是走私交易。

從1937年7月7日的支那事變後，受到戰事的影響，台灣的物價對策分成下列三個階段逐次進行(林熊祥等,1958)：

- (1) 暴利取締令，1937年8月3日。
- (2) 公定價格制度，1938年9月。
- (3) 價格統制令，1939年9月18日。

第一階段，對暴利行爲（囤積居奇）採取懲役、拘留或罰金的處分。

第二階段，將民生重要物品訂定最高限價標準，亦即公定價格制度的嚆矢。

第三階段，將價格全面凍結，以1939年9月18日之價格爲準。

特別是第三階段對社會影響最大，因爲1939年9月1日德軍入侵波蘭，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開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爲應付戰時的經濟體制，統合物資之供給，因而加強經濟統制的推動與實行。

儘管如此，1937—1939年的物價仍漸漸高漲，對本島居民生活產生極大的威脅(林熊祥等,1958)(表2-16)。

表2-16 1937-1939年魚介類價格趨勢(以1937年爲指數100)

價格趨勢	昭和12年(1937)	昭和13年(1938)	昭和14年(1939)
魚 介 類	100	125	168

資料來源：林熊祥等，1958。

1940年開始，糧食等物資因戰事漸告缺乏。5月，警方取締黑市交易。8月20日，總督府特產課舉行生鮮食品物價對策會，研商配給圓融化和徹底打擊黑市行爲的對策(佚名,1940)。9月27日，日德意三國結成軸心國，軍事合作開始。10月，本島實施經濟警察制度。

12月，選定本島最需要的大衆魚類23種，制定「生鮮魚介類最高販賣價格」，這是以1939年魚價的中間值爲基準，強制規定魚價不得

超過官價的底限。但實行後，卻使得未公布最高限價的其他魚類價格暴漲2、3倍。

1941年7月26日，同盟國對日本實施資產凍結令，使得民生物資愈加緊迫，社會不安，犯罪行為有漸漸增加的趨勢。

「本島戰時的犯罪情形，事變爆發的昭和12年(1937)到昭和13年(1938)為止，由數字顯示，犯罪顯著減少。但昭和14年(1939)開始，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今年(1941)比去年(1940)增加的更為明顯。爲了知道犯罪增加的情形，比較去年1～8月，及今年1～8月的警察統計資料；得知今年比起去年，不論在竊盜罪、賭博罪、吸食鴉片以及經濟諸法違反令都多了許多。由此得出一個結論，即在非常時期，竊盜、謀取暴利的闇取引、賭博、吸食鴉片、耽溺遊逸玩樂等情形，增加極為顯著。」(古山春司郎,1941)

1941年12月7日，日本進攻珍珠港，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陣營。從此，民生物資的供應更加短缺，從早期消極的經濟統制轉為積極。物資由官方統籌運銷，這便是配給制度的實施，所謂配給，便是憑票配售、憑票購買的意思，與「物價統制」相輔相成。亦即生產、配給、消費之全盤的統制。

12月12日公布「台灣鮮魚介生產配給統制規則」，並於1942年1月1日實施。

茲將台灣生鮮魚介配給系統圖(台北商工會議所,1943)(圖2-16)，說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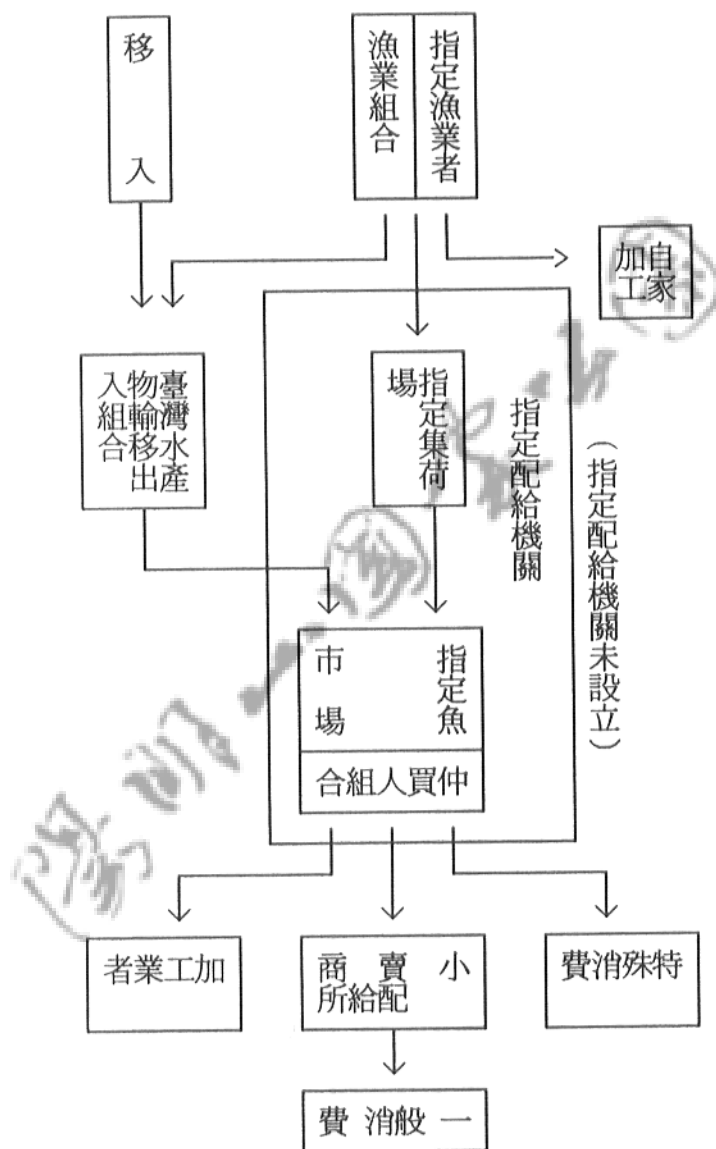


圖2-16 鮮魚介配給系統圖

資料來源：台北商工會議所，1943.

生產者將魚貨集中，經由指定配給機關（包括指定集荷場、指定魚市場），到達小賣商配給所、加工業者、特殊消費者之手，再由小賣商配給所賣給一般消費者，由於並無拍賣過程，中間全依官價而行，雖然毫無通融且帶有極高的強制性，卻使生產地和消費都市公平配給，物資供應穩定。

爲了強化統制經濟的政策，1942年2月10日再追加70種魚類，連同先前的23種，合計93種生、熟魚類，均定出最高販賣價格。價格決定的方法，仍依1939年的標準，再參酌過去八年的魚價定出。

5月，台灣時報對鮮魚販售情形，有這樣的敘述：

「厲行公定價格的只有貼在價目牌上的商品。嚴格秤出重量再貼上『公』字的鮮魚很少人想賣，不得已之下，即使較貴，也只好默默地買下，有時魚肉已略腐壞，但是配給也只好接受。」

因此，不只窮人吃不到魚，有錢也買不到新鮮的魚。生產地和消費地之間，多多少少的不均衡是難免的。戰爭時期，不論是運輸力或勞力等條件惡化與不足，要像平時那樣順暢是不太可能的。全島各個市場的鮮魚價格，如果全都一樣，甚至連消費都市也和生產地同樣價格，是不合理的。

儘管致力於謀求價格的合理化，但是物品若不流通，空有價格也沒用。亦即台中賣十斤一圓，如果基隆市內也賣十斤一圓，那基隆的人就不會白花運費到台中去賣。住在甲地的人若要買乙地的民生物資，只好搭巴士到乙地購買。如果配給機構完備，使得生產者不管在哪裡賣，都有賺頭，也就不會造成如今這種物資缺乏的狀況了。特別是

鮮魚這種無法長期存放的東西。」(天野屋利介,1942)

截至1942年止，台灣物價受日本物價昂漲之影響而上昇，然而由於總督府加強管制，稍獲穩定的實效。與同時期的重慶政府，在事變後物價已騰漲了10倍至12倍，幾乎不可「同日而語」。

物資不足導至搶購、囤積、闇取引(走私交易)等行為，總督府早就了解這些情形，總督府技師黑澤平八郎(1942)曾說：

「闇取引，是造成物資不足直接也是間接的原因。若不除去這項根本原因，只是呼籲此種行為在戰爭中是不合法的，可說一點效果也沒有。物資不足衍生於勞力、動力、運輸工具、原料的不足和天候不佳。要知道，低物價和擴充生產力是相互矛盾的。」

我們不只對戰時經濟做調整，還要從消費面去研究。物資不足的對策之一是消費調整，這和統制經濟有關聯。只要統制經濟的某個部分有個小洞，就會由此產生破縫，而導致全體統制的崩潰。

消費調整單純的說是消費的節約、限制，澈底執行的話就是國民消費生活的均等化。在物資不足，物價上漲的情況之下，若某個國家搶購人潮很少，那囤積、闇取引就不顯著；但若情形正好相反，那背後必隱藏著重大原因。在生產、配給方面能確保國民的生活需求，使國民有信賴感，能共同協力。但是若將消費調整認定為限制之意，對未來產生不安，便會助長囤積。這些都是政府應該討論深思的問題，而不是一味將其認為是個人倫理方面的問題而輕忽之。」

1943年，北畠茂春針對生鮮魚配給的情形及缺失，在台灣水產雜誌發表了「生鮮魚類配給統制規則の運用の實際に就いて」，他這樣

寫道：

「向來本島大部分的漁村都位在遠離城市的偏僻地方，所以魚類都先搬運到集荷場或魚市場。地曳網一組一天捕數千斤的漁獲時，負責擔運的人要五、六十人，若有十組，一天就要五、六百人。小漁村一天若派出那麼多人擔運，那捕撈人員就會減少。從海岸至魚市場，漁獲物不是在半路賣給當地其他居民，就是偷拿回家藏起來，日後再賣給魚商。這樣，總漁獲量有時便減少一成左右。

魚類的公定價格不論是產地或消費地都一樣，這可能是鮮魚供應不順暢的原因之一。

將魚運到消費都市需要運費、手續費，因此將魚貨運出去就不太熱衷了。結果，生產者只願在產地賣，而不喜歡運貨到台北去，台北就會顯現物資不足的現象。

仲介人制度也是一大問題，此時寧可斷然改變現行機構，排除這種團體。如果除去生產者和零售商人之間斡旋的仲介人制度，免除手續費，不只生產者的負擔減輕，也可防止闇取引，讓魚貨配給順暢化。所以加速整理仲介人制度有其必要。依統制規則，以販賣為目的的鮮魚，每尾重量超過25斤以上，一律搬到指定集荷場，總重量超過25斤的魚獲也要搬到零售市場販售。但是自家消費則不受此限制，也就是如果不是以販賣為目的，就可自由處置，吃再多也不會有人管。

當局早就承認漁民自己要吃多少就拿走多少，就在這種無限制之下，有許多的魚貨流入黑市中。甚至漁民常拿自家消費的魚和親友、熟人進行以物易物的事例。」

由於漁民可自由處置不以販賣為目的的魚貨，因此，藉著闇取引的手段流通，而山區或都市的居民因為長期缺乏肉品供應，縱使花費較公定價格高出數倍的黑市價格，亦爭相購買。擔魚人便在這種走私交易中，賺取利潤。

物資配給由初期的砂糖、米、木炭等民生物資開始。1942年實施鮮魚、火柴配給。1943年後甚至連牛奶、織物、球鞋、皮鞋、紙、鉛筆、飯鍋、飯碗亦需配給。隨著戰事的延續，以食物為中心的漲風帶動其他物價，台日間船運又受到盟軍飛機和潛艇的阻礙，輸入商品匱乏，導至配給制度之效已被沖銷。

1944年後，日軍在太平洋各地節節敗退，盟軍空襲本島，經濟統制力量愈趨薄弱，生產力降低，配給物資劇減，以致黑市交易形成半公開狀態。

也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從金山走私魚貨至草山、士林、北投販售的情形相當普遍，而警察雖然知道，也是睜一眼，閉一眼。當然，擔魚人亦儘量避開大路與派出所，偷偷潛行，以免麻煩，這便是魚路古道在戰爭期中所擔任的角色。

綜上所述，將魚路古道魚貨運銷模式與行程整理如下(圖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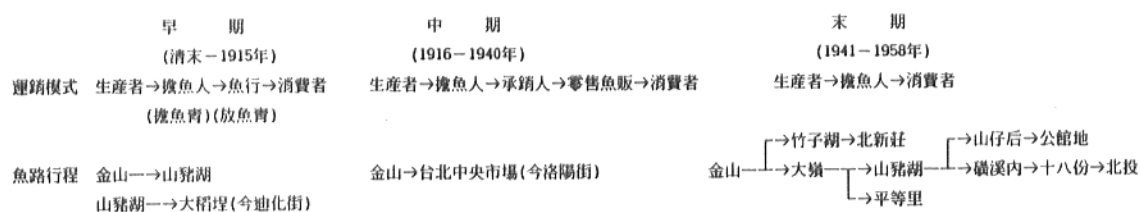


圖2-17 魚路古道魚貨運銷模式與行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七節 魚貨的運銷

一、運銷過程

台灣在未設立魚市場前，魚貨是由魚行代為販售。

魚行是一種拍賣水產品兼漁業金融的機構，自來根深蒂固，具有極大的勢力。平日對於漁民或養殖業者融通資金或日用品，而漁民亦必需將魚貨交付銷售。魚貨售出後，魚行即在全部金額裡收5%為佣金，並扣回貸款與利息，若有剩餘時始交付漁民。雖然規定魚行對於少量資金或日用品之借貸，以不收利息為原則，但仍有不肖的魚行利用漁民之無知，壓低價格，低秤重量，用種種欺詐手段搾取漁民血汗（台北州，1928）。

早期魚貨的運銷如下所示（圖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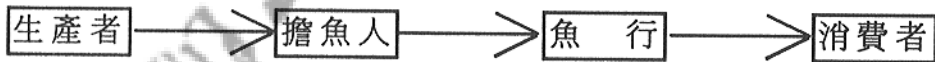


圖2-18 早期魚貨運銷流程

資料來源：台北州，1928。

為矯正此種不合理制度，日治時期在魚行的抵制與抗議下，開始籌畫與獎勵共同販賣所與魚市場的設立。

1924年，漁業法在本省實施後，產地紛紛組織漁業組合，也就是漁業合作社，由漁業組合設立共同販賣所經銷魚貨。生產地由漁業組合設立共同販賣所，即今之生產地魚市場，消費地則由產業組合或公共團體設立魚市場，以經營魚貨之供銷業務，至此台灣魚貨體系乃告建立。

1941年，大東亞戰爭爆發，魚產量隨之劇減。1944年，為配合戰時實施統制經濟，公佈台灣水產統制令。按照該令之規定，魚貨之供銷業務，應由漁業組合、產業組合、魚貨批發商以及消費者之代表共同出資成立「台灣水產物配給統制會社」經營，將全省之共同販賣所改為集荷場，負責該地區魚貨之集中與輸送，並將消費地魚市場調整為23處，悉歸統制會社統籌經營，遵照官定價格，擔任配給。

戰時魚貨的運銷如下所示(圖2-19)(吳璜,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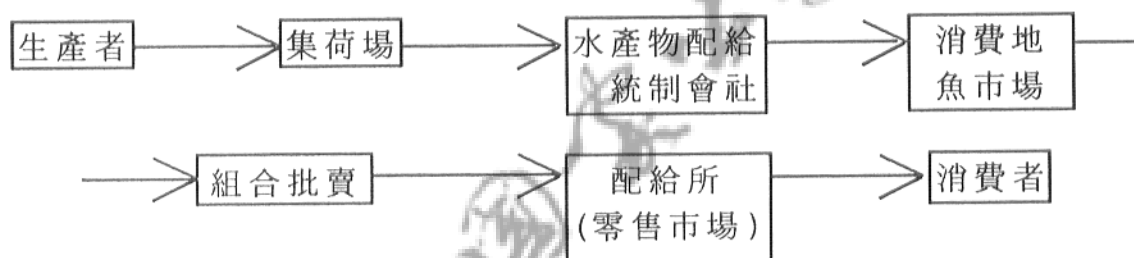


圖2-19 戰時魚貨運銷流程(資料來源:吳璜,1951)

也就是說，產地的集荷場除了留下必要的魚貨，不得販售，全數運至消費地魚市場批賣，再送至零售市場以官定價格配給販售。

終戰後，魚市場之管理一度鬆弛，地方惡勢力及流氓把持局面，積弊至深。1951年，修正魚市場管理規則，規定魚市場不以營利為目的，如有盈餘，應用於充實漁業建設，擴充市場設備和漁民福利事業，亦即魚市場是一種公益事業機構，如此，總算產生一番改革之效。

如今，魚貨運銷是生產者、消費者之間透過市場運作，產生一連串的商品化之過程(圖2-20)(吳璜,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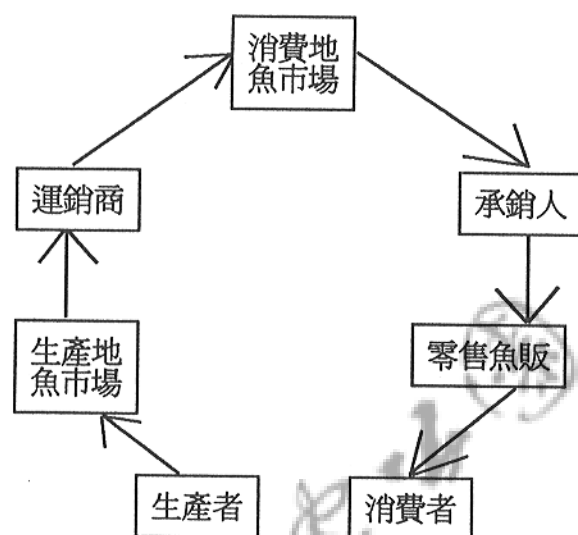


圖2-20 現今魚市場魚貨運銷流程簡圖
(資料來源:吳璜,1951)

茲將簡圖說明如下：

(1)、生產者將產品運往生產地魚市場。(2)、生產地魚市場經拍賣後由運銷商承購，市場扣除2.5%的市場管理費和0.6%的漁民保險費及其他費用，最後將餘款交還生產者。(3)、運銷商承購魚貨之後，將魚貨整理(去頭、去腸、包裝、雇用卡車)，運往消費地魚市場。(4)、消費地魚市場經拍賣後，由承銷人承購，市場扣除2.5%的市場管理費及其他費用，將餘款交還運銷商。(5)、承銷人將魚貨轉售給零售魚販，再由零售魚販賣予消費者，或承銷人直接將魚貨運返零售市場賣予消費者(黃淑端,1955)。

事實上，整個運銷過程存在不少中介者，他們適度擔當各種角色

與功能。也就是說，魚貨由生產者抵達消費者的過程，經過多次的販售階段(圖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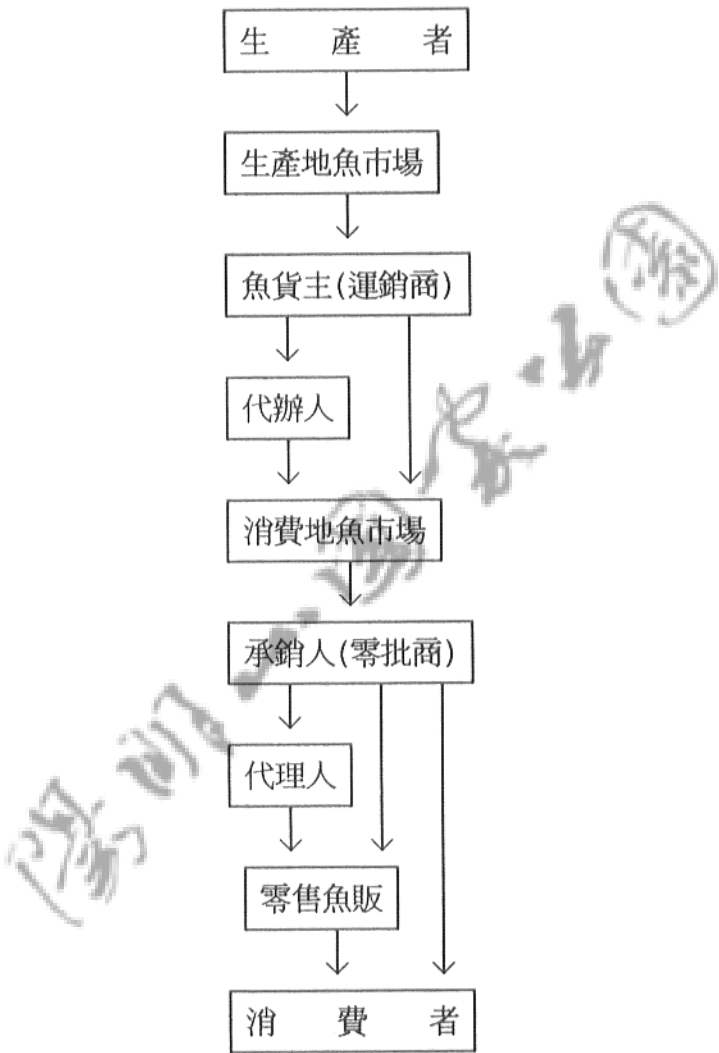


圖2-21 現今魚市場魚貨運銷流程詳圖
(資料來源：邱湧忠，1970)

由於多層次的錯綜關係，因而產生不少行規與流弊，昔日曾有文章析論魚貨如何遭到攏斷操縱的情形(圖2-22)(吳璜，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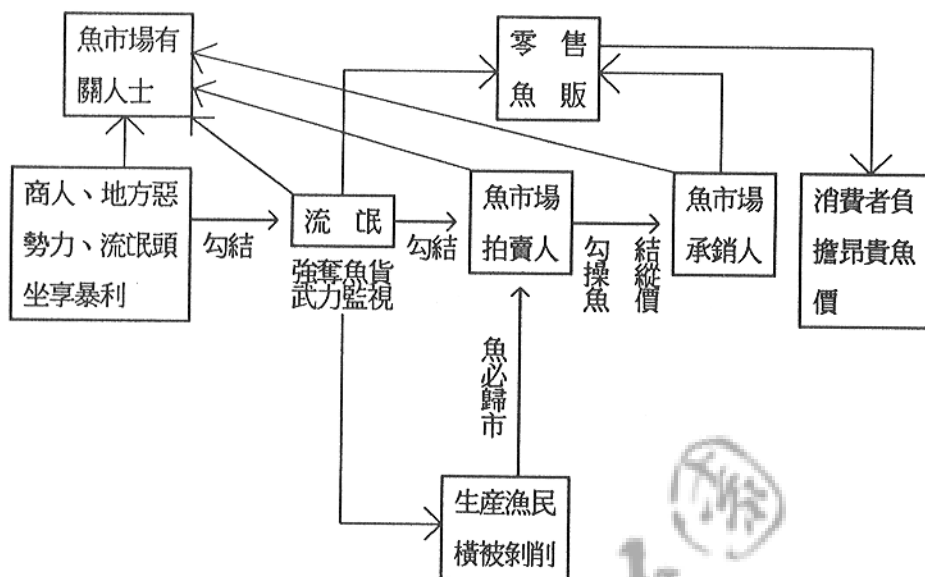


圖2-22 昔日魚市場魚貨壟斷操縱情形
(資料來源:吳璜,1951)

二、運銷成本

根據黃淑端(1955)的研究，魚貨由生產者至消費者間的運銷過程，運銷成本可分為三階段來看，其一為生產者將魚貨送至產地魚市場之售魚費用，其二為運銷商自產地魚市場拍賣購入至消費地魚市場拍賣售出為止之一切費用，其三為承銷人與零售魚販承購至售予消費者間的成本及營業費用。有些承銷人兼任零售魚販，但零售魚販向承銷人批貨需付3-5%的佣金。

以消費者購魚費為基數，將各階段附加的成本百分比圖示如下(圖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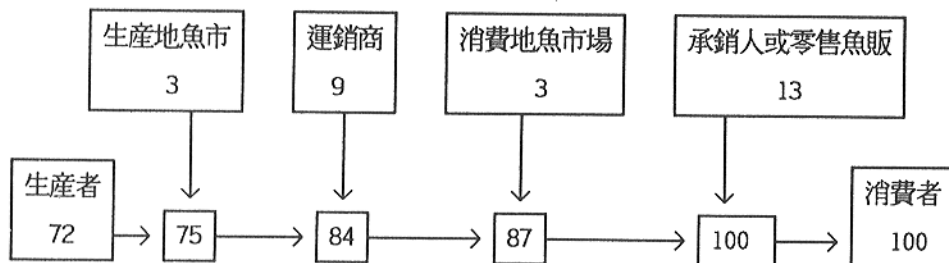


圖2-23 魚貨運銷成本(以各階段而論)
(資料來源:黃淑端,1955)

由圖可知，生產者的售魚所得占72%，運銷商所得占9%，承銷人或零售魚販所得占13%。實際上，消費者這端永遠保持100%，而兩地魚市場的拍賣手續費用幾乎很少易動，若生產者的售魚所得被壓低，則增加的利益全部落在運銷商與承銷人或零售魚販身上。

這些商販的成本費用裡，損耗費及運費占極大的百分比(圖2-2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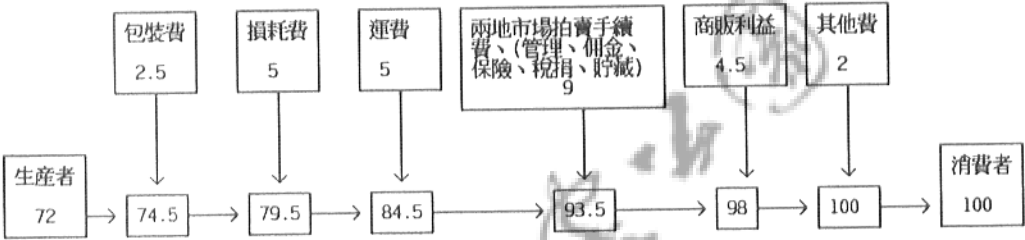


圖2-24 魚貨運銷成本(以各項費用而論)
(資料來源:黃淑端,1955)

若將生產者售魚所得扣除，純以運銷成本而論，則各項費用的百分比圖示如下(圖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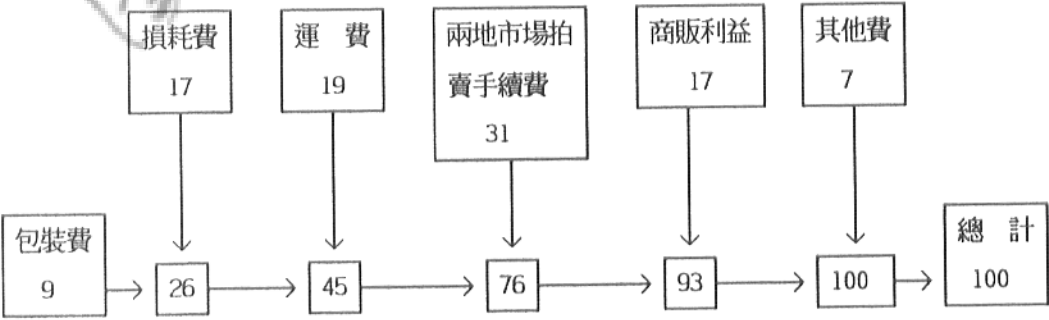


圖2-25 魚貨運銷成本(扣除生產者而論)
(資料來源:黃淑端,1955)

由於「魚必歸市」的緣故，嚴格規定生產者不得任意將魚私自販售，因此，擔魚人暗中向生產者購魚，自行擔運且兼任零售魚販，既減少層層剝削，同時免去上貨卸貨的大量的耗損，這便是擔魚人何以有利可圖的地方。但是擔魚人自身毫無設備與規模可言，運輸量亦小得可憐，他只是所謂的「個體戶」，出賣勞力再加上把握市場的行情，從中求取生存的空間罷了。因此，從未聽說，擔魚人因此致富。倒是過去的魚行與今日的運銷商、承銷人、零售魚販不斷扮演吸納金錢的角色。因而運銷商或承銷人只要掌握基本數量的生產者，其收入便常超過生產者所得，可說是合法斂聚財富。

第八節 魚貨的消費

一、鮮魚

台北市魚市場各種鮮魚的區分，概要如下(邱湧忠,1970)：

(一)上等鮮魚 多為餐廳、觀光飯店所經常購買的魚種。供給量較少，價格較高，包括的魚種有：旗魚、赤鯮、加納、盤仔魚、馬鯪、黃花魚、鯧魚、金龍、九孔、龍蝦、大蝦、中蝦、白蝦、白鰻魚、蟳、吾魚及鱸魚等。

(二)中等鮮魚 屬於多獲性的魚種，消費對象為一般家庭，即是所謂大眾化的魚種。魚貨價格一般低於上等鮮魚，包括的魚種較多，計有：紅旗魚、沙魚、鮪魚、馬頭、肉魚、魷魚、黑喉、春只、狗母、虱目魚、白帶魚、烏仔魚、海鰻、烏賊、鱸魚、草魚、鰱魚、吳郭魚、紅目鱸、金線魚、煙仔魚、力魚、龍尖、過魚、小蝦、砂蝦、蛤及鯽魚等。

(三)下等鮮魚 主要消費對象為低收入家庭，或是加工業者。品質差，魚貨價格也很低廉，包括的魚種較少，計有：海鯰、鮰魚、皮刀、沙條、鰱魚、花飛、魴魚及其他下雜魚等。

需要說明的是，同一魚種的價格，捕獲的魚較養殖的魚為高。另外，黃花魚盛產東港，多運銷北部，成為上等鮮魚。北部盛產的黑喉，屬中等鮮魚，則多運銷東港，可得較高售價。而各地民衆的消費癖好亦不一致，在北部過去很少食用虱目魚、土托魚、鱮魚，現今因大量的南部人移來，所以這些魚亦有固定的消費量。而且，外省籍的新住民教喜食用黃花魚、白鯧，本省籍的人較喜食用白帶魚、盤仔魚。

魚體捕獲之後，會因微生物的變化產生腐敗，這些微生物包括了細菌、酵母菌、黴菌等。台灣地處亞熱帶，高溫、多濕的條件，更使腐敗加速。降低了魚體的營養價值，使魚變得不堪食用，甚至食用後產生危險。

過去本省無專事運送魚貨的冷凍船，而各地魚市場冷藏設備亦不完備，且無冷藏的裝載魚貨卡車，因此魚貨在鮮度上維持不易，損耗無從避免。魚貨在無冷藏的情況下，經過4、5小時或一個晚上的放置，將使鮮度大為低落，價格下跌。

鮮魚供過於求時，價格下跌，供給量少時，價格上揚，這是一般的價格變動概念。有些魚(如鮪魚)的價格與這原理相符，但有些魚卻並非如此。例如夏季的旗魚因品質不佳，雖然量少，價格反而跌落，而民衆亦可改食他種魚來代替。又有些魚的價格並不隨產量多寡，而作大幅的變動，如赤鯮。這是因為台灣習俗每逢拜拜的時候，以紅魚敬神最為適宜。一般消費者對此魚需求殷切，而商販亦了解個中道理

，雖魚貨充足，亦不願削價求售。

二、魚脯及熟魚

根據莊福典(1971)的研究，魚脯及熟魚的消費狀況如下：

(一) 魚脯是一種半乾品，不耐久藏，通常以鱸仔魚為原料。1970年，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年魚脯之消費量為 0.48公斤。就支出額來說，佔每人年支用水產加工品總值的 12%。各地區之消費量，以漁業生產地區最多，每人年消費1.03公斤，次為鄉村地區0.67公斤，再次為城鎮地區0.33公斤，都市地區最少，平均每人每年消費0.13公斤。

(二) 熟魚通常以臭肉鰻、四破、目孔、青鱗、小鯖魚為原料，其加工程序與魚脯大致相同，但不施乾燥。1970年，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年熟魚之消費量為0.99公斤。就支出額來說，佔每人年支用水產加工品總值的13.15%。各地區之消費量，以漁業生產地區最多，平均每人每年消費5.55公斤，其次為都市地區1.15公斤，再次為城鎮地區1.00公斤，鄉村地區最少，平均每人每年僅消費0.29公斤。

而各類熟魚之消費量中，以四破魚之消費量最多，佔每人每年熟魚總消費量之64.25%。

從魚貨的消費來看，金山地區雖生產赤鯮，但因價格高昂多運至台北市區、基隆市區消費。金山地區亦生產魚脯，除供當地食用外，還擔至陽明山區販售，台北市區則需求較少。至於熟魚，因為擔運較為不便，亦是以金山地區生產並食用為多。

第 三 章 牛

第一節、牛的性狀

陽明山牧場曾經放牧水牛與赤牛。主要是水牛，赤牛較少。赤牛是俗稱，包括了神戶牛、和牛、黃牛、赤牛。以下所言，是以水牛為代表。

撥開牛唇，可以看見下顎有一顆顆大如錢幣的牙齒，上顎卻一顆牙齒也沒有。這樣如何吃草呢？原來，牛是用下齒與上顎將草旋轉扯斷，吞下後儲藏於胃中，有空時再吐出來嚼。小牛兩歲時，乳齒還沒掉，也未穿鼻。乳齒要到三歲才換兩顆成齒，此後每年換兩顆，藉著齒數可判定牛的年齡(表3-1)。

表3-1 牛的齒式：

上顎	0	0	3	3
下顎	3'	1'	2-3'	3'
齒別	門齒	犬齒	前臼齒	大臼齒

小牛至三、四歲才穿鼻，穿鼻之後，不僅易牽，也使牛的野性收斂不少。初次穿鼻時會流血，且須以鐵絲或鐵環圈住，否則洞仍會癒合。久而久之，洞已經撐大，即便將環拿掉，也不太會再癒合。仔細觀察牛的身體，可看到旋毛（正旋或逆旋），這是辨認牛隻的方法之一，因為每隻牛的旋毛分布都不一樣(圖 3-1)。再看腳蹄，每腳有四趾，中央兩趾有硬蹄，約拳頭大，通常生長在山上的牛，腳蹄的前端



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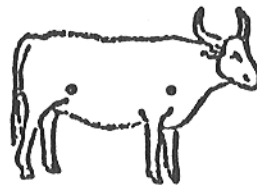
虎頭旋



眼鏡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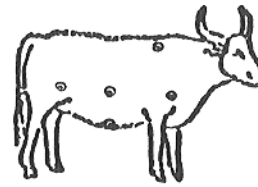
棺材釘



正常



三脚桌



七星

圖3-1 牛隻毛旋分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較鈍而耐走。牛的背上常有些蚊蟲、牛蝨等，吸引鷺鷥停棲，對鳥來說，既可休息，又可吃蟲裹腹。

一、兩歲的小牛，牛角上沒有環紋；三、四歲的牛就開始有環紋了，稱「角花」；四、五歲左右所生的環紋間距較大，五、六歲以後間距就減小了。通常一年長出一個環紋，越老的牛看環紋來判斷年齡越準。牛角隨著年齡的增長有「退角」的現象。所謂「退角」，是指牛角上的花紋隨著生長不斷往尖端推移，漸趨模糊的情形。牛可活到32歲，甚至還有36、38歲的老牛呢。小牛如果在牧場出生，因為沒見過人，野性較強，大約一歲多就要用削尖的竹棒穿牛鼻，套上鐵環，如此才易就範。

以前每隻牛都有牛籍，就是牛的身分證，上面寫著牛主的名字，牛的特徵，另有牛隻轉讓與販賣的記錄。十多年前尚有牛籍，如今只有在士林區公所的檔案才能見到(圖 3-2)。

第二節 牛主

在大嶺牧場未開設以前，小孩子得負起看牛、放牛的責任，也因此很多小孩無法上學。通常一個小孩只看一頭牛，至多兩頭牛，一早便牽牛去吃草，八、九點時再牽去泡在池中，又去刈草並拿到池邊給牛吃，下午四、五點還得再刈一次草餵牛，直至六、七點才牽回牛棚，但還得再餵一次，這樣一天下來孩子們什麼事也不能做。公營牧場設立後，實施代養的制度，小孩子便不用花那麼多時間看牛，而可以去讀書或做其他的事。農民也不用擔憂自己的牛去偷吃別人的稻穗、蕃薯葉等農作物，因為牛若偷吃農作物，牛主不僅挨罵還要賠錢。

[illegible]

資料來源：士林區公所，1994.

第三節 牛販

陽明山牧場開設以來，匯集了四方的牛隻來此寄養，而牛隻的最初來源與最後去向，都得經由牛販的仲介。

陽明山地區的牛隻來源(主要為水牛)，大致分為沿海與內陸二類：沿海地區，如金山、石門、萬里、三芝等地，土地較貧瘠，冬季東北季風盛行，牛隻長得並不好，然而一旦將其賣到陽明山地區，氣候較溫和，牛隻很快便長得又肥又壯，農民喜歡買這種牛，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內陸地區，如內湖、雙溪一帶，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牧草茂盛，牛隻長得一付健康寶寶的模樣，也是農民所鍾情的另一個典型。此外，亦有宜蘭、羅東等地的牛隻來源，但是數量較少。

金山的牛販除了將牛隻銷往陽明山地區(包括竹子湖、山仔后)外，尚輸往士林、五股、蘆洲、三芝、泰山、林口、松山、南港、竹圍、北新莊、板橋、樹林、新莊、新店等地，幾乎除了內湖、雙溪外(該地生產牛隻)，遍布台北盆地四周。

令人相當好奇的是，當時資訊並不發達，更無電話、傳真等通訊設備，如何知道何處有牛隻要賣？何處需要買牛、換牛呢？原來是藉著親朋好友的閒話家常，聯絡各村間的一舉一動，牛販依靠這類的馬路消息互通有無，了解牛隻的需求。

金山與陽明山間的牛隻買賣，與魚路亦有關係，但牽牛不比擔魚，牛可是有脾氣的動物。就沿海地區牛隻而論，靠近金山、石門、萬里一帶的牛隻，取道大嶺，經山仔后往士林一帶販售。但牛怕熱，脾氣較拗的牛，一旦日頭出來，又要爬上陡坡，打死也不肯走，牛販為免麻煩，往往趕夜路。深夜自金山出發，清晨正好抵達大嶺，此後均

是下坡路，就輕鬆多了。至於靠近三芝、淡水的牛隻，則沿海岸而行，不再繞經大嶺。從三芝、淡水經關渡，再往三重、蘆洲，這時牛販要牽牛過淡水河，又是一大挑戰。早期的渡船較小，一次只能牽一頭牛渡河，牛販通常將繩索繫在船頭，而牛在船的一側游泳渡河。若牛隻較多，必須輪番上陣，一次牽一頭，渡河後將牛綁在對岸，再回頭牽第二頭，頗為麻煩。有時碰到較活潑的牛，甚至游得比船還快，拉著船走，這倒不錯，省時省力。但有時牛隻不肯游動，載沉載浮，令人緊張萬分，以為快溺水淹死了。為避免牛隻掙扎，用力過猛，拉斷鼻膜，牛販往往會先將繩索改繫在牛角上，牛角向內迴彎，無脫落之虞(圖 3-3, 3-4)。

經由牛販敘述，牛隻變得生動又有趣，但是渡河一次，牛隻得花費二倍於人的價錢（雖然牠並未真的“坐”船）。

到後來，渡船愈來愈大，可以一次牽數頭牛渡河，只不過這時繩索是綁在船身的二側(圖 3-5)。如今，再也看不見牽牛渡河的景象了。

牛販通常一人牽一頭，或二人牽三頭，(人、牛互相間隔)(圖3-6)。較老練的牛販，才能夠一次應付二頭牛。將老牛或脾氣較好的牛排在前端，小牛或脾氣壞的牛在後跟著，這樣行進較為順利。別看牛隻反應遲鈍，牠不僅認路能力強、視力也極佳。夜間行走或起霧時，以牛先行是較安全的作法，走累了，牛販會拉著牛尾走，趁機打打盹，補充一下體力。

有時牛主將牛隻賣給牛販，但牛仍寄養於大嶺牧場，要由牧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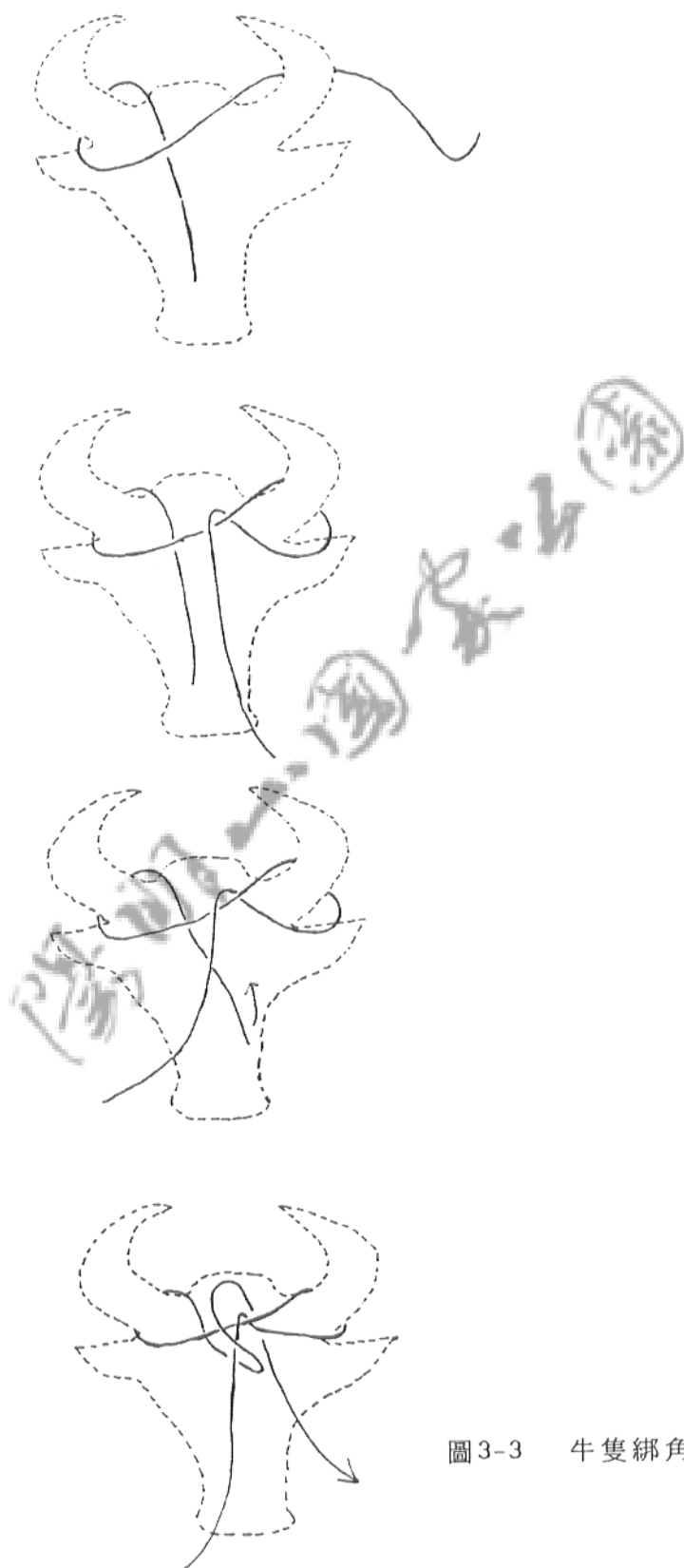


圖3-3 牛隻綁角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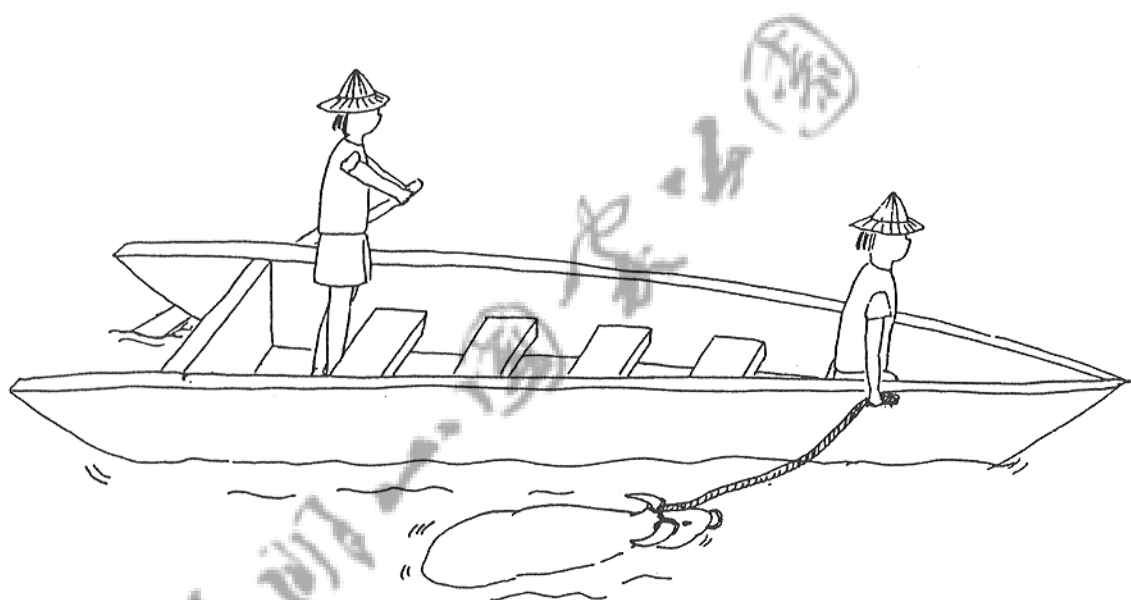


圖 3-4 牽牛渡河圖(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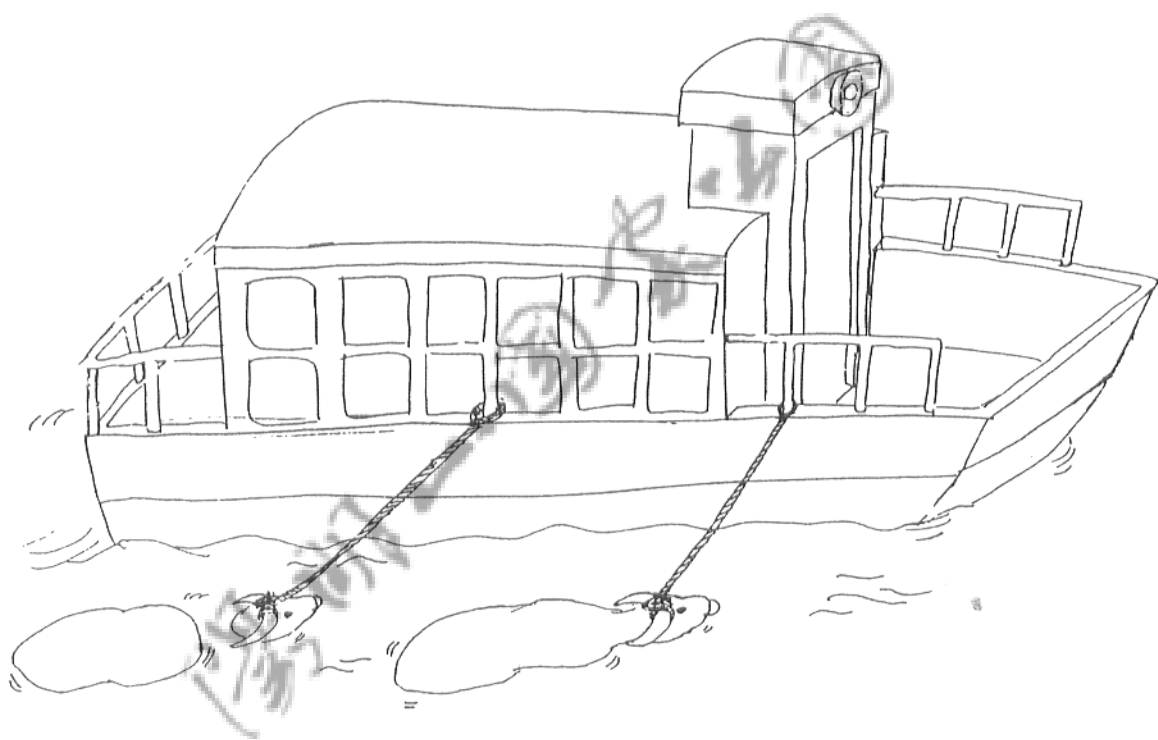


圖3-5 牽牛渡河圖(晚期)



圖3-6 牽牛示意圖

帶牛主、牛販去抓牛。一般而言，牧牛人將繩子紮成套索(圖 3-7)，然後將套索圈住牛角，再將牛嘴纏緊便可制住牛隻(圖 3-8)。寄養太久的牛，野性大，則需設陷阱捕捉。在小路設下套頭繩圈，牛被套住後，再穿上鼻環即可。這種方法需多設幾個繩圈於各出入口，才有辦法抓到牛隻(圖 3-9)。另外，尚有一種套足捕牛的方法，在前後有石塊而中間平坦的土地，利用枝條的彈性固定圈套，圈套系鋼索製成，這是捕捉野性較大的牛隻才用，捉到的牛隻非死即傷，極具暴力性(圖 3-10)。

販牛的時節與農事作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通常農曆六月最盛(約二期稻作前)，因為接下來的日子，農事較忙，需倚賴牛隻犁田。此時牛隻長得較佳(與冬天比較)，可賣得較好的價錢。

牛隻交易情形亦頗特別。牛販將牛隻買來，先暫養家中，故多存有六、七頭牛，等著買主來挑選。一旦知道何人要買牛，牛販也會牽著三、四歲(已斷奶)、年輕力壯的小牛與買主交換十多歲的老牛。牛主會貼點錢以為酬勞，較特別的是，當時的人重信用，往往會讓買主試用幾天，滿意後才算成交。牽回的老牛又該如何？除了賣給貧苦人家，便只有送往屠宰場了。牛販從牛主與屠宰場賺取二分收入，生活倒也不錯。

至於怎樣的牛，才算是好牛呢？就牛販的經驗而言，看蹄形即知，尖蹄的牛較善於行走，不會因長途跋涉而受傷(稱為壞腳路)。若是壞腳路的牛，根本不能耕田，只好忍痛送往屠宰場，別無選擇。與牛隻和平共處，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牛販便是經營牛隻交易而深諳牛性的一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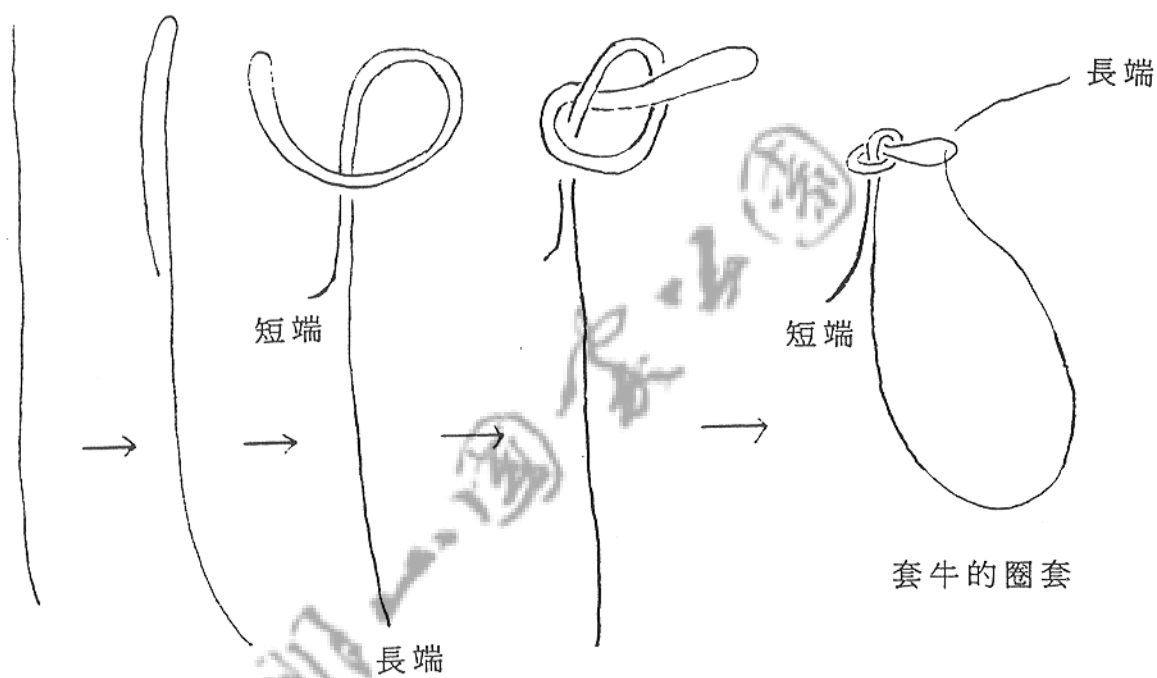


圖3-7 套索基本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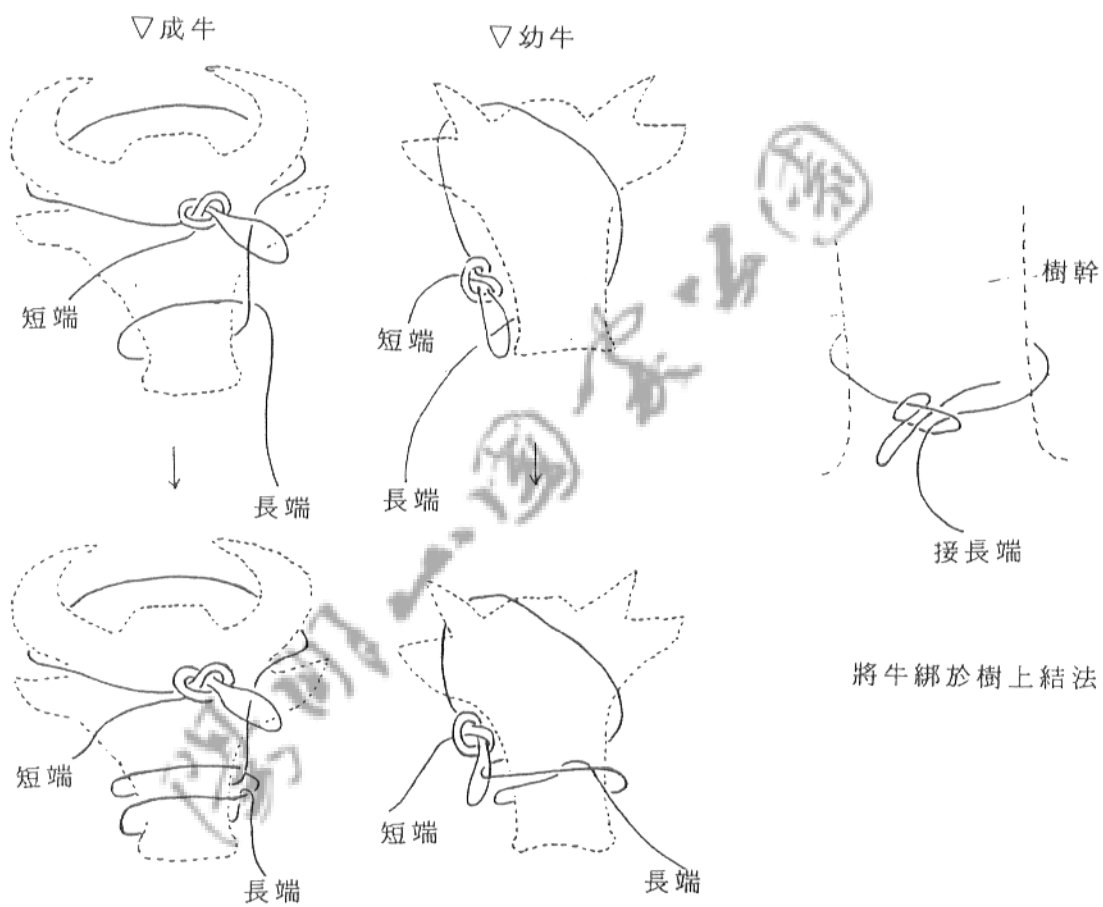


圖3-8 捕牛纏勒繩法示意圖



圖3-9 套頭捕牛法

1. 較直的小道
2. 算好牛高，通常離地
約2~3尺
3. 套圈為麻繩製成
4. 配合人驅趕活捉牛隻
多用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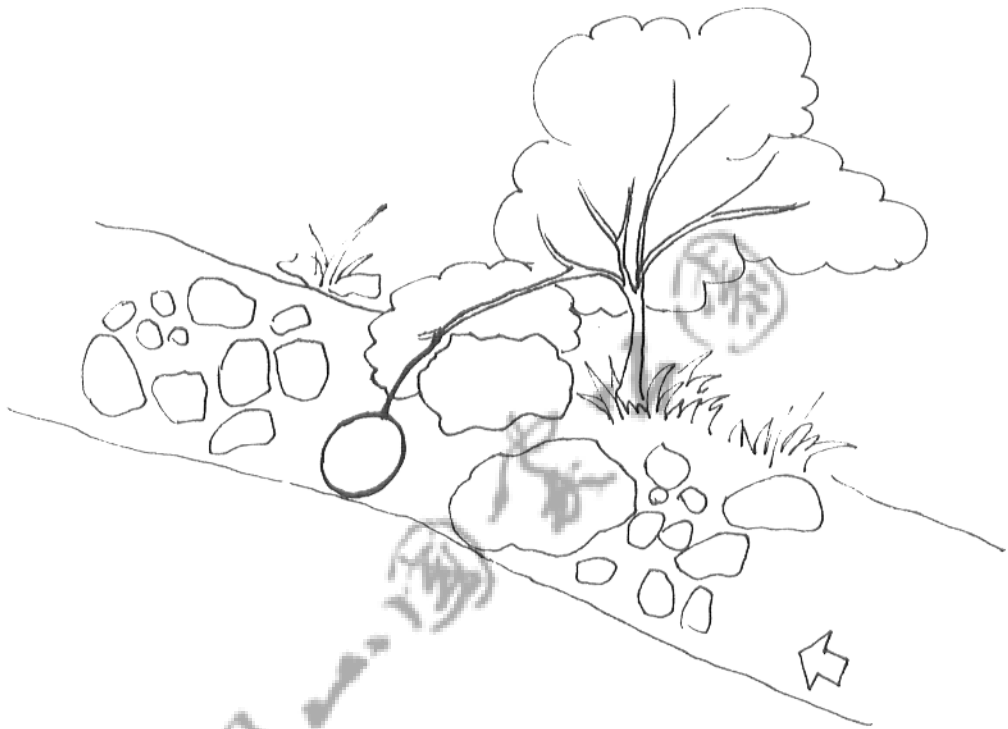


圖3-10 套足捕牛法

1. 前後有石塊中間平坦的土地
2. 利用枝條的彈性固定圈套
3. 圈套為鋼索所製成
4. 不需人驅趕，捉到的牛隻非死即傷，比較暴力

第四節、牧場與牧牛人

未設公營牧場之前，私人代為看顧耕牛，稱「看小稠仔」。昭和九年（1934），公營的大嶺牧場設立之後，領薪水的牧牛人，稱「看大稠仔」。一名看小稠仔的牧牛人約可看顧七、八隻牛，每月每隻牛的費用約兩、三元。牛會四處亂跑，有時寄養在山豬湖卻跑到死礮仔坪，這時便要去找，然後牽著牛從魚路古道，翻過大嶺回來。

看小稠仔是有勢力範圍的，山豬湖附近為何仔赤與潘阿風，後山是何清山，礮嘴山是吳蕃薯與其父親，紗帽山附近亦有。

公營牧場設立後，原先看小稠仔的牧牛人大部份轉為看大稠仔，但每月薪水才18元，還不夠生活。日治時期，寄養的牛多從臺北來，最遠有自桃園來的。牛隻最多時，一個看大稠仔的牧牛人要看顧三百頭牛，當時的牛稠今日都還在。

大嶺牧場與魚路古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尤其第一牧場（擎天崗）正位於魚路古道的中點，可見牧場的活動頗值探討。大嶺牧場隸屬台北州農會管理，大東亞戰爭期間及終戰後曾經中斷，直到民國42年始恢復經營，分別交由陽明山農會及萬里鄉農會掌理（表3-2）。

表3-2 大嶺牧場變遷

日治時期		終戰後	
大嶺牧場	第一牧場	陽明山牧場 (陽明山農會)	
	第三牧場		
	第二牧場	大嶺牧場 (萬里鄉農會)	

大嶺牧場在戰前的巔峰時期占地兩千餘甲，放牧牛隻一千六百頭，可謂盛況空前。

當時大嶺牧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牧場辦事處位於擎天崗，包括山豬湖至七股一帶的山坡；第二牧場辦事處位於鹿崛坪，包括磺嘴山、大坪、嵌脚等地，目前已廢除，但尚有私人放牧的行爲；第三牧場辦事處位於內湖與內雙溪交會的風櫃嘴，包括雙溪、東湖國小一帶。第一牧場以東安湖到坪頂的一條牛埕與第三牧場分界。第一牧場又以聖公媽附近的土埕與第二牧場分界(圖3-11)。

大嶺牧場全盛時期，編制有十一個人，主任一名，牧牛人十名，第一牧場配有5～6人，而第二、第三牧場則各有2～3人。主任綜攬行政，而牧牛人負責牛隻之照顧與保管工作。

每年四月開始寄牛，牧牛人將牛隻一一登錄後，有些牛主會一同將牛隻牽去牧場；到了退場時，若找不到牛隻，牛主也會和牧牛人一同在牧場內尋找，曾經發生過爲了尋覓一頭野性較大的牛，花了十幾天才找到的情形。

在牛隻留在牧場的這段時期，牧牛人早上到了牧場便四處巡視，看看牛埕、牛舍、牛欄等設施是否破損，是否需要修補，若有損壞就要馬上修復。到了中午正熱的時後，牛隻多集中在牧場內的幾個水池裡，牧牛人便趁此機會清點牛隻。若有牛隻逃跑或遺失，牧牛人要擔負部分的賠償責任，因此熟悉並掌握牛隻在牧場的行蹤是很重要的。下午，牧牛人會再一次巡視牧場。當寄養的牛隻在冬天全數退場後，牧牛人便在此時，徹底整修牧場。但仍有幾隻屬於農會飼養的牛留著，牧牛人便要每天將這些特定的牛隻放出活動，到了傍晚又要把牠們

牽回牛舍，以免風寒受凍。

由於早期資料流失，目前僅有民國 56 年台北市改制後的資料較為齊全，這裡便以民國 56 年為範例，來分析陽明山牧場的經營概況。

一、牛隻數量的變化

(一)從56~76年牛隻放牧數量變化來看，可以發現下降的趨勢(圖 3-12)，在56~57年尚有400 頭以上的記錄；到了58~65年的八年間則降至 400 ~300 頭之間；66~68年的三年間又降至 300 ~ 200 頭之間； 69 ~ 72 年的四年間尚維持平穩，約 200 ~ 100頭， 73 年之後降至 100 頭以下。其中62年的資料有誤，因此不予採納。這個數量變化圖是以每年度牧場進場旬報的原始資料為依據。

(二)牛隻寄養每年分兩季，第一季是在4/1 ~7/20，第二季是在8/1 ~11/30。第一季從四月一日開始，即有牛隻進場，到了五月上旬，牧場牛隻數量達於最高峰，歷時約40天，此後的二個多月期間陸續有牛隻退場，尤以七月初退場數量最多。七月底第二季開始，於40天內完成進場，牛隻數量於九月初達於最高峰，此後二個月期間牛隻陸續退場，到了十一月底完全退出。一、二季之間，牛隻並未完全退場，尚有部分牛隻留在牧場。由第一、第三牧場之比較，可以清楚看出第一牧場之規模大於第三牧場(圖3-13)。一般而言，第一季的牛隻數量會多於第二季，但是56年的第三牧場並非如此，原因是年中的時候政府公布獎勵飼養耕牛的辦法，第三牧場原本牛隻數量較少，故產生較大之變化(圖3-14)。通常在第一季時，因為山下溫度較高，平地的牛隻較早完成犁田的工作，故較早進入牧場；又因為山下溫度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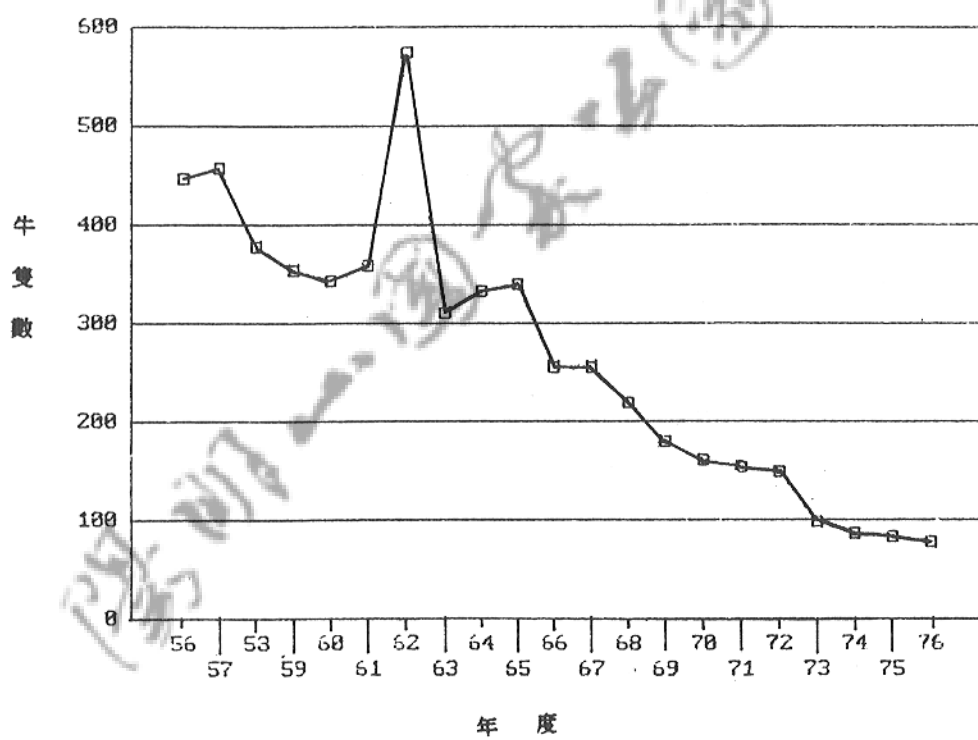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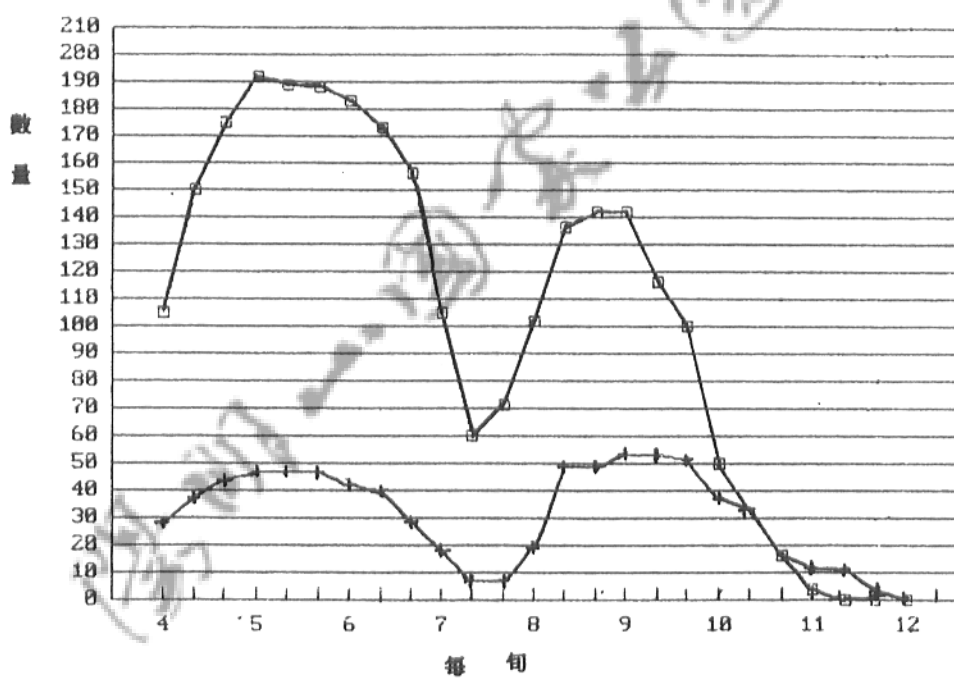


圖3-12 民國五十六年至七十六年牛隻數量變化



□ 第一牧場牛隻數 + 第三牧場牛隻數

圖3-13 五十六年度陽明山牧場牛隻放牧數量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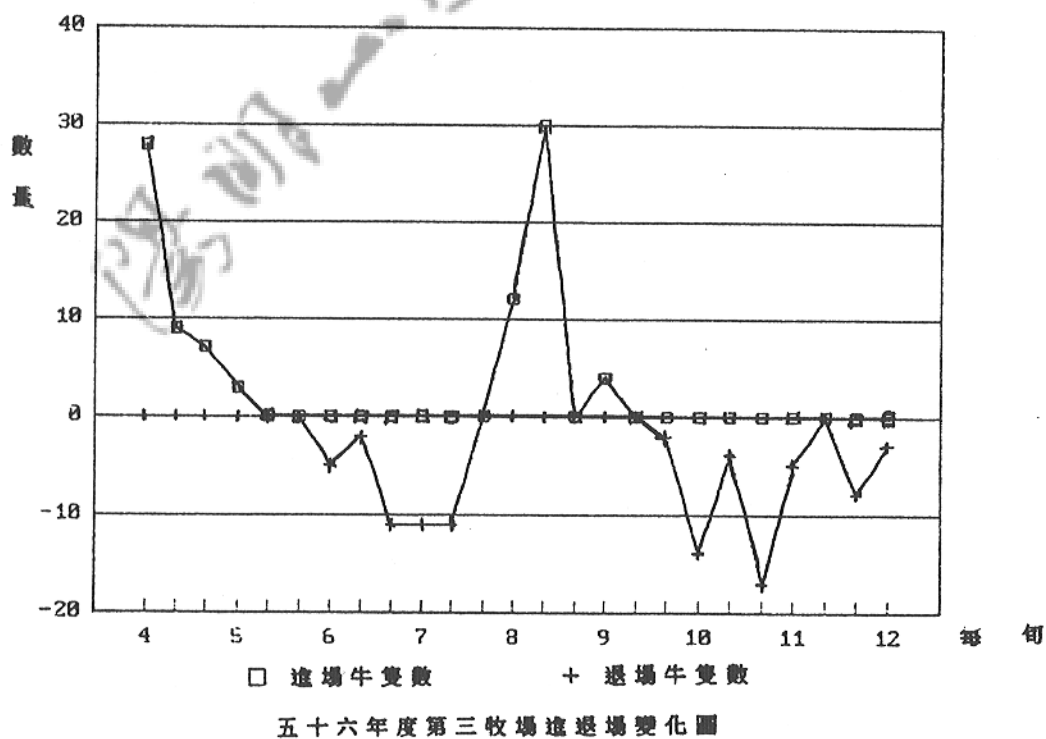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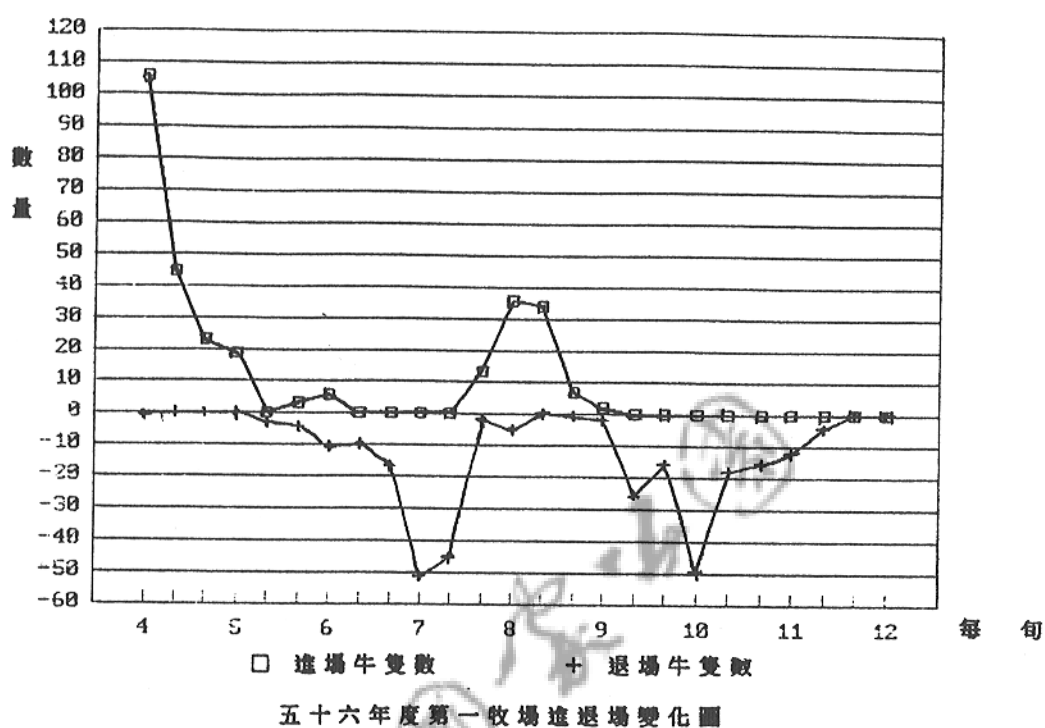


圖3-14 五十六年度陽明山牧場進退場數量

太熱，較晚開始耕作，因而平地的牛隻較晚離開牧場。第二季時，因冬天山下可食用的草料不足，所以平地的牛隻亦較晚離開牧場。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四月初的數值是山下的牛隻進場所造成，其後才是陽明山區的牛隻進場；最先退場的是陽明山區的牛隻，而平地的牛隻多在七月後才領回，到了八月初又馬上送到牧場，有些牛隻甚至在牧場渡過夏季。但陽明山區的牛則早於七月底便送至牧場(表3-3)。

表3-3 牛隻在牧場停留月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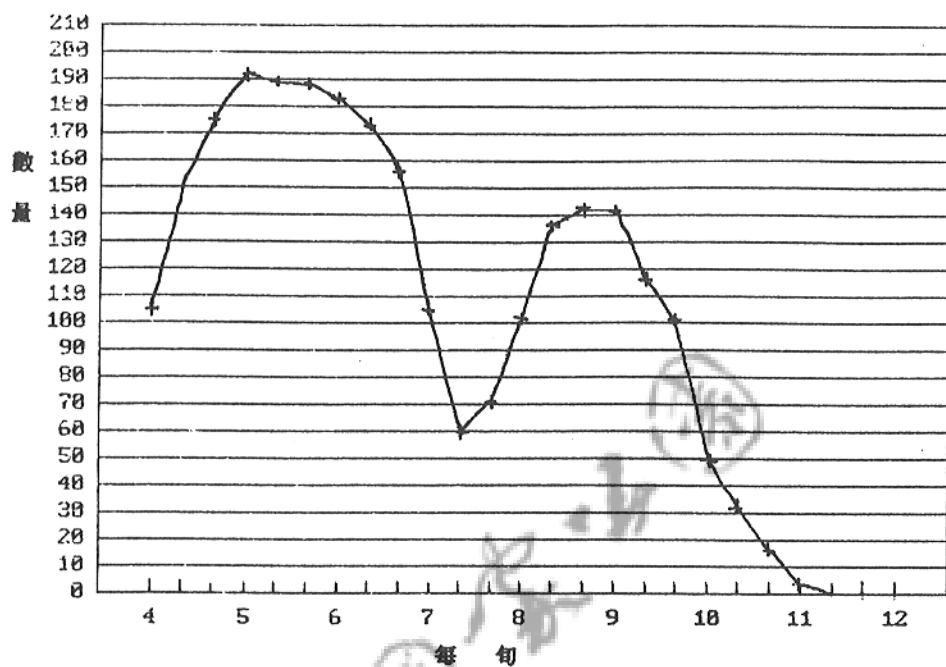
季 別	第一季				第二季			
月 份	4	5	6	7	8	9	10	11
陽明山區牛隻								
平地牛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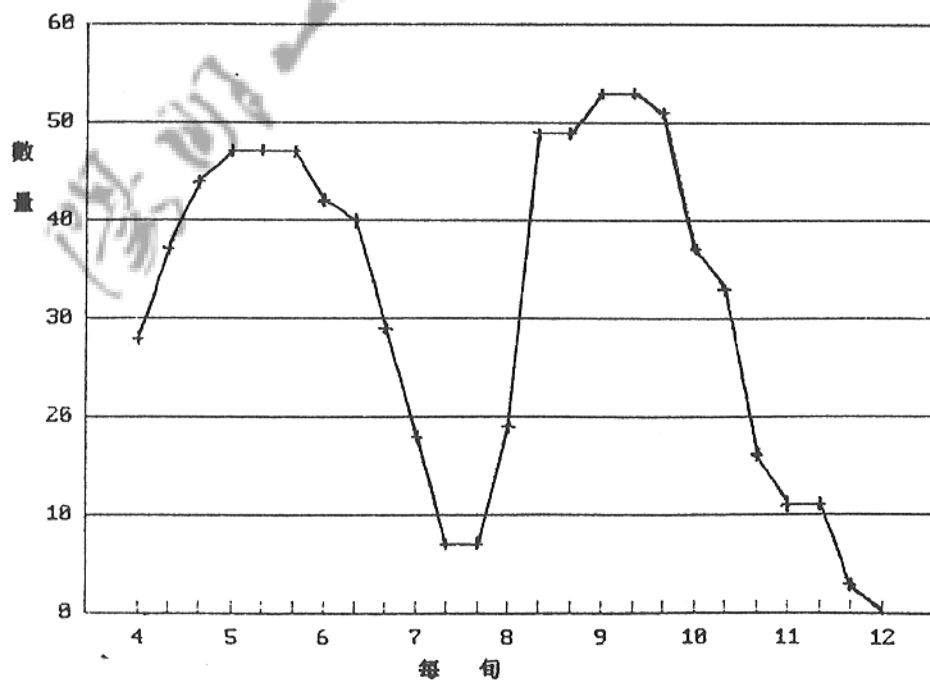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放牧牛隻的數量並非同時活躍在牧場上牛隻的總數，而是兩次進場時登錄的數目合計得來(圖3-15)。

二、牛隻來源

牛隻來源地區的牛隻數量都在下降，其間比例只是衰退的幅度大小而已(圖3-16)。至於近五年來的特色是養牛戶少，但每戶畜養量大，牛隻變成少數幾戶人家所有，因此，牛隻來源地區和牧場的比較便失去意義了。至於第三牧場向來以雙溪、汐止和內湖為主，不過牛隻數量更少，統計上的意義不大。第一牧場的牛隻以北投、士林、金山為主，北投的牛隻一向最多，直到七十八年才落於士林之後(圖3-17)



五十六年度陽明山第一牧場牛隻放牧變化圖



五十六年度陽明山第三牧場牛隻放牧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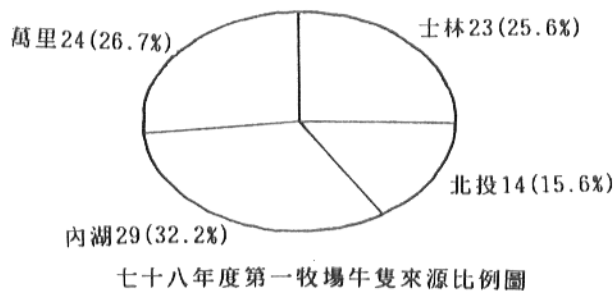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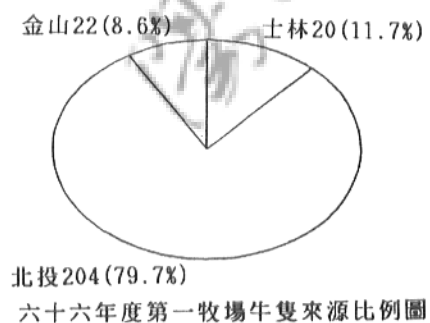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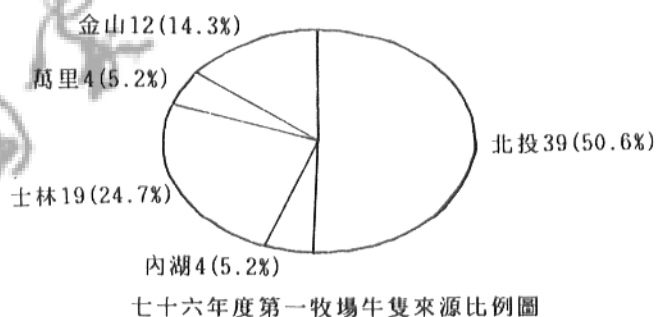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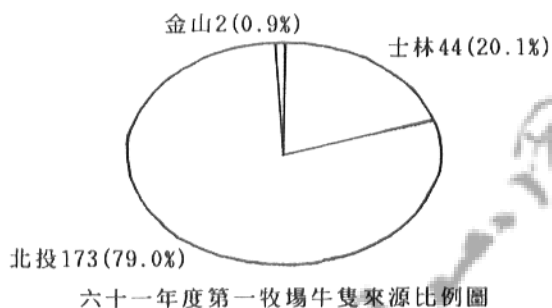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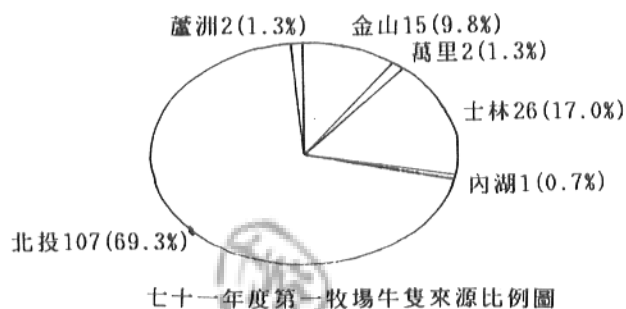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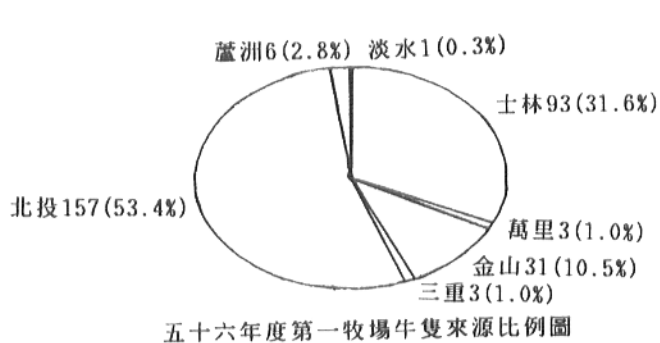


圖3-16 各年度陽明山牧場牛隻來源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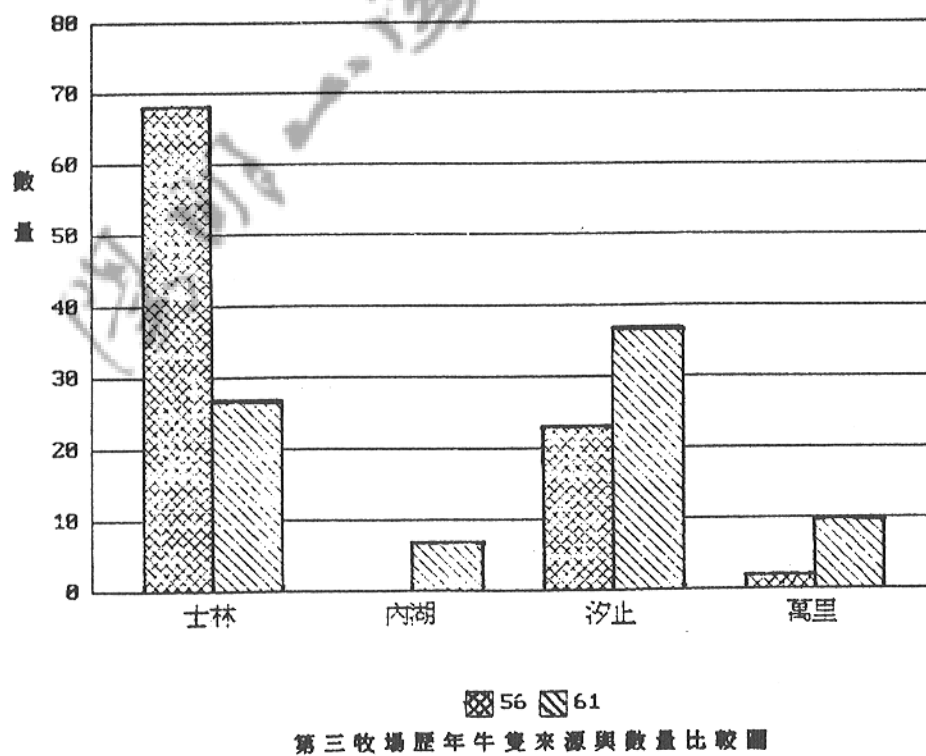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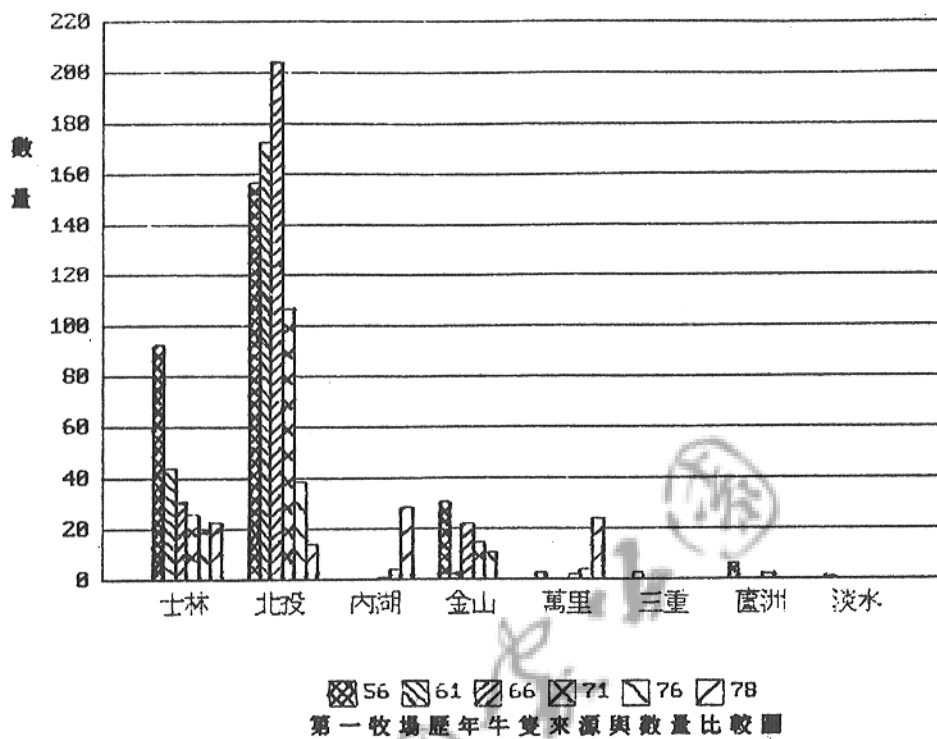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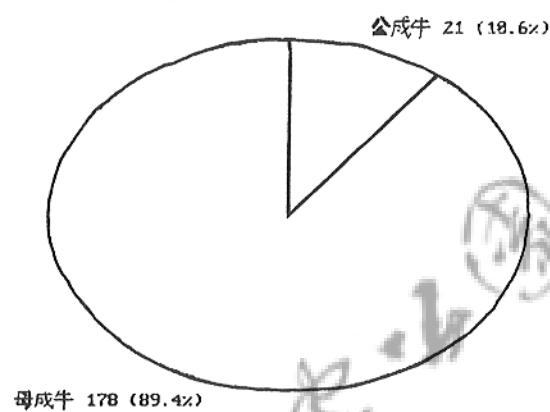
圖3-17 陽明山牧場歷年牛隻來源及數量比較

。關於牛隻的來源除了地緣關係之外，另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便是牧牛人的人際關係，牛主常將牛隻送去熟識的牧牛人所在的牧場，這是在統計上無法看出的特殊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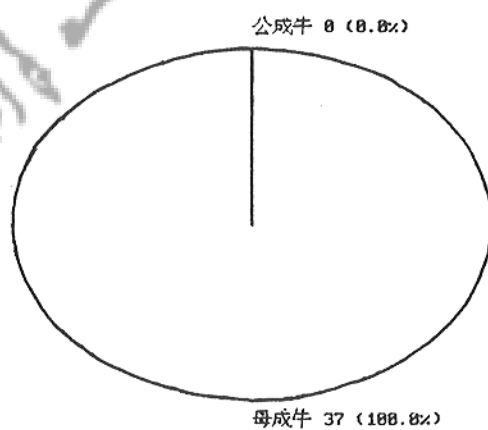
三、公牛與母牛的比例

此外，牧場的公牛、母牛的比例非常懸殊(圖3-18)。牧場的牛隻多為母牛，這是多種因素造成。北部地區的農家多養母牛，一旦生產小公牛，均會送到南部拍賣，因為公牛較高價，若作為種牛則有更大的經濟效益，再加上北部山區土質鬆軟，以母牛耕作即可，不需用力較大的公牛。而且，一般農家常將公牛養在家裡，妥為照顧，較少牽來牧場寄養。多方因素的配合，造成此項結果。

時至今日，送往陽明山牧場寄養的牛隻都已是「閒牛」，很少從事耕作了。寄養時也不再區分第一季、第二季，幾乎都是從四月寄養至十一月才領回，過去的寄養制度已大為改變。



五十六年度第一牧場公母成牛比例圖



七十六年度第一牧場公母成牛比例圖

圖3-18 第一牧場公母牛比例

第四章 茶

第一節 茶的沿革

大正5年(1916)，鈴木三彥對台北廳的茶葉沿革，進行調查。以下，就有關陽明山區的部分加以摘錄。

「(1) 士林支廳

距今四十八年前(約1868年)，現居士林街的邱益山，他的佃農葉庇祐在坪頂(今平等里)地方從桃園廳大嵙崁(烏塗窟)，引入茶苗，開了先機。之後，公館地庄在二十年前(約1896年)，又把坪頂的茶苗移植過來。當時茶苗的價格是：一圓可買二十四、五株，製茶的費用是每一百斤四十圓，現在則降低到十五、六圓左右。

(2) 淡水支廳

小坪頂是台北廳另一處擁有久遠歷史的茶區。當地一位七十二高齡老先生說：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有茶樹了。據此，可以了解茶樹栽植的久遠。而水規頭庄、北新庄仔庄、土地公埔庄等地開始種植茶樹，是在距今四十四、五年前(約1872年)，由張和尚等五、六人，共同自小坪頂移來種子，加以播種繁殖。其後，他們又從屈尺、南港、水返脚及士林支廳的嘎嘮別庄等地，購買了烏龍種的茶苗，移植於本地。但由於茶苗的生長情況不良，所以繁殖的工作只能依賴種子。當時，種子的價格是一斗六十錢左右，而茶苗的價格則是一百棵四圓左右。

(3) 金包里支廳

距今五十年前（約1866年），一名叫柳肩的人，由錫口支廳購買了茶苗。而後，在下中股庄、頂中股庄種植了大約一萬棵，此乃該地種植茶樹之嚆矢。當時母樹十株的價格是一圓，而運費亦同樣需一圓。現今的茶樹均是從那時繁殖而來，茶苗價格年年下降，目前一圓可買四十八棵或四十五棵左右。」

至於其他有關本島茶葉沿革的情形，可參考〈台灣茶葉一斑〉（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這本書。

第二節 茶苗、成品、茶季

通常在市面上聽到所謂的包種茶、烏龍茶，嚴格說來已是茶的成品。至於青心烏龍，青心大有等，則是茶苗名稱（圖4-1, 4-2）。同一茶苗用不同的處理方法則製成不同的成品：綠茶是完全不發酵的茶；包種是發酵三、四分的茶；烏龍則發酵七、八分，紅茶是完全發酵，所以茶汁呈紅色，故名紅茶。雖說同一茶苗可製成不同成品，但各種茶苗有其最佳製品：青心大有，葉身長，葉緣內捲，適合做烏龍茶，尤以二葉一心的嫩葉為上品。青心烏龍，又稱種仔，顧名思義，此為作包種茶最佳茶苗，葉片特色為平、薄，採葉時不必嚴格遵守二葉一心，待新葉平展開來，所製成的茶反而更香，有時一枝三、四葉也無所謂。竹葉烏和青心烏龍相似，葉色偏黑，能適應貧瘠的土壤，是較差的品系，適合作包種茶。大葉烏龍較青心烏龍的葉片大，色深青，適合作烏龍茶、紅茶。硬枝紅心的葉身較寬，葉片有不同的顏色，老葉黑，嫩葉紅，心芽白，適合烏龍茶、紅茶的焙製（表4-1）。

接下來，敘述臺灣一般茶農年中行事概況（表4-2）。



圖4-1 茶苗品種型態(一)

資料來源：藤江勝太郎，1896.



圖4-2 茶苗品種型態(二)

資料來源：藤江勝太郎，1896.

表 4-1 茶苗品種與最適製品

製 品	綠 茶	包 種	烏 龍	紅 茶
品 種	←——竹葉烏——→ ←——青心烏龍——→ 青心大有 ←——大葉烏龍——→ ←——硬枝紅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2 臺灣茶家年中行事表

月 七 製 取 摘 夏 造 木 葉 茶	月 一 取 移 深 木 植 耕
月 八 秋 製 摘 中 夏 中 茶 造 葉 耕 茶 旬 ヨリ	月 二 移 取 深 植 木 耕
月 九 製 摘 中 秋 造 葉 耕 茶	月 三 摘 製 器 中 移 取 ヨリ 早 春 具 修 耕 植 木 キ 茶 葉 築 耕 植 木 所 ハ 上 手 旬
月 十 冬 製 摘 下 秋 下 茶 造 葉 造 茶 旬 ヨリ	月 四 製 摘 取 中 春 造 葉 木 耕 茶
月 一十 製 製 摘 中 冬 茶 造 葉 造 茶 移 丁 旬 ヨリ	月 五 夏 製 摘 取 中 春 中 茶 造 葉 木 造 茶 旬 ヨリ
月 二十 取 移 深 木 植 耕	月 六 取 製 摘 中 夏 木 造 葉 耕 刈 茶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

茶的採收可分四期：農曆四月一日開始，約有28～35天的採收期，此為第一期，稱為春茶，若將之製作包種茶，風味特佳，所以包種春茶乃是春茶中的上品。第二期為夏茶，製烏龍茶最佳，尤其端午前後，此時硬枝紅心的葉片易被一種稱為煙仔的小蟲(浮塵子)吸咬，但並不會破壞葉面的完整，這種茶苗製出的茶別有一番特殊風味，稱為煙仔茶或叫凸風茶，在市面上算是高價位的茶，也稱「頭水夏」。第三期為秋茶，始於白露過後，有60天的採收期。至於冬茶，由於冬天氣溫太低，不易發新芽，故產量少。

這裡以昭和十一年(1936)台北州茶苗品種栽培面積為例(表4-3)，石門庄與金山庄多栽優良品種，而士林庄、北投庄、淡水庄則多其他品種，也就是俗稱的“蔴茶仔”。

表4-3 昭和十一年台北州茶苗品種栽培面積(單位：甲)

庄別	青心烏龍	青心大有	大葉烏龍	硬枝紅心	其 他	總 計	優良品種百分比
士林	18	—	1	14	91	124	26.6%
北投	5	—	2	3	76	86	11.6%
淡水	13	7	2	81	523.9	626.9	16.4%
石門	78	16	43	724	65	926	92.9%
金山	42	15	36	367	12	472	97.4%

資料來源：台北州勸業課，1939。

第三節 茶園分布

陽明山區的茶業如今已趨沒落，昔日大片茶園早已荒廢，對於過去輝煌的歷史，僅能由日治時期茶業公司的分布(圖4-3)與茶葉公司

名錄(表4-4)，藉以揣想舊日的盛況。其中，北海岸的茶園多分布在尖仔鹿、坪林、阿里磅、草埔尾、半嶺（金山安樂園）附近，魚路古道沿途的茶園則有南勢湖、大孔尾、三重橋、七股、擎天崗、山豬湖、山仔后等地。

表4-4 昭和十四年台北州茶業公司名錄

編號	茶業公司	代 表 人	茶園面積(甲)	公司員額
(1)	紗帽山	柳下兼作	34.8	13
(23)	大尖山	吳 杉	72	18
(24)	金 山	賴 崇 壁	296	102
(25)	阿 里 磅	許 里	340	38
(26)	草 埔 尾	謝 泉	100	20
(27)	阿 里 芑	李 阿 水	50	5
(28)	石 門	江 文 通	302	50
(29)	老 梅	潘 迺 明	100	14
(30)	三 芝	盧 根 德	—	—
(31)	大 屯	李 君 子	50	5
(32)	後 坑 子	張 進	51	6
(33)	灰 子	陳 廷 堅	50	5
(34)	小 中 寮	陳 先 齊	100	10

資料來源：台北州勸業課，1939.

第四節 採茶與製茶

採茶時間多選擇在晴天 8~12點或午後2 ~3 點最佳。採茶工作多由女性擔任，將茶簍綁在腰上，或在腰上繫一塊黑色布巾，當作簡易茶簍，以方便作業。採茶的工人彼此對唱，增加不少樂趣。剛採下來還沒有經過處理的茶葉，通稱茶菜。茶菜採收後需馬上日晒，否則帶有濕氣的茶葉互相堆疊，不但容易有蚯蚓躲藏其內，而且製成的茶

有霉味。

茶葉經日晒之後，除紅茶之外，綠茶、包種、烏龍都要經過炒的過程。以前沒有機器，都要用手炒，而不是用鏟子炒，把上層的茶葉往下翻，然後推過去，再把下層的茶葉翻上來，手和鍋子之間始終隔著一層茶葉，所以不會被燙到，如果用鏟子炒的話，反而沒有手炒來的均勻。接下來包括紅茶在內都要經過揉捻的過程，因為揉捻需要很大的力氣，用手比較容易酸，力氣也不夠，所以揉捻是用腳操作。揉捻的方法是在地上放一個大盆子，釘上四根短樁固定，左腳把茶葉從左邊撥到中間，用力踩下去再往左推，右腳也是一樣。紅茶要揉捻一個多小時，其他的茶只要十至二十分鐘就好了。接下來的步驟，以紅茶較特別，要先切碎並拿去篩，得到比較小的碎屑，就像我們平常喝的紅茶一樣。最後所有的茶都要烘焙，烘焙時要用溫火，綠茶在半乾時要送去滾動，滾成一粒一粒的，其他的茶則一直烘到全乾，然後挑除粗枝就成了所謂的粗茶(表4-5)。

表4-5 各種粗茶的製造過程

種 類	日 晒	炒	揉 捻	篩	烘 焙	滾 動
綠 茶	✓	✓	✓	×	✓(半乾)	✓
包 種	✓	✓	✓	×	✓	×
烏 龍	✓	✓	✓	×	✓	×
紅 茶	✓(久)	×	✓(久)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昭和十一年台北州粗製茶產量爲例，石門庄居首，達546600斤，次爲淡水庄、金山庄、士林庄，北投庄居末，達21000斤(表4-6)。

表4-6 昭和十一年台北州粗製茶產量

庄別	栽培戶數	栽培面積(甲)	粗製茶(斤)
士林	106	124	38400
北投	90	93	21000
淡水	302	626	228270
石門	270	922	546600
金山	223	472	118550

資料來源：台北州勸業課，1939.

粗茶和精茶的分別在於粗茶中有一些茶梗、雜物沒有挑除，而且粗茶還要再經過幾次烘焙，才能製成精茶。粗茶也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胃不好的話，喝了會胃痛。通常台北的茶行買回粗茶，僱女工挑去枝梗，並由專門的師傅烘焙製成精茶。

茶本身是一種商品。從以前陽明山與淡水地區都種植許多蒔茶仔，蒔茶仔是用種子直播得來的實生苗，品質會改變。其他品質較好的茶苗則是無性繁殖得來的高壓苗，品質不會變易，較能保持原有的特性與風味。昭和九年，台北州曾舉辦優良茶品評會，名列前茅者皆是深坑、石門、三芝、金山的茶農，而淡水、士林、北投、三峽的茶農則敬陪末座(表4-7)。

表4-7 昭和九年台北州優良茶品評會成績表

茶製品	名次	業者	形狀(30)	色澤(20)	水色(20)	香味(30)	合計(100)	等級
烏龍茶	1	深坑茶業公司	30	19	18	28	95	特
	2	石門謝丁全	27	17	17	26	92	二
	15	石門許培松	27	17	18	25	87	三
	35	石門許永祿	26	17	18	20	81	褒
	129	淡水李君子	9	6	12	9	36	
	130	士林葉安	9	6	11	9	35	
紅 茶	1	三芝盧根德	28	19	19	26	92	二
	6	金山茶業組合	26	16	16	23	81	褒
	51	北投廖泉	11	8	11	10	40	
	52	三峽陳九英	9	7	12	10	38	

資料來源：台北州農會，1934。

蒔茶仔的品質比較差，泡出的茶水比較薄，比較不香，所以價格不如其他的茶，但農民為何不改種較高級的茶呢？一來是如果把蒔茶仔砍除改種品質較好的種仔茶的話，將有四年沒收成，農民無法承受這樣的損失，二來有些地區的土質較差，只有堅韌又耐貧瘠的蒔茶仔可以生長得好。另外，製烏龍、包種的茶苗採收時都是兩葉一心，頂多四、五葉一心，蒔茶仔卻可以像割草一般，直接用鐮刀砍，採下來的茶菜當然非常龐大，蒔茶仔是重量不重質的。但蒔茶仔並非一無是處，它的茶子較多，可以搾油。

有些人製茶的時候會屬假。製綠茶的時候因為要把綠茶滾成一粒一粒（珠茶），這時會屬入糯米粉進去合著滾動。因為糯米粉本身具黏性，可以讓綠茶變成小圓球，而且又可增加重量與光澤度，加上糯米粉吸水後呈茶色，外觀上看不出來，泡茶時加水稀釋也看不出來，的確很狡詐。用蒔茶仔製紅茶時，因為蒔茶仔泡出的茶水較薄，顏色也不夠紅，所以有些人就利用製糖時剩餘的殘物，如黑糖膏或糖渣

這種褐色的東西與蔣茶仔一起攪拌，這樣沖泡的時候，加深茶水的色澤。黑糖膏與糖渣的糖份很低，喝茶的時候嚐不出甜味，只看到深厚的紅色，似乎可以矇混耳目。其實茶販購買蔣茶仔所製的粗茶，主要是屬在各種高級茶中，增加份量。

陽明山區的茶業曾經興盛一時，可由茶寮的分佈得知(表4-8)。

表4-8 陽明山區的茶寮

地 區	茶 寮
擎天崗附近	石角仔寮 花條寮
三角窟仔底	細腳柚子寮
湖 底	水車寮
大厝地	金生寮
後 山	鹽館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採茶人把茶菜送到茶寮，製茶人就在裡面工作，茶寮等於是粗茶工廠的所在。擎天崗附近，昔日曾有石角寮、花條寮，三角窟仔底有細腳柚子寮，湖底有水車寮，大厝地有金生寮，後山有鹽館寮。每個茶寮各有自己的特色。水車寮，是利用水車代替腳做揉捻茶菜的工作，而有些茶寮的伙食比較好，有些茶寮的採茶姑娘比較多，於是就流傳「要吃就去花條寮，要嬈就去石角寮」這樣的俗諺。

現今陽明山區留有很多的相思樹林，這與茶業有著密切的關聯。相思樹種在茶園旁可以擋風，茶株長得比較好。炒茶時要用大火，這時燃以相思樹的枝條，但烘焙則用溫火，這時就燒相思樹所製成的木炭，因此相思樹由生到死都與茶不可分離。陽明山區相思樹林昔日亦供應了台北市區木炭之所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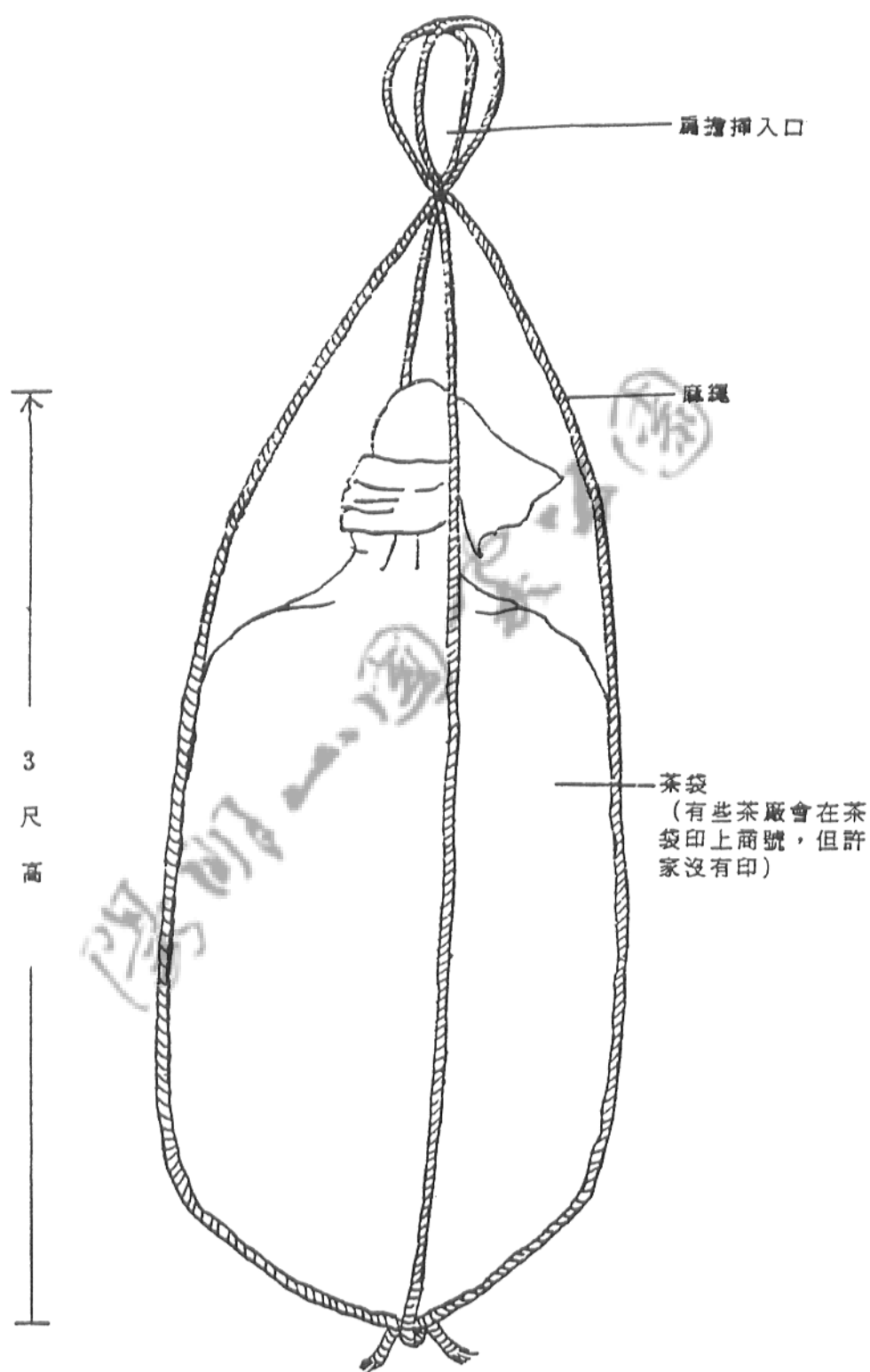
第五節 擔茶裝束與擔茶路線

粗茶製成後，必須裝袋往台北精茶廠運送。茶袋為苧麻製成，一袋約50～60台斤，3 台尺高，一次擔兩袋，每袋都用麻繩綁好，分掛扁擔的兩頭（圖4-4）。由於茶袋太高大，不同身高的人有不同的綁法。身材較高者，可將茶袋直立；若身材較矮小者，則將茶袋橫放，不過仍以直立最方便。在運送過程中，不免有所磨損，從留存的舊茶袋可發現一些縫補的痕跡（圖4-5）。

茶葉的製造過程十分費時費工，加以精製又需專門技術，所以過去在產地無法自採茶、烘焙、粗製，精製到包裝一氣呵成，大部分採取兩地分段作業：原產地先製成粗茶，再運送到台北地區的茶行精製。從石門、尖仔鹿等地往士林、北投，大致有二條主要擔運路線（圖4-6）：

一、從茂林、阿里磅，經妙濟寺、葵扇湖，往三重橋，在此與魚路古道重疊，然後翻上大嶺，到達士林。

二、從尖仔鹿往尖山湖、土地公嶺、二坪頂，至百六戛、竹子湖，再下到北投。到了士林或北投，往台北大龍峒就不遠了。雖說是兩段作業，但中繼時間愈短愈好。受到茶業出口的連帶影響，粗茶必須馬上擔往台北茶行精製。爲了趕早上四、五點的茶市，擔茶的人在深夜一、二點就得出發，到了士林茶市（茶棧）會有茶商來切貨，挑選品質較佳的粗茶，送到大稻埕的台灣茶共同販賣所。台北的茶行再到台灣茶共同販賣所去批粗茶，回去製成精茶，然後包裝，再外銷。



每袋重約 50 ~ 60 斤，每次擔兩袋

圖 4-4 茶袋的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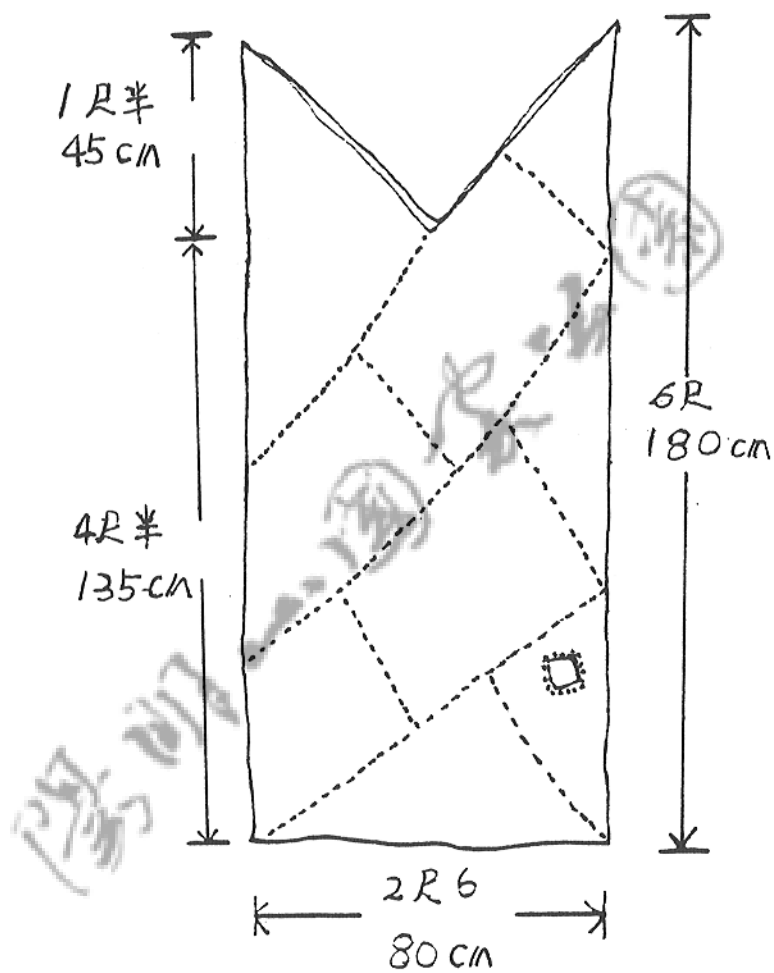


圖4-5 茶袋規格



圖4-6 擔茶路線圖
十 行經路線

第六節 許顏橋

「許顏橋」對於魚道古道而言只是地名，但對於茶業卻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在調查魚路古道的過程中，聽人不經意地提起「許顏橋」，我們甚至連「許顏」兩個字的正確寫法都不知道。幾日後，在訪談中，有人提到：「許顏好像是石門阿里磅那邊的人」，藉著這條微弱的線索，在石門地區試探幾戶許姓人家。很幸運地，在茂林社區找到一位八十歲的老先生——許永祿，他正是許顏的孫子，而許顏已是百年前的人了。許永祿告訴我們：「許顏橋」是在西元1896年修築的，搭建在魚路所經三條溪溝中最寬的一條——上礮溪的河面。其實許顏並不叫許顏，而是叫許清顏，由於許清顏修築了這座橋，再經大家口耳相傳，就演變成橋的名稱。許家從許清顏，下傳子，再到許永祿三代都是以製茶為業。許家在茶業上佔有一席之地，例如：許清顏的二兒子——許里曾有輝煌記錄：大正年間參加在日本舉辦的台灣農產品展覽會曾經獲獎，日本親王還頒發一塊匾額，上題「農為國之本」。此外，裕仁皇太子來台時，召見地方有名望的人士，許里亦為召見對象。昭和年間，台灣舉辦「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台灣博覽會」，許里代表石門地區的茶農參展（圖4-7）。製茶看似容易，其實須有純熟的技術與經驗的累積才能有好的品質，有句俗諺：「文章、風水、茶，真識沒幾乜」，說明了這個道理。

關於許顏橋的修築動機有幾種說法，有人說是因為許清顏要趕台北的一場官司，經過上礮溪時正巧遇到溪水暴漲，於是發願：若能順利打贏這場官司，必定回頭修橋。也有人說是由於許家當初開墾茶園，導致許多鳥獸無法生存，待事業發達後為減除罪孽，於是出資修築。我們疑惑的是：為什麼是茶商來修築這座橋，而不是地主或漁民？

幾經推敲，我們認為在同期的各項產業中，唯有茶業是一種有規模，有資金的企業形態，才有能力完成這項工程，也因擔運茶葉的考慮（過河時，怕粗茶濺水潮濕），才有修橋的動機與需求吧。尤其許家本身擁有阿里磅茶業公司，一年20萬斤的產量，佔芝蘭三堡每年產量的三分之一強，人力、物力再加上財力，於是修築了「許顏橋」。許顏橋不僅加速了茶葉運輸，更便利南北交通，造福大眾。

第七節 製茶？還是擔魚？

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如果製茶與挑魚兩者衝突時，石門地區的居民如何抉擇？這可用下面的理由來解釋：

一、採茶須趁嫩葉，今天若不採，明天可能就太老了，採茶時機不能拖延。

二、整個製茶過程，從萎凋、揉捻、烘焙等步驟必須環環相扣，不能中斷。

三、茶屬外銷品，貨船進出港口的時間固定，需爭取時效。

基於上述的理由，茶葉自然在衝突時成為選擇對象，待採茶製茶告一個段落，居民才進行擔魚的工作。

第八節 茶的銷售

過去台灣飲茶的風氣尚未普及，茶葉大部份是供出口之用，所以一遇戰爭，受到輸出遲滯與交通斷絕，加上經濟受挫與茶的消費量減

少，茶價就往下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是這種情形，茶葉滯銷得很嚴重，那時的日本政府怕積存太久的茶會變質，賣出去的話，影響本身的商譽，於是大量收購，然後集中銷毀。因為政府管理嚴格，又不斷進行品種改良，因此台灣的茶葉就愈來愈興盛。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茶葉銷路又往下掉。終戰後，新來的政府沒有繼續獎勵種茶及品種改良，加上工資高漲，台茶逐漸喪失外銷競爭力，還有屬假的情形，被外國發現，使得台茶的信譽受到很大的影響，銷路從此一蹶不振。陽明山區茶園幾乎完全荒廢，石門地區則尚留存小部分茶園，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陽明山區的茶園大部分是商人投資，一旦賺不到錢商人就不做了，而石門地區的茶葉則被視為農產品的一種，用來養家活口。如果農民不種茶，不知要改換什麼行業，因此只好硬著頭皮一直做下去了。

台灣北部所產的茶，品質以文山地區最好，淡水、三芝、陽明山區最差，石門則屬中等。有句俗話說：「滬尾茶仔，全台最歹」，就是指淡水的蔣茶仔。

根據大正四年台北廳茶葉報告(表4-9,4-10)，現在士林、內湖一帶的芝蘭一堡，北投地區的芝蘭二堡，淡水、三芝、石門的芝蘭三堡，金包里堡，以及台北地區的大佳臘堡，這五堡所產的春茶占全年產量的一半以上，冬天時因為天氣較冷，產量較少，至多只占全年產量的10%，有時只占2～5%，其餘就由夏茶和秋茶均分。至於地區產量，以芝蘭三堡最多。精製茶製造戶數以大佳臘堡最多，芝蘭一堡也有一些，而芝蘭二堡、芝蘭三堡幾乎沒有。大佳臘堡的精製茶戶，大部份集中在艋舺及大稻埕，但也有粗製茶戶，因為大佳臘堡還包括松

表4-9 大正四年台北廳粗製茶產量

堡	數 量 (斤)									
	春		夏		秋		冬		總 計	
芝蘭一堡	37770		23090		17190		9080		87130	
(士林 內湖)	10.9	43.3	10.3	26.5	7.9	19.7	12.0	10.4	9.7	100
芝蘭二堡	16215		6446		8132		1655		32448	
(北投)	4.7	50.0	2.9	19.9	3.7	25.1	2.2	5.1	3.6	100
芝蘭三堡	240755		144805		146201		59552		594313	
(三芝 石門) (淡水)	69.6	40.5	64.5	24.4	68.5	25.1	78.6	10.0	65.9	100
金包里堡	88827		50122		43152		5210		187311	
	25.7	47.5	22.3	26.7	19.8	23.0	6.9	2.8	20.8	100

資料來源：台北廳，1920.

表4-10 大正四年台北廳精製茶製造戶數

堡	烏龍茶	包種茶	綠茶	總計
大加納堡	29	26	—	55
芝蘭一堡	5	—	—	5
總 數	49	26	—	75

資料來源：台北廳，1920.

山及南港等地區。當時並沒有生產綠茶，這是因為日本本土也產綠茶，爲防止台灣與其競爭，於是不太鼓勵台灣的綠茶生產。

第九節 茶業的研究

有關茶葉的研究，歷來不乏優秀且頗有見地的論文，唯大多專注下游的茶館、精茶產量、貿易輸出的經濟層面，或著重茶的株系、製作、品味的技術層面。至於上游的生產者、茶販、茶棧卻很少觸及，陽明山區的茶業，正好可補足這段上游欠缺的部分。

茶業的產銷極其複雜，這是由於特殊的商業習慣造成（圖4-8）。茶由生產者至輸出茶館要經過七道轉手，也就是七道利益的賺取。粗茶，從生產者的手中有五種去處，也就是有五種人來向他收購，分別是山方茶販人、仲工人、茶販人，稱脚人，「臺灣茶共同販賣所」，他們彼此之間互有競爭。茶葉的產銷何以須經這些層層關卡，有個極大的原因就是交通不便，因為交通不便造成資訊隔絕，其次，便是技術、資金的不足。

這種生產、搬運、轉售交相重疊的過程，是昔日各種產業的一大特徵。因為交通不便，許多貨品流通均需依賴人力搬運。大多數的生產者僅出售茶菜，他們沒有店號，少數的生產者兼製粗茶，則有店號，如山仔后的春記。從崎嶇的山區藉由山方茶販人將粗茶運至茶販人（台北市）手中，如公館地的葉金石。當然，有些生產者也兼任山方茶販人的身分，如湖底的泉記、山仔后的吳源成。更有同時兼任生產者、山方茶販人、茶販人的多重角色，如士林的賴源和（表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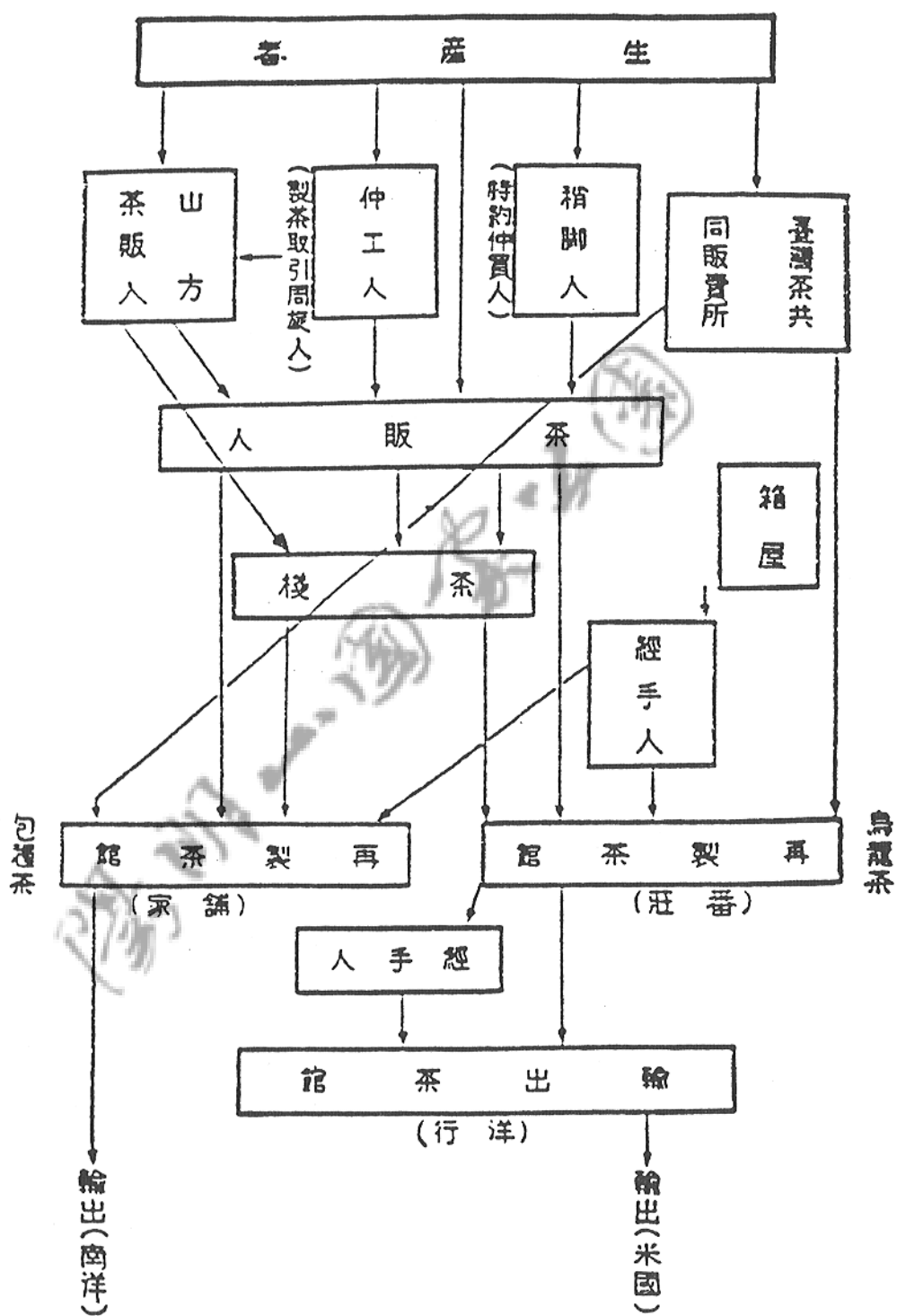


圖4-8 茶葉昔日的產銷步驟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

表 4-11 陽明山區昔日的茶販

地 區	茶 販
紗帽山 草山埔 山仔后 公館地 士 林	泉 記 吳源成 春 記 葉金石 賴源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實七道轉手之間，還隱藏一批數量不算少的搬運工（擔茶人），而這也就是昔日行走魚路古道，靠雙腿吃飯的人。魚路古道，在清季末年，是一條茶路古道。

隨著交通的發達，技術的提昇，租佃制度的改變，過去層層剝削與陋規逐漸廢棄。今日，石門的茶農已經由生產者跨越至再製茶館的範疇，簡化了茶葉產銷結構，而這亦是臺灣目前茶業經營新的型態。

下面這段結語，簡要說明了今日茶業的現況與未來遠景：

「大稻埕不再是茶葉的集散中心了，昔日老牌的舖家或茶館幾乎已成歷史名詞，意味著往昔賺取外匯的重要商品—茶葉，由臺灣經濟社會的變遷，已轉變為臺灣民衆生活的一部分。」（陳慈玉，1994）。

第 五 章 硫 磺

第一節 硫磺的生產

硫磺生產分二種形式：天然硫磺和製煉硫磺。天然硫磺的產地只在大油坑，由硫磺蒸氣經昇華、凝結，直接形成高純度的液態硫（俗稱赤油）。再將赤油舀入磺斗仔，使其自然凝固為磺塊，此法不但簡便且製出的磺塊鮮黃色，色澤佳，純度高達99.9%。至於製煉硫磺的地點很多，重要的有下列幾個產區：死磺仔坪、大油坑、北投（皆隸屬德記硫磺礦業股份有限公司）、竹子湖測候所（又名磺仔，為許淵私人礦場）、冷水坑等。

製煉硫磺的原料為磺花仔（即磺土），如何取得磺花仔則為首要之務。磺花仔似煤礦，呈脈狀分布，若掘到磺脈，就可以像挖隧道一般深入挖採，有時可達幾十公尺。如何掘到磺脈，對於生手可是一門大學問，但長期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只要一枝鶴嘴鋤和豐富的經驗便可輕易達成。鶴嘴鋤兩端不對稱，一端尖，一端平。首先利用平端挖開泥土，再用尖端探測，是否掘到硫磺礦脈可用聲音判別，鶴嘴鋤敲擊到磺花仔會有特殊聲音，這種聲音難以形容，有點類似切割保麗龍的聲音，只要聽過一次便終生難忘。掘到磺脈後，用鋤頭將磺花仔鋤到畚箕中，再擔到煮磺的地方。

煉磺設備大致由五或六個磺鍋組成，排成一行，彼此相連，再與一個大糖鍋相接，這樣的組合，由一口灶供應火力，稱為「一口灶」或「一口鼎」（圖5-1）。每個磺鍋需放 2 ～3 擔磺土，經加熱，硫磺會熔出、浮起，沿著相連的管道匯集流入大糖鍋中，再舀入磺斗仔，製成磺塊。若磺土中硫的成分完全熔出稱為「乾」，若否，稱為「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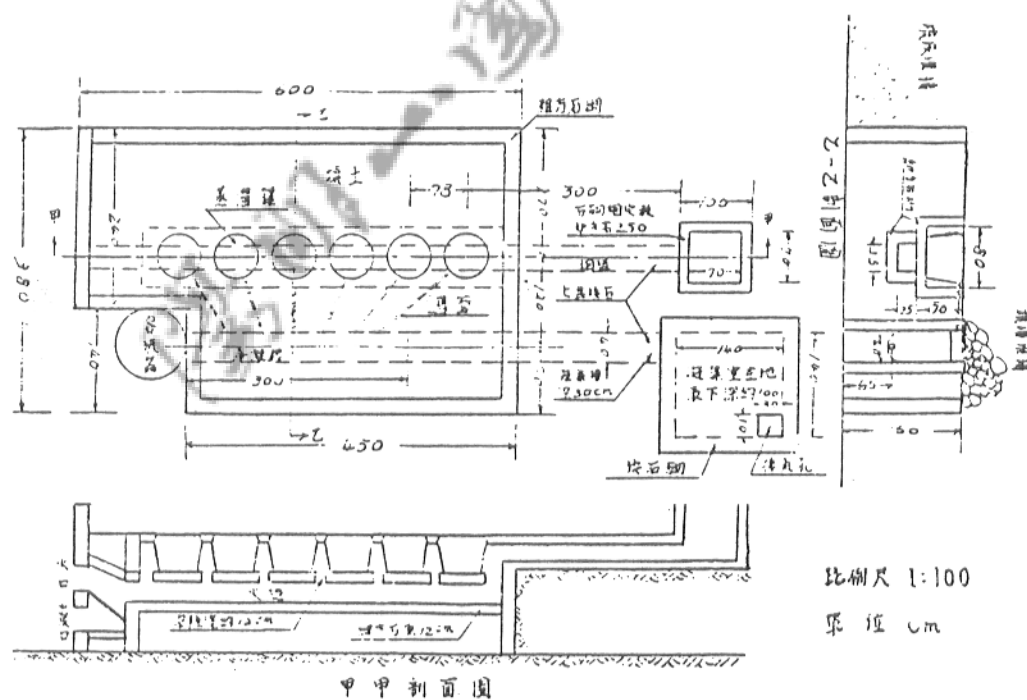


圖5-1 煉硫爐平面圖

資料來源：徐鎮惡、林浚泉，1956.

乾」。有經驗的人觀察火舌的大小及顏色，就可對「乾」或「未乾」作正確的判斷。如果火舌大且偏青色，表示土中尚有硫磺存在；如果火舌小，顏色呈橘紅，則表示已經「乾」了。待硫磺完全熔出後，再將磺鍋內的雜質清出，為進行此項作業，磺鍋經過特殊設計，鍋底中央略凸，使雜質沿鍋底滑向四周，再用一支似舀水泥的杓子舀出，十分方便。若硫磺熔出的速率太快，糖鍋快要滿溢時，就以木棒沾裹帶鹽的泥漿塞住管道，鹽可降溫，使溶出的硫磺迅速凝固。這樣的一口灶，每天可進行兩次製煉，即所謂的「兩番」。每天產量依磺花仔的品質而異，好的磺花仔可製煉20多粒磺塊，差的話僅有 7～ 8粒。

煮磺的人員組合各地略有不同，大致可歸為兩種形式：三人組和五人組。三人組以三天為一循環，第一天煮磺，日夜都得工作；第二天回家休息，第三天掘磺花仔，為隔天煮磺作準備。三人交錯工作，維持天天有人煮磺，掘磺花仔，休息。三天中，只有煮磺必須住在磺場，煮磺的工作是不分晝夜的，因為磺鍋一旦加熱後，就不能停，否則會因斷斷續續的加溫、冷卻、熱脹、冷縮，導致磺鍋龜裂。輪值煮磺的人，三餐必須自己料理，故需自備米、菜，如此便可以理解，何以大油坑這個荒涼的地方，也是擔魚人常來之處。這三人的合作方式，以總生產量向公司領薪，三人再平分。三人組需樣樣精通，每個人都必須煮磺、掘磺花仔。五人組則採分工方式，各司專職。兩個人煮磺，兩個人擔磺，最後一人掘磺。擔磺和掘磺這三個人天天得上工，但晚上可回家睡覺，煮磺的兩個人則隔天輪流上工，但工作日需住在磺場，看守火力，甚至連農曆過年亦不例外。算起來，五個人的工作時數其實差不多，所以薪水是按照工作日數計算。

民國五十年代，死礮子坪約有四十三座煉硫爐，大油坑約有五座煉硫爐(表 5-1)。

表5-1 民國五十年代陽明山區各硫礮礦場設備概況

礦場名稱	煉硫爐設備	
	型 式	數 量
小油坑硫礮礦場	6罐	1座
大礮咀山硫礮礦場	6罐	8座
七星山第一場第一區	6罐	2座
金泉益第一場	6罐	3座
金泉益第二場	6罐	1座
死礮子坪礦場	6罐	31座
死礮子坪礦場	7罐	12座
煥子坪礦場	6罐	3座
大油坑礦場	6罐	1座
大油坑礦場	7罐	2座
大油坑礦場	凝固爐	2座
大礮碎礦場	6罐	2座
大礮碎礦場	7罐	1座
金山煉礮場	6罐	4座
金源豐煉礮廠	6罐	2座
金包里煉礮廠	6罐	1座
德興（即冷水坑）	6罐	10座

資料來源：徐鎮惡、林浚泉，1956.

死礮仔坪和大油坑的灶數相差如此懸殊是地形所致，死礮仔坪地勢平坦，礮花仔產量高，但純度不夠，礮花仔易「乾」，所以一天可煮三番，礮塊品質稍差，呈青綠色。至於大油坑地勢崎嶇，可利用面積不多，但製煉硫礮的純度較高，色澤佳，有95～99% 的純度，不過

還是比用硫磺蒸氣直接凝固所得的磺塊(純度99.9%)品質來得差。過去磺斗是圓形的，用生鐵打造，一粒磺塊約有40台斤重，但是大油坑的磺塊常遭偷竊，所以將磺斗改成方形、鋁製，一粒磺塊約重50台斤，以示區別。但陸陸續續發現各地磺場也都將磺斗改成方形，以致失去當初區別磺塊的作用。

第二節 硫磺的擔運

民國40年代的大油坑和七星墩(冷水坑)，因為交通運輸不便，兩地生產的硫磺要靠人力擔運。擔磺人年紀大多為30～50歲，太老就無法承受，但是也有女人參與。5、6、7、8月時天氣較好，除了下雨天外，天天有人擔磺，到了冬天，陰雨綿綿，就比較少人從事這項工作。

擔磺的方式有兩種：

一、有些人用小型米蘿裝土炭，然後換擔硫磺時，也是放在米蘿內。

二、有些人以布袋裝土炭，回程時用麻繩綁住硫磺擔運，麻繩底部會加上大小適中的籐圈。

這裡用個簡表，將土炭籠(煤炭籠)與火炭籠(木炭籠)作區分(表5-2)：

表5-2 土炭籠與火炭籠比較

	土炭籠	火炭籠
網目	小 (因土炭大塊、小塊不一)	大 (因火炭均為長支)
網目形狀	五角形 (如拳頭的1/2)	六角形(鳥目孔) (如拳頭大)
承重／個	70台斤	50台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扁擔，都是用兩頭較垂的平擔，這樣會比用普通平擔更能載重。

當年擔磺時，清晨四點多左右，先到山仔后的煤炭店領一百台斤土炭。擔磺的裝束是穿草鞋、短褲、戴斗笠、打赤膊，拿著磺火。領了土炭後，為防備中途有擔磺人動手腳，還要加領一張土炭單帶在身上。一般說來，大概七、八點可以擔到大油坑，將土炭交點清楚，若無誤，大油坑磺場的職員就蓋章，再換兩粒磺塊，約 80 台斤重，再領一張磺單，照原路回到山仔后，此時約下午 1:00 左右。有些擔磺人在山仔后稍作休息後，繼續擔到北投的磺棧，又從北投換土炭，擔回山仔后。從山仔后到北投的路線大致如下：從現在的文化大學附近下去，經過牛稠坑，通往天母（三角埔），再到北投。有些擔磺人從大油坑回來，在山仔后交出磺單後，便不再繼續擔運。交出磺單就可以領到一天的工資，大概可換十斤米左右。從山仔后至大油坑，再至北投，最後回抵山仔后，這樣一趟下來十分疲累，大多數人一天之內只能走一趟，無法再走第二趟（圖5-2）。擔磺實在辛苦，比起煮磺，薪水少一些。不過，以當時的情形，做兩天工才有十斤米，所以有些人便以擔磺維生，但是這樣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以民國40年代的大油坑為例，天然硫磺一天生產10粒（每粒40台斤，相當於 24 公斤），總計 240 公斤，每月約產 7 噸。製煉硫磺有一口灶，一天生產 22 粒，總計 500 公斤，每月約產 15 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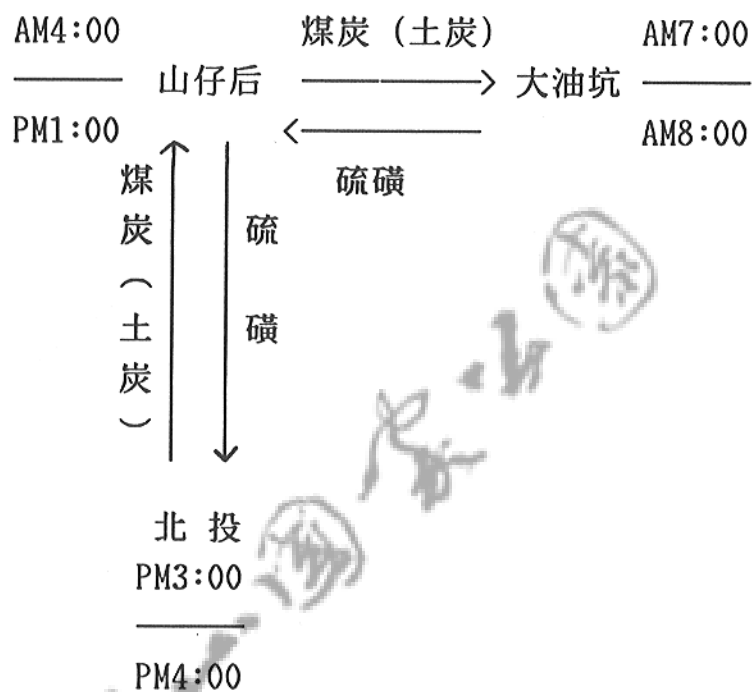


圖5-2 硫磺的擔運路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當時所用的台灣式煉硫爐產能如下(表5-3)：

表5-3 台灣式煉硫爐的產能

台灣式煉硫爐(6罐一組)	
工作時間	24小時
每日蒸餾次數	2
共用罐數	12
硫磺裝入量	1.8噸
含硫量	40%
裝入含硫總量	0.72噸
產量	0.376噸
收回率	52%
產品純度	95.0~99.0%
燃料用量	0.5噸
控作溫度	700~1000℃

資料來源：徐鎮惡、林浚泉，1956。

這裡可以看出，每灶一日操作二番，用去土炭 0.5 噸、磺花仔 1.8 噸，生產硫磺 0.376 噸。也就是說擔進礦場的土炭要比擔出的硫磺更多。事實也是如此，擔土炭每趟 100 台斤，擔硫磺每趟約 80 台斤。上面所示的煉硫爐因裝入的磺花仔含硫量較低（40%），所以產量少（0.376噸），但大油坑的磺花仔含硫量較高（約 60%），所以產量達 0.5 噸，可製 22 粒磺塊。但職業的擔磺人其實並不多，大概只有 4 ~ 5 人。他們每次擔二粒，一天最多來回二趟，剩下的磺塊是由現場煮磺、掘磺的工人，回家時順道擔運，這是一筆額外的收入。每年四、五月後，東北季風減弱，天氣漸漸好轉，這時會有大批的臨時擔磺人加入工作。因為冬天時，大油坑仍舊維持生產，囤積滿谷的硫磺正等待擔運呢。

第三節 硫磺的銷售

大油坑在民國40年代，硫磺的產量每月約22噸左右，其中製煉硫磺占15噸，而天然硫磺占7 噸。到了民國60年代，由於設備的改進，

最佳的情況下每月生產可達80噸，其中製煉硫磺占30噸，而天然硫磺則達50噸之多。進入80年代後一方面設備老舊，一方面市場縮小，每月僅剩10~20噸，而且全以天然硫磺支應需求。另外，死磺仔坪在60年代每月可產600噸，但全為製煉硫磺。死磺仔坪的產量為同時期大油坑所產的7~10倍。差距如此之大，原因在於死磺仔坪為一死磺，磺區較平坦，具有較大的生產空間，而大油坑不時有噴氣活動，是一活磺，空間較小，只能有小規模的生產。

關於硫磺的銷售，以民國67年的大油坑為例，該年總售量約670噸，平均每月有55噸；總售額285萬元，平均每月將近24萬元(圖5-3, 5-4)。夏季銷售量較少，而冬季較多。最大的顧客是台糖公司，占總售額的65%。台糖取貨的季節集中在冬季，和擔磺的時節(夏季)並不相符，主要原因是民國67年時，硫磺之運輸已改用車輛，而非人力擔運。

銷售的對象大致可分為四類(圖5-5)。台糖是最大的客戶，主要係甘蔗採收後，將紅糖製成白糖時脫色之用。因購買的時間為冬春兩季，因此硫磺在夏季的生意便較為清淡。德記礦業與台糖簽定合約後，各地糖廠即不定期前往磺場取貨，每次取貨量約10~30噸。次要的客戶，是台灣青果合作社，每次取貨6噸，主要用來將香蕉催熟，時間集中於夏季。第三類的客戶是港疫所，每次購買1~10噸，再轉售給停泊港口的商船與漁船，用以薰除老鼠、害虫等。第四類為民間業者，其中每次取貨較大宗(約8~9噸左右)的是新聯德等化學原料行，用來製造硫酸、殺虫劑等。還有一些每次取貨約1噸左右的小工廠，如泰成、泰豐、泰源、永利等，購入硫磺磨成粉後，銷與小盤商作為米粉漂白、中藥、鞭炮及金針薰色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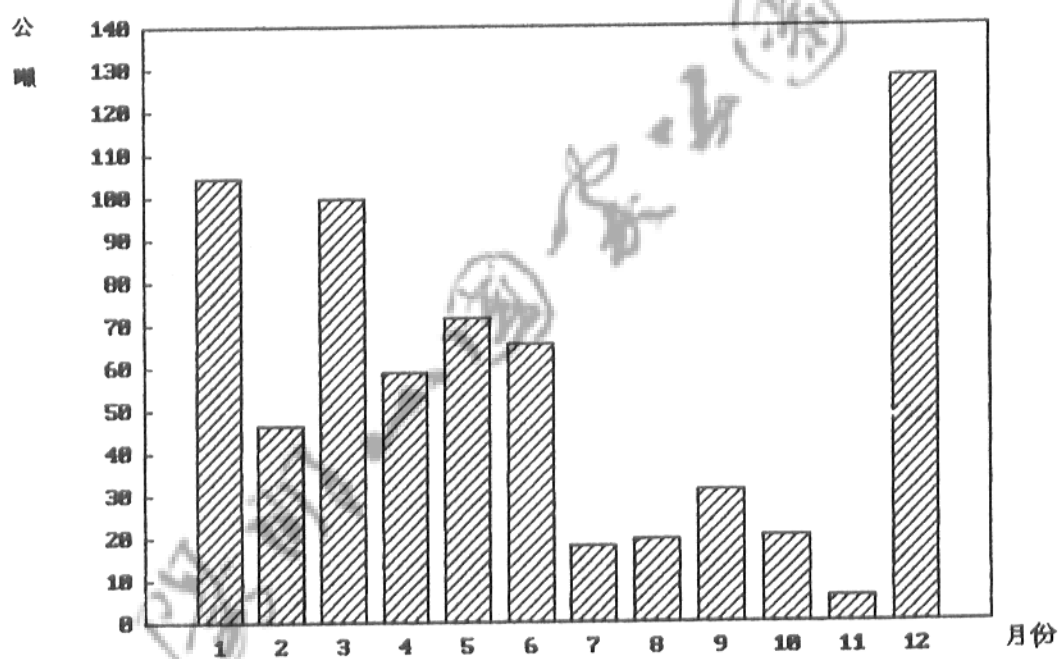


圖5-3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礦場每月銷售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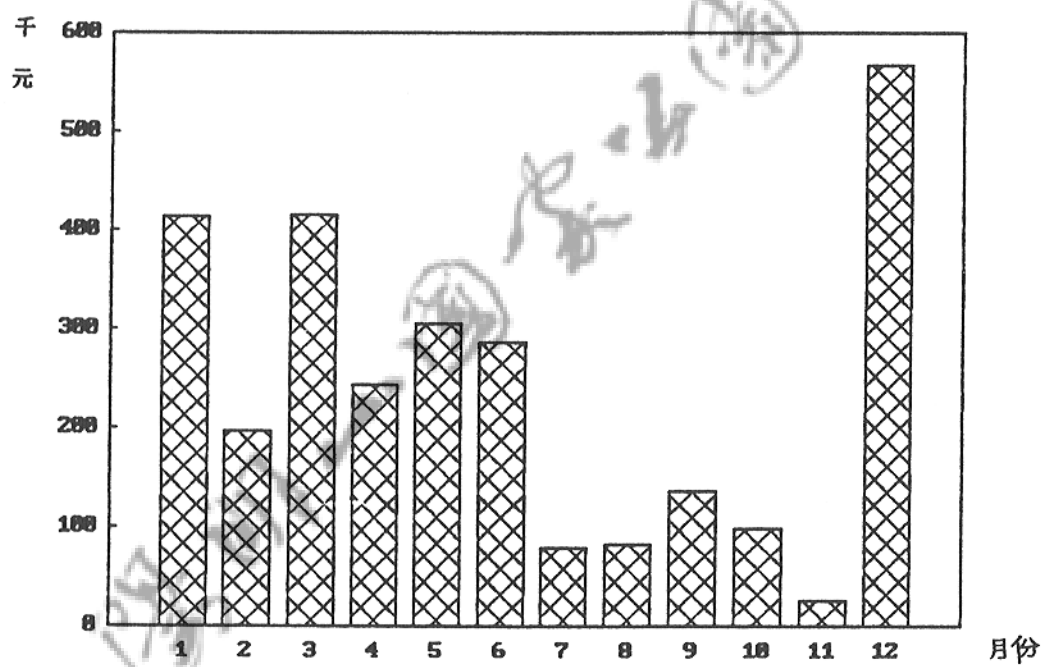


圖5-4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礦場每月銷售金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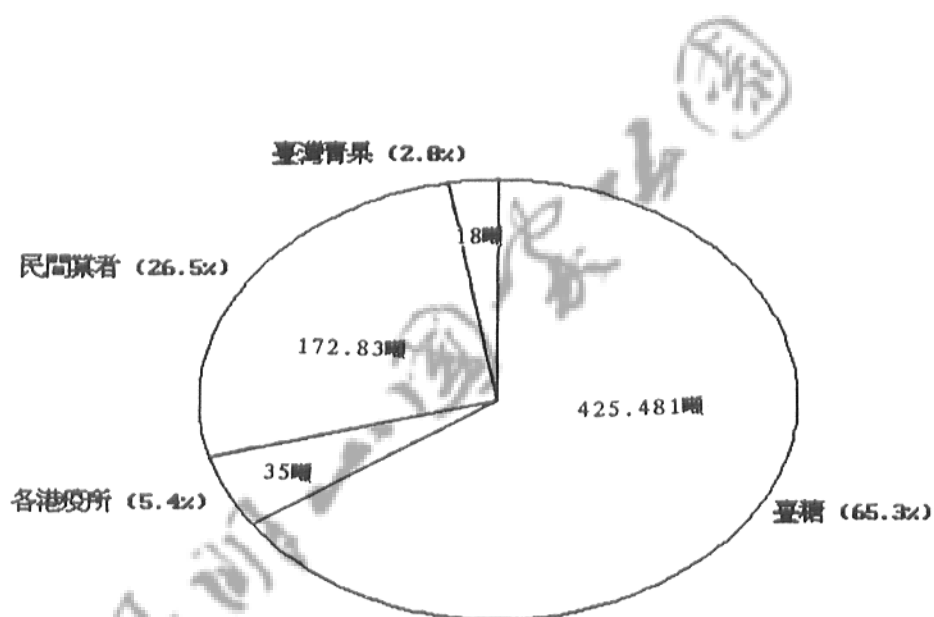


圖5-5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銷售比例

硫磺價格就如同其他商品一般，會依市場行情而變動，也會因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售價。每次購買量多的廠商售價較低(如台糖)，一些老主顧也有特別優待。儘管如此，每月還是會因行情不同，而有價格的波動(圖5-6)。一般來說，價錢好的時候可以漲到一噸7000元，中等時一噸5000元，行情不好時則只有3000元。對生意人來說，行情不好時寧可不賣，以致生產的硫磺堆積如山。行情看好時，不但存貨銷售一空，甚至還向其他礦場調撥，這都是商場常見的手法。

第四節 採硫史的研究

硫磺，無論是在陽明山開發史，甚至臺灣開發史都占極重要的地位。關於硫磺的採煉，向來不乏引經據典之作，或曰清朝時期如何，或曰日據時期如何，但是對於早期的生產設施與技術依然不甚明瞭，所靠的只是一部郁永河的〈裨海紀遊〉而已。

當年郁永河煉硫所用的硫土：「土黃黑不一，色質沈重，有光芒，以指撚之，颯颯有聲者佳，反是則劣。」這便是一般通稱的磺花仔。磺花仔，台海使槎錄亦曾提到：「又有不用煎熬自然成磺者，色黃如蜜蠟，名曰磺花。」但是〈裨海紀遊〉很少被人詳細逐字研究過，特別是煉硫的過程。

西元1796年陰曆2月25日至4月7日，郁永河住在台南，花了九百八十金，購置採硫必備的器具，包括：

布一給番人易硫土。

油與大鑊一煉硫。

糖一給工匠頻飲並浴體，以辟硫毒。

鋤一平土築基。

刀斧一伐除雉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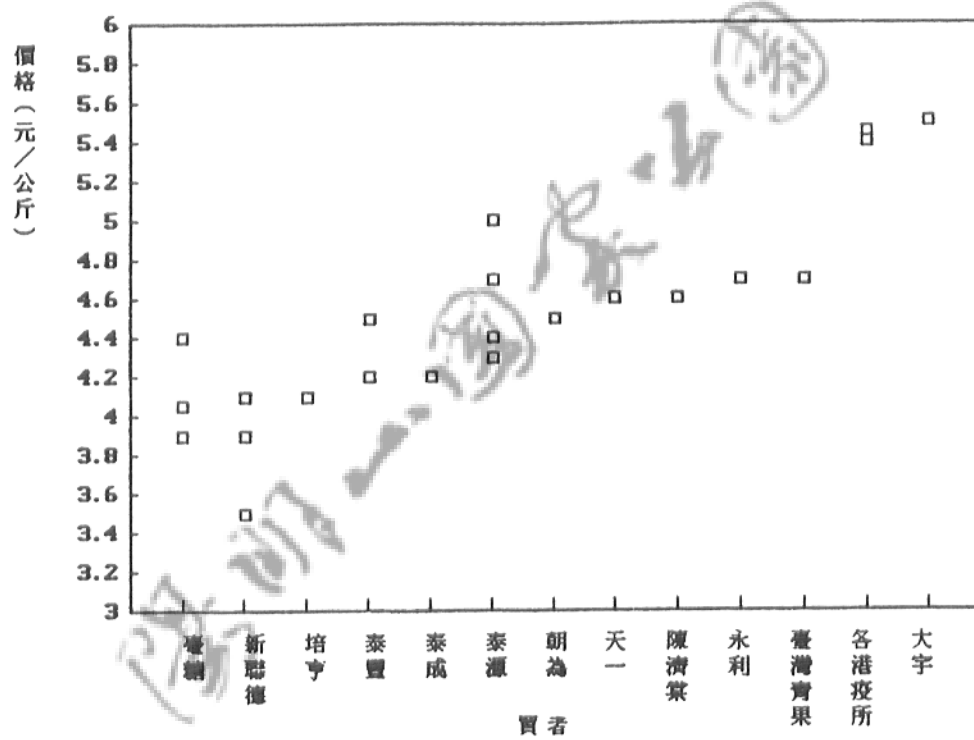


圖5-6 六十七年度大油坑硫磺售價與販售對象之關係

杓一出硫於鑊。

小木桶－凝硫。

大木桶－貯水。

另外，還有秤、尺、斗、斛，這是用來衡量諸物。他又購脫粟、鹽豉、筐、釜、碗、箸等日用雜器，這些都以一百人份來籌備。郁永河曾說：「茲行計役工匠，番人數百人。」意指這次預計要動用上百名工匠與番人，參與煉硫。

上述林林總總的東西，僱了二艘海船裝載。於是，郁永河帶幾名僕人與給役工匠 55 人，浩浩蕩蕩出發。後來，海船沈沒一艘，僅存的一艘又是載運煉硫器物較少者。全部器物僅剩十分之二，加上後來再去沈船的中港海濱檢回治器七十二，大鑊一，拼湊合用，便是煉硫的草創設備。我們稍可知道，煉硫的油是從台南帶來的，磺斗是木製的小桶，糖水可供飲用、沐浴、洗眼，以辟硫毒。從今日的角度看來，郁永河一行頗似一個稍具規模的採硫開發事業處。

在北投的煉硫處有二十間茅廬，用途分配如下：

設大鑊：二間。

貯硫土：六間。

夫役者：七間。

爲庖者：二間。

郁永河、王雲森、顧敷及僕人：三間。

雖然煉硫初期，僕人、庖人、夫役工匠皆生病，並曾將某些病者遣歸，郁永河只帶一名病僕，「時時督番兒，課匠役，往來烈日下與深草茂林中，日不少休。」

自五月初二抵北投至十月初七離開淡水，其間匠役替補至少有二次：

七月十五日：增十二人，但這些人又因生病在七月廿八日遣歸。

八月廿五日：增六十人。

招募的匠役與北投社的原住民，想必一同將煉硫事業維持某種程度的運作，最後將此任務完成。

郁永河也曾往硫穴一探究竟，這硫穴應是今日惇敘高工前的大磺嘴，但煉製硫磺的地點在那兒？從煉硫處至硫穴如何走法？當時以熔劑法煉硫是西班牙人或日本人或中國人所傳授？從台南帶來煉硫用的是什麼油？回收率如何？硫磺純度多少？當時有什麼傳染病？煉製的硫磺如何運回福州？這些不明白的地方證明採硫史的研究，尚有極大的空間。清季初年，硫磺封禁，金包里社的平埔族人曾顧守磺土，他們是如何輪番看守礦區？北投社或麻少翁社是否也是如此？清季末年，硫磺解禁，當時的製煉技術又是如何？產量與產銷制度如何？屯番制度是否仍然維持？亦或廢止？這些無一不是待解的謎題。也惟有了解早期煉硫的真相，才能對大油坑更加了解，對魚路古道的聯繫功能更能體會與掌握。

第六章 踏勘行程

過去產業的利用，無論是擔魚人、擔茶人、擔礮人，均是以金山方面為起點，士林方面為目的地。但本項研究進行時，是採追溯的方式，從山仔后、山豬湖、擎天崗、頂八煙一路尋去。若從金山步行而來，路程較陡且難走，從山豬湖逆向前進，過了擎天崗後，路程緩降易行，這是路程踏勘的原則。

第一節、山豬湖－河南營－擎天崗

早上8:05，我們到菁山商店找邱阿華（萬華），去探查河南營。他脚程很快，我們在後面一路追趕，8:20右轉進入步道，左邊有一條水圳，迎面而來，8:30水圳由步道左邊轉到右邊。續向前行，左邊有一塊坡地以鐵絲網圍起來，鐵網比人還高，上面寫著「水源禁區，請勿進入」，接著脚下的路變成木棧道（大約60片）。再過去又是一個水源區，當地人稱三空泉，是山豬湖居民飲水的源頭。接著又有木棧道，然後抵絹絲瀑布。續行，過一號橋，穿越一片桶柑園，來到牧場辦事處。進去的右手邊有一間較大但已荒廢的房舍，正前方則為現今的牧場辦公室，萬華進去拿了一些牧場的資料。室內有張椅子堆置一疊文件，均已泛黃，似乎一碰就會粉碎。我們跟著萬華在桶柑園裡繞，附近有塊谷地，長出一些小株的桶柑樹，這便是已傾圮的舊牧場辦事處所在。

9:05由辦事處出來，前行一會便過二號橋。再朝左邊的小路切入，坡度雖陡，但萬華健步如飛，我們只有上氣不接下氣地追趕。大約10分鐘後，路稍平緩，前面有個圓形建物，靠地面處還有小洞，是個

碉堡。再過去的路旁有一疊石頭，低低的，不太起眼。原來，這就是河南營遺址的南界；60公尺遠處還有另一疊石頭，這是河南營遺址的北界；東界在芒草叢中，已尋不到；西界則靠近一株琉球松，四界相距各約 60 公尺。河南營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萬華也不甚清楚。牆界是由石頭疊成，約有 3 ～ 4 尺高，有一角落曾改建為牛稠，而擎天崗的駐軍也曾把石塊拿去建碉堡，所以石牆才會變如此低矮。

我們就坐在河南營遺址向萬華討教一些牧牛事情。然後，再折往擎天崗，這時已近中午時分(圖6-1,圖6-2)。

第二節、擎天崗—大路邊田—頂八煙

我們約了賴在先生(旺枝)一同走訪魚路古道的擎天崗(大嶺)到頂八煙這一段。首先由大嶺的土地公廟的旁側下行。關於土地公廟，雖然附近沒有住家，但因魚路古道在從前是台北—金山的主要道路，經過的人都會拜一下。比方擔魚的人就會拜一拜，希望魚能賣好價錢，並擲筊決定要往哪個方向，去山豬湖呢？還是到竹篙嶺？因為這土地公十分靈驗，有一回金山熱鬧，竟將祂請至金山供奉，擔魚至士林賣的人經過這兒發現土地公不見了，還驚惶一番。另外，牛主與牧牛人也會膜拜這土地公，以前這座廟全是石塊搭的，極小，要見土地公還得彎腰，人根本進不去，現在已經翻修成這麼大間了！

由大嶺往金山的路大致有二條，一條用石板鋪成，清朝時就有，路較陡，切直線下行，經獅子頭、二層坪仔、員山、百二嵌、大石公一路下到賴在舊宅，人稱河南仔勇路。另一是日治時代所築，路較平，繞過獅子頭後又打兩個轉折才到百二嵌，經此又彎個大圈到後湖仔。此路乃為行軍拖炮而開，因河南仔勇路坡度太陡，恐炮輪會拉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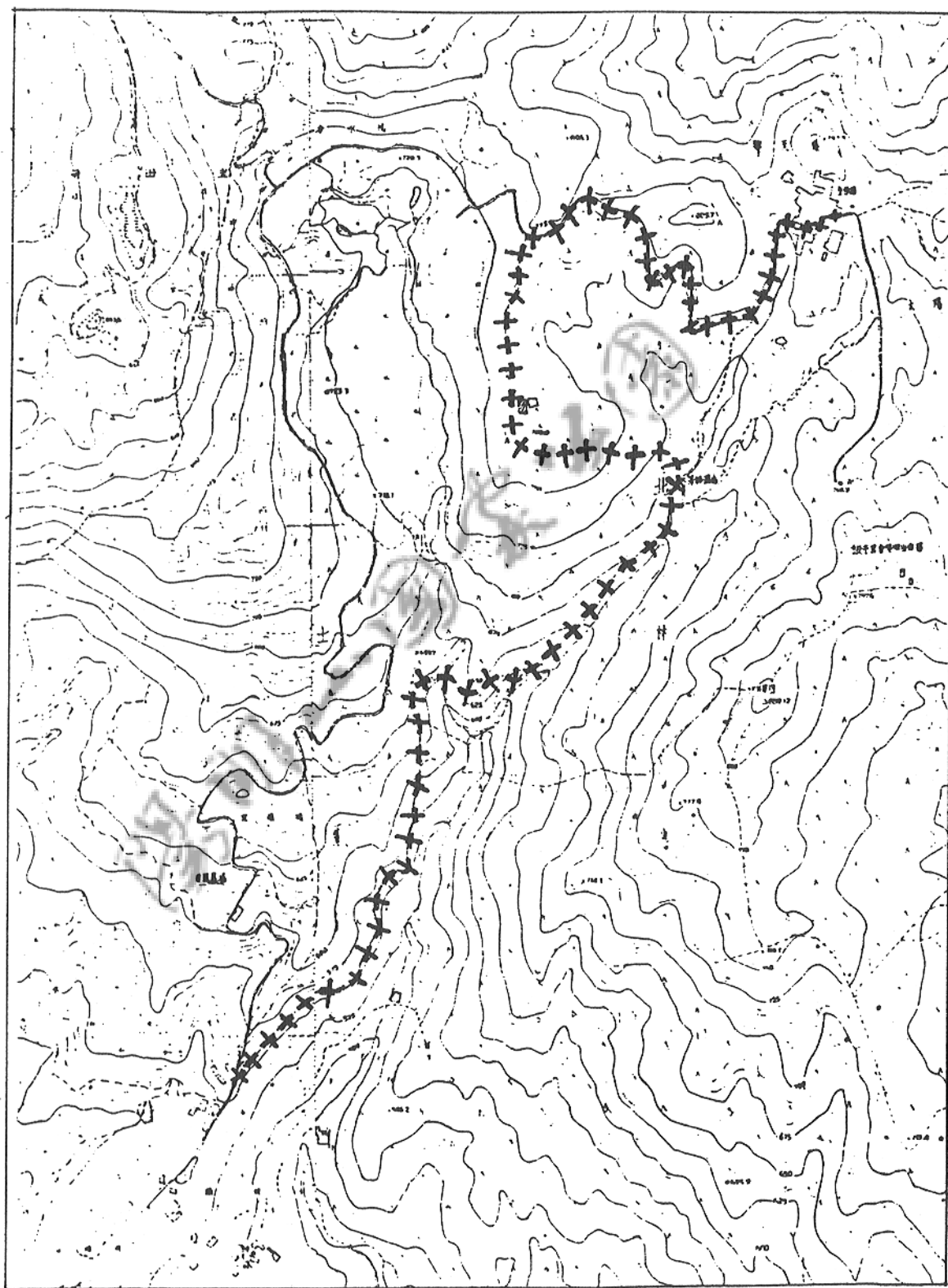


圖6-1 山豬湖—河南營—擎天崗行程
十 行經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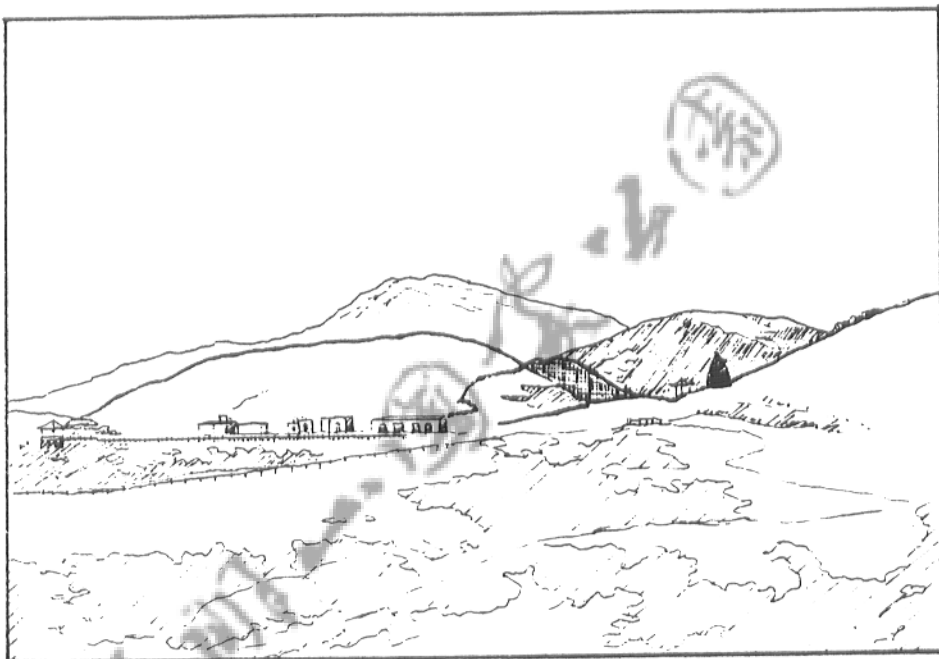


圖6-2 遠眺擎天崗

，因而另闢新路，又稱日人仔路，這二條路在光復後，擔魚的人仍常利用，直到陽金公路開通，才漸漸沒有人走。彎彎曲曲的日人仔路與垂直起落的河南仔勇路雖大異其趣，但在幾處路口，二條路線仍會相交，維持若即若離的關係。

我們在土地公廟前分成二隊，甲隊走河南仔勇路，乙隊走日人仔路，如此便可在交會處相遇，並釘下木樁，以資辨識。乙隊開拔不久，就遇到一條通往大油坑的路徑，賴先生指著前方一處十分寬闊的地方（嶺腳坪），說這兒曾住了一營清兵。這兵營曾改建為牛稠，後來荒廢傾圮。幾年前，還可看出厝角。甲隊則由土名「城門仔」的地方下行。很久以前，此處二側有高起的石壁，看起來就像城門一般。當年河南仔勇守在城門仔，可看到建有兵營的嶺腳坪。除了此地之外，大油坑、山豬湖的方向皆有類似城門仔的建物，皆設在出入口，有扼鎖交通的警戒及守備的功能。

甲乙兩隊在嶺腳坪相會，甲隊繼續走河南仔勇路，因年久失修，昔日石階被芒草掩蓋，賴先生帶著一把草搨，沿路砍草，並以刀尖敲地，草叢中接連找到幾個石階，證明是前人鋪設的路跡沒錯。而乙隊走日人仔路，繞過獅子頭後又相會。這一段河南仔勇路，有一處坡度十分斜崎，土名人墓仔，據說從前有個瘋子在此處不慎失足跌落致死，接著甲、乙二隊又分手，甲隊走的路段稱二層坪仔，乙隊繞過一座頗圓的山崙稱員山，在二層坪仔之下，有一水源（圖6-3）。從前由金包里來此，無論擔魚也好，趕路也好，一定會停下來休息休息，喝口水，因為一路上來僅此處有水。水源之下，二隊又相會，接著便一起合走。前方的一段陡坡叫百二嵌，據說有一百二十階，是魚路古道最陡峭的地段。百二嵌之下，東側有一塊極大的石頭，人稱大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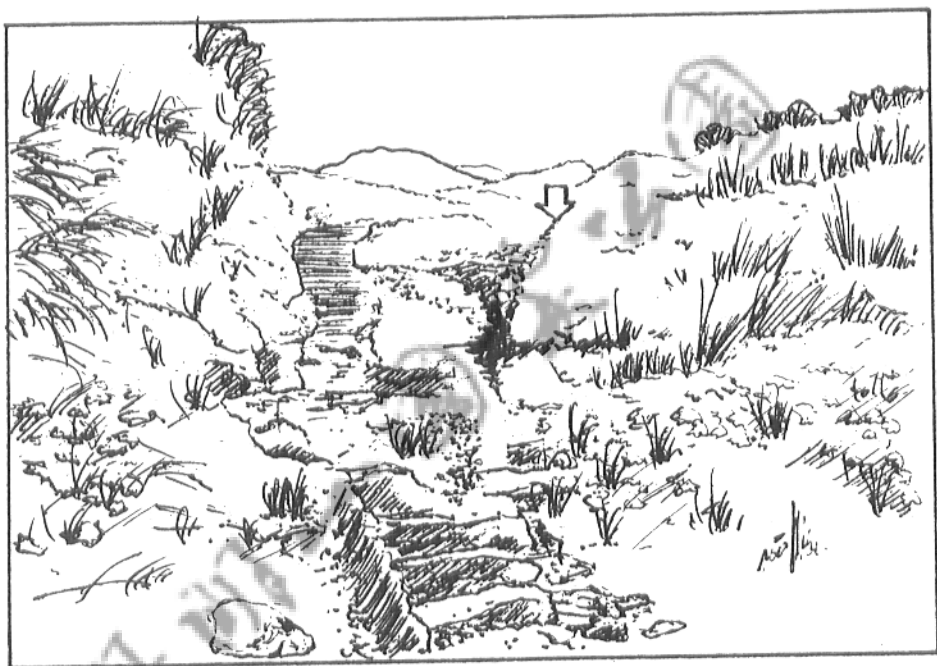


圖6-3 百二坎水泉

這塊巨石乃是昔日整修道路的分界，大石公以上的路段由草山、山豬湖一帶的人負責，而大石公以下的路段由金包里的人負責。

一路行去，逐漸進入樹叢。民國34～38年間，擎天崗附近曾發生大火，燒了幾天幾夜，但這一帶因為沒燒著，所以仍存有樹叢。繼續前行約3分鐘，看到一座小土地廟，再向左轉，就到賴在舊宅（賴厝）。這棟石屋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而賴家搬出此地也近50年了。人雖然搬走，壁已頹圯，但石塊壘成的牆跡仍看得出來。石屋正身共有三門，除正廳外，二側廂房也各開一門，屋舍右廂及右前方皆為牛稠。右廂的牛稠因賴在的父親「嶺腳全」晚年又搬回來住曾經整修過，因此石壁還十分完整。右前方的牛稠四壁則依然完好，為了方便牛隻進出，入口與出口是分開的。屋頂從前是用芒草覆蓋。牛稠內閒置一付石臼。賴先生說，稻谷以土壟或石壟去殼後，就成糙米，再以木槌在石臼舂一番，就成了平常食用的精米。大一點的石臼一次可舂2斗白米，通常是2～4人一起舂米。另外，石屋右後方尚有一豬舍，是用土塊堆成的。從前擔魚的人約在清晨5～6點行至賴厝的屋後小徑，這時再上大嶺又需一個鐘頭。有時會向賴父要點水喝，休息休息。賴厝前方的梯田，稱厝前田，而魚路古道旁的田就稱大路邊田，二處都種稻。這裡的田多石塊，又大又硬，一來搬不走，二來敲不碎，每回犁至大石前就得停下來，沒注意的話，牛還會不知轉向而扭斷腳骨。厝前田是屬於賴仰懷的地，現在已沒有耕作，盡是平坦短小的類地毯草以及灌木狀的粟蕨，偶亦冒出幾株約半人高的樹木。

厝前田的視野極好，除了有路直通大油坑外，回望擎天崗一路下來的各山頭，也是一清二楚，賴先生依山勢一一說出名稱。他說：日人路在百二嵌之上，經幾個彎繞，過了「後湖仔」後，在於許顏橋上

方與魚路古道相接。從後湖仔有條小徑往「內寮仔」內山走去，內寮仔有些梯田與幾戶厝地，那裡人家除了種田外，也曾種大菁。大菁不種在田裡，而是種在較陰的樹下。

我們繼續啓程，此時路旁的溪水聲愈來愈大，此地有二處水源，再走一段，到達第一處水源交匯處。接著，向前行就到了傳聞的許顏橋，橋早就斷了，還好水量不大，我們一行人連跳幾粒大石頭到了對岸。許顏橋之後的路，都沒整修過，一路上全靠賴先生以草搗開路，沿路密生不少大菁。不久到了番坑溪，這兒原有一座番坑橋，但是很久沒有人走這條路，橋也早就沖斷了，此處爲一懸崖，溪床離路面少說也有3～4公尺高，十分陡峭。我們沿溪上行一段，接近瀑布，此處溪床較窄，賴先生以75歲的年紀，跳至對岸，再用草搗開出只供一個腳板著力的小道。我們逐一很小心地開始橫越，在流水嘩啦嘩啦聲中，恐懼油然而生，生怕一沒抓緊，跌了下去，有個同伴還落了一隻鞋子，後來還是賴先生想法子撈上來。此去沿路皆是拔契爬藤，灌叢橫生，賴先生不斷開路。再前行約半小時後，又見一橋，此橋稱外番坑橋，橋面原爲三塊杉板所鋪成的，只是很久沒人整修，此刻只剩石砌的橋墩，杉板早已不知去處了。

終於左方有水圳來會，此後開始沿水圳走。水圳係依山勢而建，水圳下方，還有河南仔勇路、日人路和陽金公路，過去金包里人擔魚到台北賣或平時來往台北—金山，大多走河南勇仔路，只有在大東亞戰爭時，物資管制，爲了多賺點錢，走私時才有人改走水圳路。賴先生表示，有時金包里的擔魚人走到頂八煙他新厝那兒，會以割一天稻的價錢，力請他將魚擔上大嶺，而魚販跟在旁邊走。我們聽了都頗驚訝，原來尚有「挑夫的挑夫」。這水圳由山上的番坑溪流來，每在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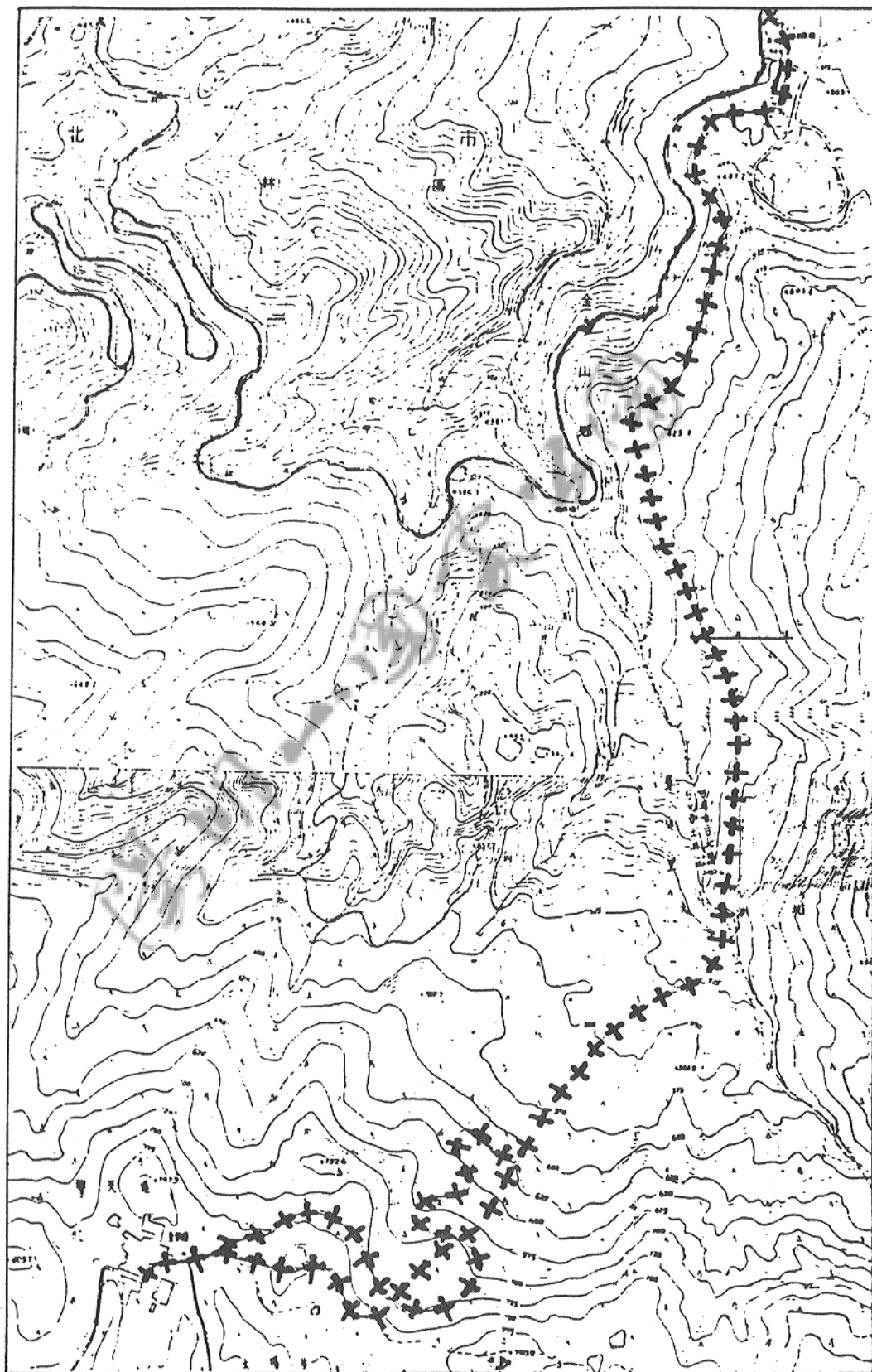


圖6-4 擎天崗—大路邊田—頂八煙行程
十 行經路線

度極陡的高處下方，就會有一個消能池用以耗減流水能量，以免愈來愈急，衝壞水圳。接著，我們到了一個叫「苗圃」的地方，有一蓄水的池子，水圳分二道，一道露天，是給金包里的人用的，而另一道加蓋，則用於灌溉田畝，是給七股、八煙的人用的。

最後，終於抵達頂八煙賴先生現今的住家(圖6-4)。

第三節、擎天崗－後湖仔－頂八煙

這一次在冬日造訪，前往魚路古道。這條古道為昔日金包里的居民運送魚、茶、牛必經之路，只是日久荒廢，而今再尋，深具歷史意義。

從擎天崗草原入口，順著左方邊坡石板鋪成的小徑而行，經過一座碉堡，遇見另一條設有柵欄的石板小徑。越過柵欄，可見前方遠處有白煙冒出，那裡便是大油坑所在(圖6-5)，不斷有硫磺氣味濃濃淡淡鑽入鼻內。或許是設有柵欄的因素，先前沿途的牛糞頓時消失了。下坡的路十分彎折，突然間左側山壁上有一塊寸草不生，形狀像被如來神掌劈了一掌的岩壁，十分特別。

一路下來，與舊有土路交會，此地稱為嶺腳坪。我們分為二路人馬，甲隊向土路（日人仔路）而行，乙隊取捷徑（河南勇路）前去。乙隊走不多遠，便遇到『**獠**人墓仔』，據說此處曾有個瘋子跌死，因而得名。其實『**獠**人墓仔』並不難走，除了牛糞之外，還有枯乾芒葉散落路上，雖陡，但尚可前進。『**獠**人墓仔』的出口甲乙兩隊人馬又會合，前景是冬瓜山（大尖後山）與八煙山(圖6-6)。

駐足片刻，又兵分二路，經過長滿栗蕨的二層坪仔之後，路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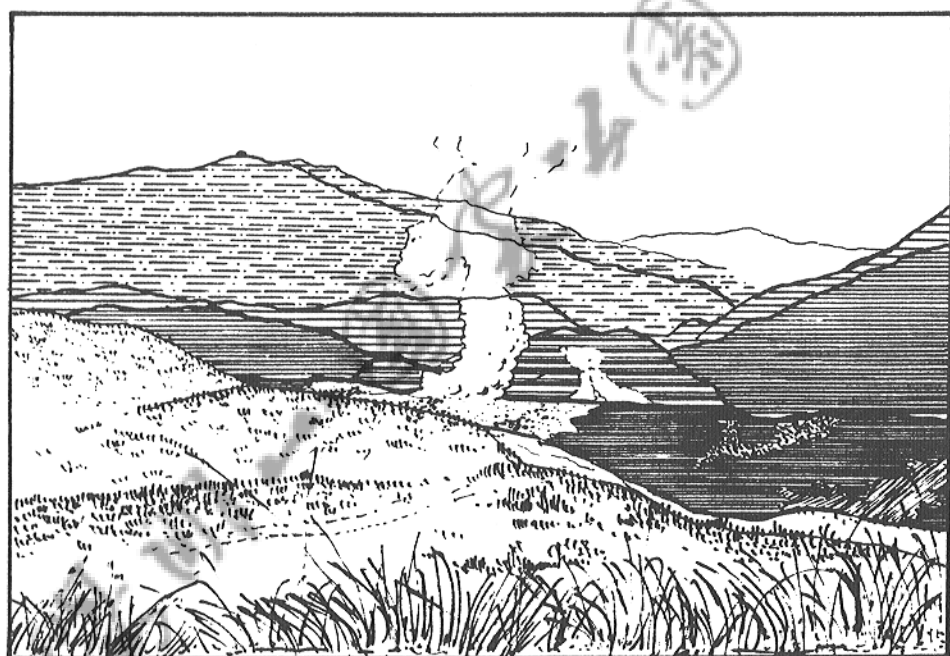


圖6-5 遠眺大油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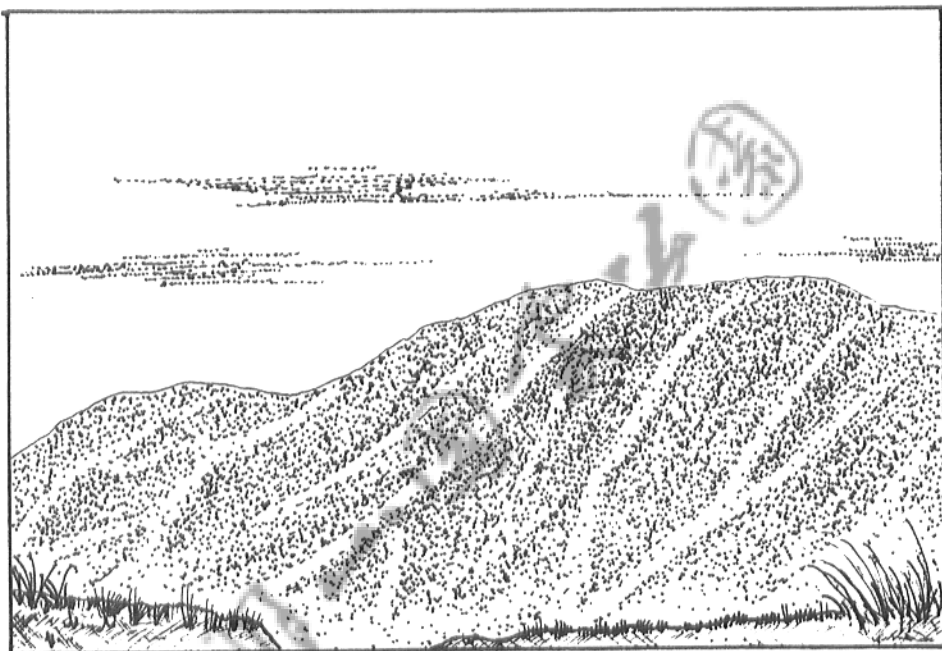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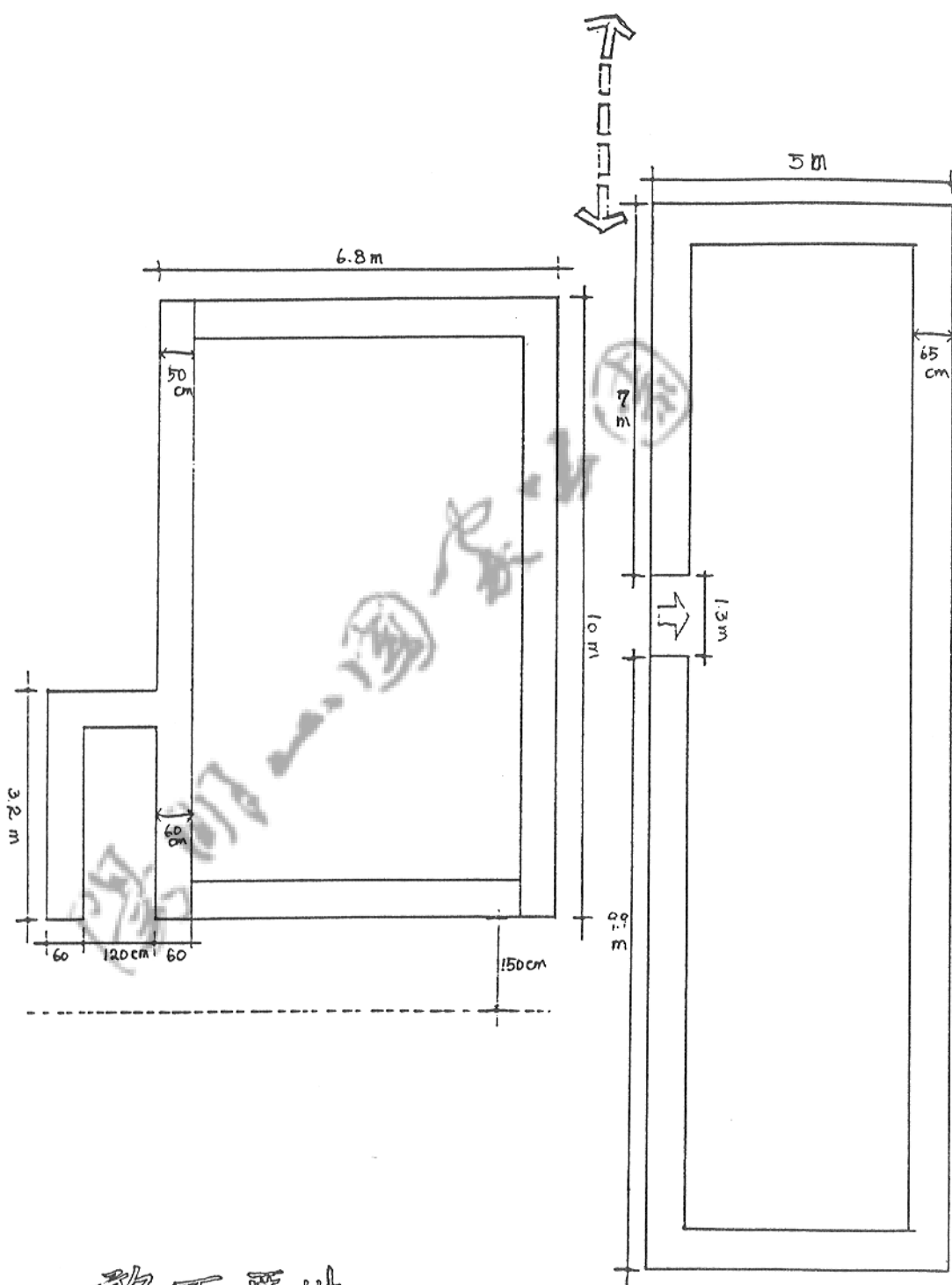


圖6-6 遠眺冬瓜山與八煙山

方，聽見十分清晰的水聲，接著就看見水流嘩嘩。順著石階而下，這裡甲乙兩隊又相遇。下一段捷徑名叫『百二坎』，由於土濕又沒有明顯的階梯或石板，只好拉扯芒草慢慢下去，這一小段路比『猜人墓仔』更駭人，好幾次差點滑下。漸漸地，水聲大了起來，路徑也稍為好走一些，左方水流分叉二股，一往大油坑方向，一繼續前衝，漸漸消失。然後遇見平坦石階，路旁右側出現偌大的『大石公』，守護神般屹立。

站在大石公旁，遠遠瞧見一似山洞的樹籬，洞內洞外兩個世界截然不同。先是闊葉林，繼而竹林，陽光緩緩傾瀉注入樹隙，竹林旁再次出現淙淙水流。水勢大，河中石塊堆疊形成連串的小瀑布。路旁有座土地公廟，不久左轉進入「賴在厝地」（圖6-7）。首先映入眼簾是一間石頭堆砌的房屋，保存最為完整，但竟然是牛舍，左方才是主屋，分為三間，右廂房尚完整，據說賴在的父親不願遷離，而重修這右廂房自己獨居。石牆堆疊是以亂石砌的方式，門、窗的部分係選擇較佳的石條疊成，石屋之內有不少的尖葉槭、日本柃木、虎皮楠、紅楠、樹杞、栗蕨、火炭母草等植物，想是廢屋後才開始生長的。順著牛舍旁邊，有一條小徑可抵賴在的耕地，昔日植滿水稻，如今卻成了栗蕨的世界。

走出這片歷史遺跡，循路而下，水道時左時右，終於抵達上礮溪。在此午餐後，我們再循原路折返，丈量沿途廢棄的厝地。賴在厝地下方有個「愁丙厝地」，如今只剩一面完整的牆而已（圖6-8）。從房子周圍的情況看來，坡嵌下有一道水流迴繞房屋，正符合昔日民宅的安排。我們拉著皮尺，量屋寬並推敲門窗的位置，好似考古學家一般，由殘存的斷垣石壁，揣想前塵往事。繼續向上而行，右方通往賴在



— 丙厝地 —

SCALE: 1/100

圖 6-8 丙厝地

厝地，左方則往大路邊田。取左行經過「埤仔區」(圖6-9)，這裡是一片水澤，生長水毛花與低矮水草。然後在竹林之內，找到了「許仔枝厝地」(圖6-10)。厝地內有一完整水槽位於灶旁，整片屋基如今已是台灣柿、紅果金粟蘭、山龍眼、紅楠、山桂花的群落。此宅上方路旁，立有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由於曾翻修過，比賴在厝地旁那座新穎，據說這是許仔枝供奉的。

從土地公廟下行，到了後湖仔，路旁為「山豬豐厝地」(圖6-11)。屋基如今長滿樹杞、水金京、紅楠、台灣柿、觀音座蓮、柏拉木、筆筒樹、江某、台灣杪欏、山桂花等植物，另有二大叢竹子。

量完屋子大小，隨即趕路，經過一塊廢棄的梯田，稱為十八分湖。不久抵達上磺溪，這裡原有一座『許顏橋』。4:26再度兵分二路，乙隊取上方石徑，甲隊順著新砍的土徑而行。甲隊一路平坦，4:34看見第一座木橋以及瀑布，此為番坑溪，半個月前尚未搭建木橋，過這瀑布必須緊貼山壁，驚險涉渡，如今木橋由四根木條合併搭成，方便不少。4:38抵達只剩二個橋墩的外番坑溪，4:44看見水圳由左變右，改採圳下新開的土路前行，4:50遇見十字路口，在此暫且休息一番，5:13取左方土徑開始下行，此路較陡，然而車聲越來越大，5:23終於接到陽金公路，順沿公路朝金山方向繼續前進，5:35抵達頂八煙賴在新宅。乙隊則經過「許仔枝新厝地」(圖6-12)，然後披荆斬棘，奮勇穿出連綿的芒草地，再跨過番坑溪上游，只聽見左方有瀑聲，卻不見瀑布蹤影，想必二路高下相隔至少有五十、六十公尺之遠。續向前行，繞經相思林，遇到另一水流，為外番坑溪的上游，順溪床而下，在石塊之間攀來跳去，終於看到外番坑橋墩，改換新砍的土徑而行。由於上方石徑較難通行，乙隊落後甲隊甚多，直到6:10才抵賴在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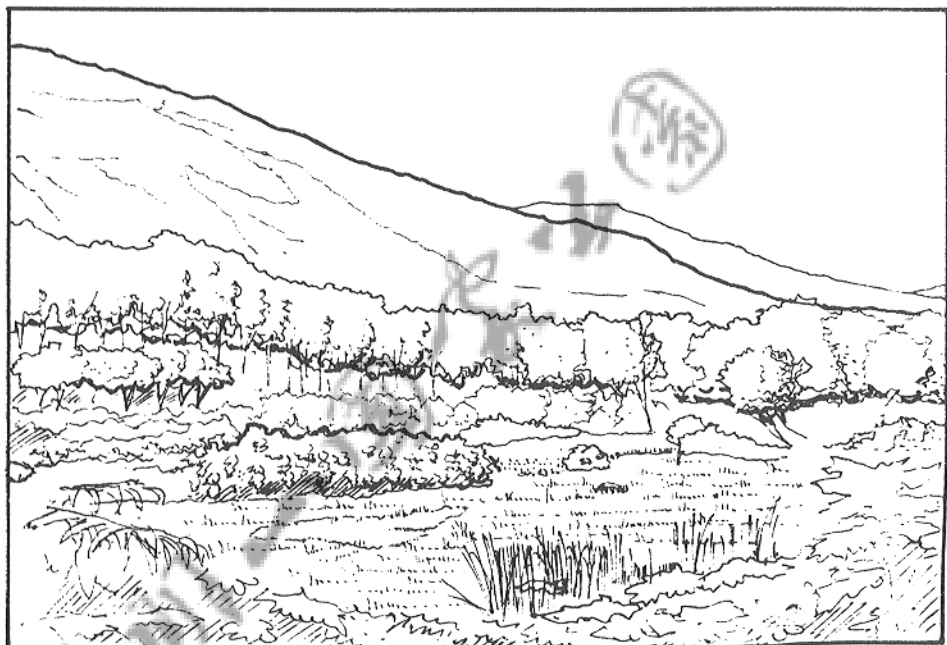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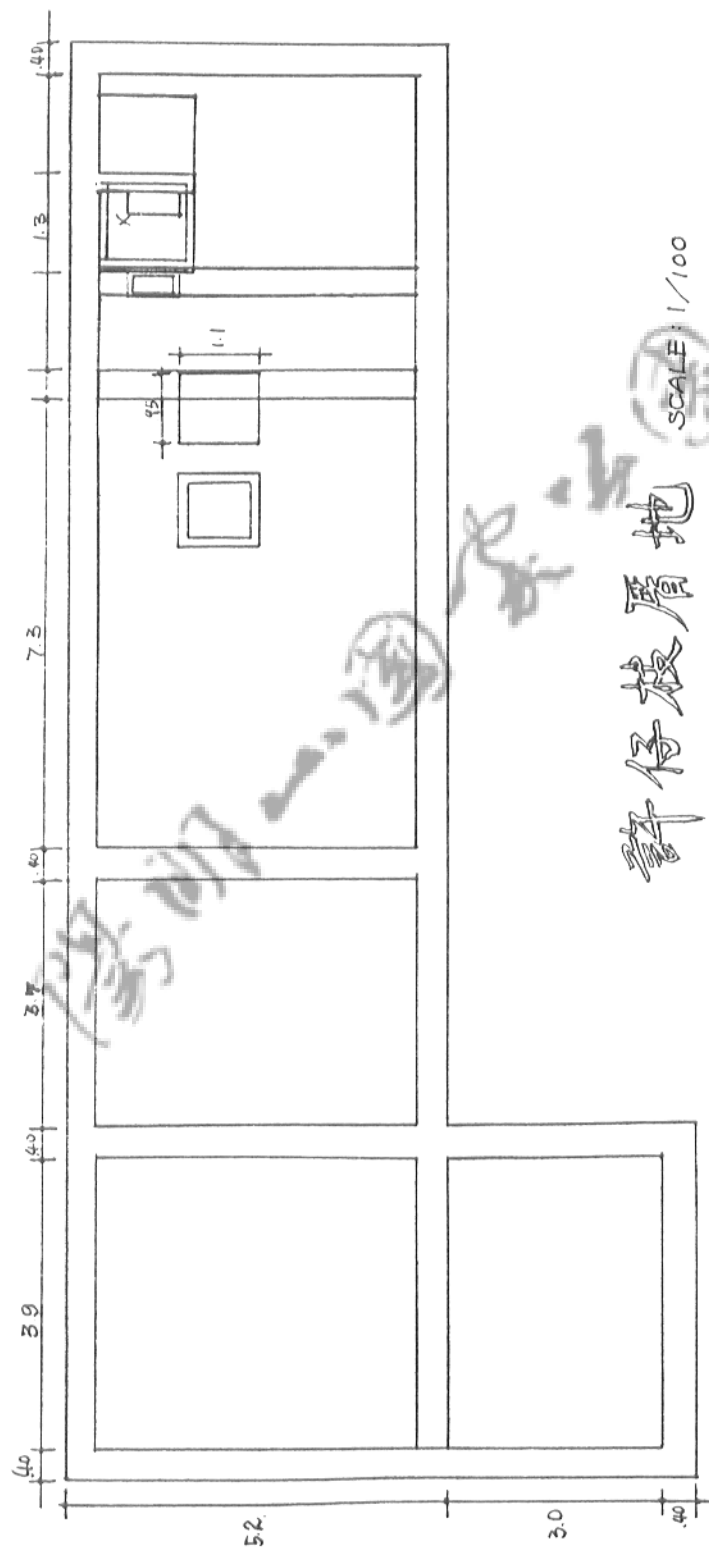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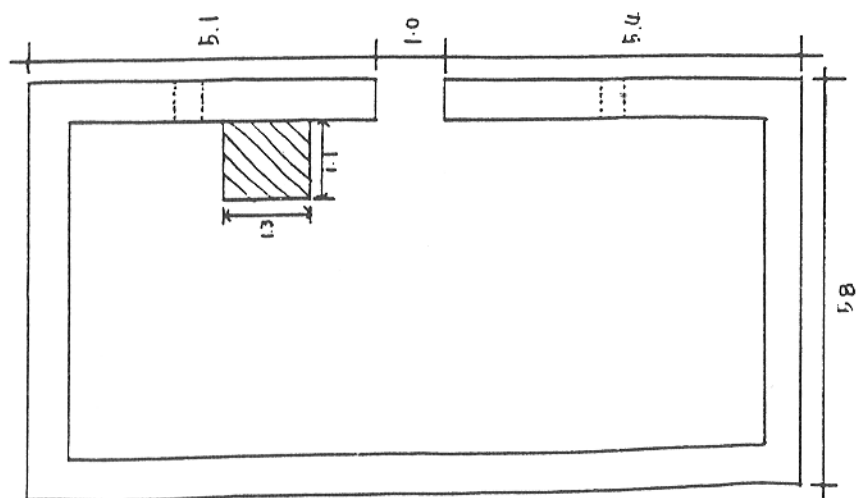


圖6-9 埤仔區



許枝厝地
SCALE: 1/100

圖 6-10 許枝厝地



山豬豐厝地 SCALE: 1/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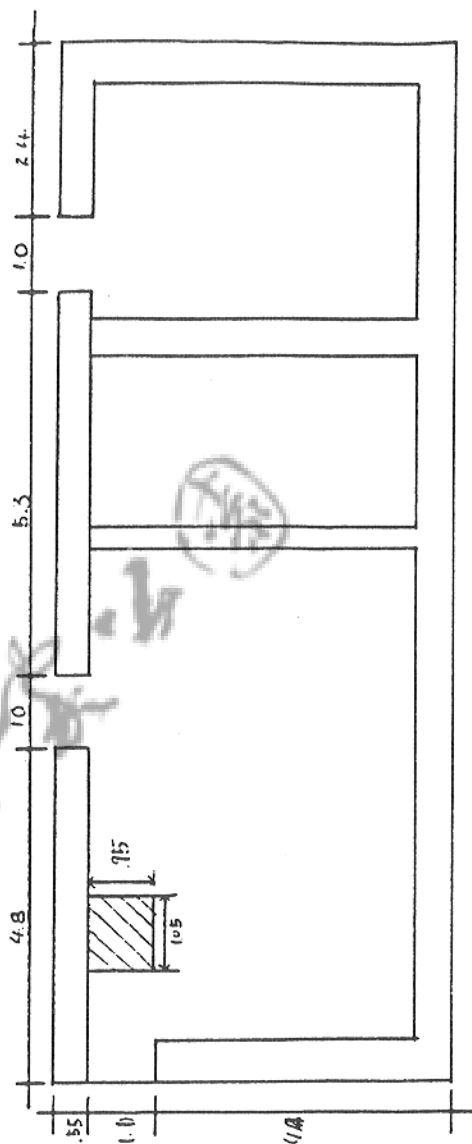


圖 6-11 山豬豐厝地

許仔枝新厝地

SCALE 1/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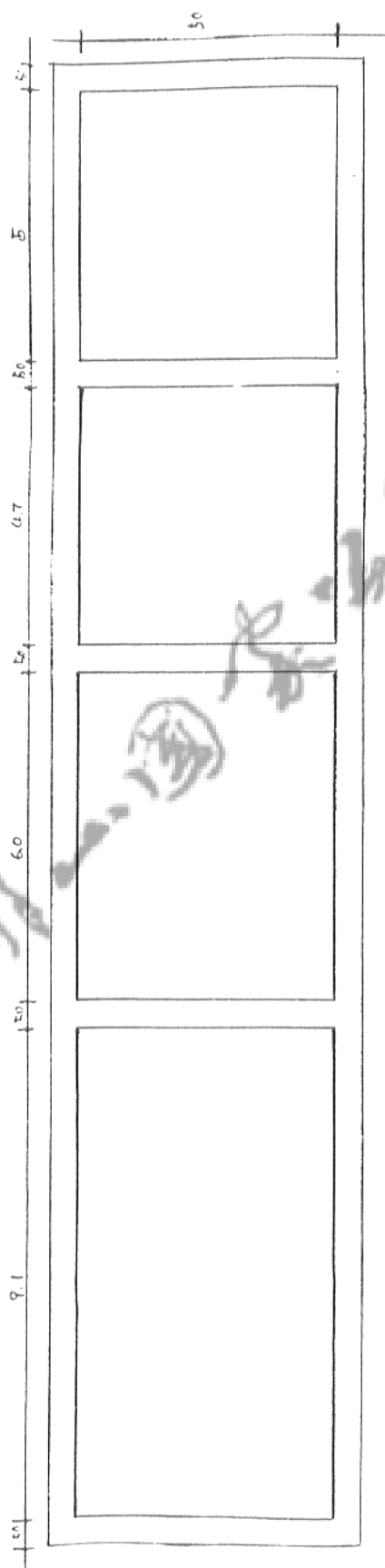


圖 6-12 許仔枝新厝地

家。

一行人離開頂八煙，往陽明山的回程，迎著黑黑的公路還有漫山的白霧，一天的疲憊漸漸襲上心頭(圖6-13)。

第四節、擎天崗－大油坑

早上由陽明山出發後，甲乙兩隊先到擎天崗，丙隊則順著陽金公路往大油坑去。自擎天崗土地公廟後面，甲隊走較小的泥土路（日人仔路），乙隊則走較大、較平緩的石階路（河南勇路）。7:37分，甲隊見到三根木樁立在路上，二根在左，一根在右。7:41見到上次所立的木樁，左邊是往大油坑的擔礮路。7:43在嶺腳坪分岔口遇到乙隊，接著又分開。乙隊直行而下，這一段路不像前段鋪有石塊，滿地都是剛砍過的芒草，路面崎嶇，有時還會掉入坑中，枯乾的草稈很滑，實在不好走。7:56遇見從獅子頭繞過來的甲隊，在十字路口同樣立有上次的木樁，然後甲隊沿著S形（繞圓山）的路前進，乙隊繼續直行下去。7:59乙隊遇到水泉，由路左邊漫向右邊，這裡的石階生長青苔，很滑。8:00到達分岔口。下方就是百二崙，更遠處就是賴在田地，田畝的左邊有一隻黑牛，右邊則有二隻，全身黑得發亮，正低頭吃草。過一會兒，甲隊過來會合。兩隊再折回圓山附近，順著路邊，尋找比較容易下到大油坑的路。到處都是芒草，猶豫一陣，勇敢鑽進芒草叢中，奮力前進，這時不斷傳出同伴的尖叫聲，突然大家發現只剩一顆顆腦袋上浮，全身沉在芒草海中，艱辛掙扎25分鐘後終於穿出重圍，但已是傷痕累累。接著，進入粟蕨群落，這裡好走多了。最後抵達礫石地，與步行上來的丙隊會合，一同走向大油坑的爆裂口。陣陣的刺鼻味飄來，這便是採硫磺的地方，林同的太太已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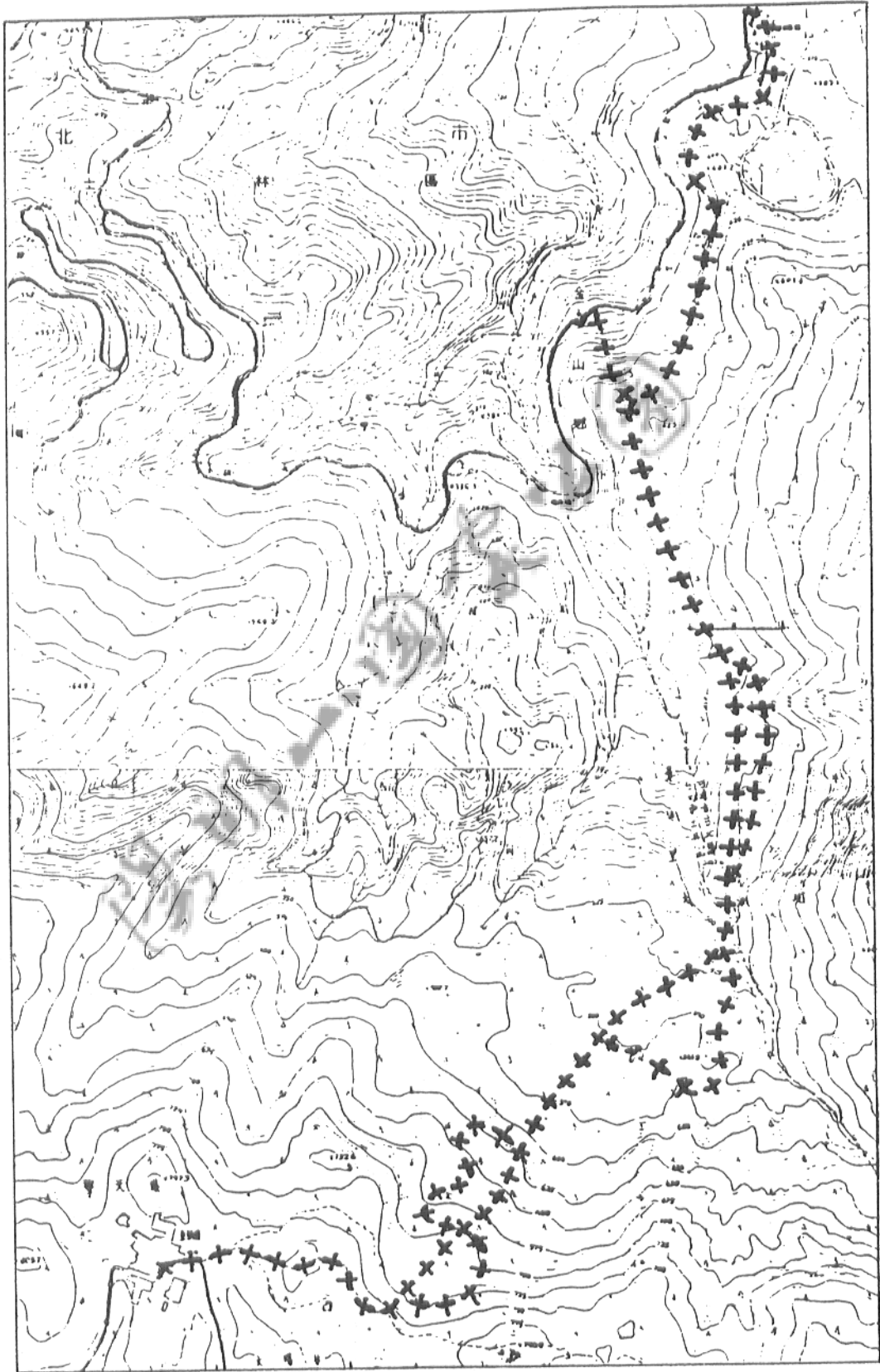


圖6-13 擎天崗－後湖仔－頂八煙行程
十 行經路線

定等在那兒。由於我們的請求，她特地上來礦場，再次操作這項採硫磺的步驟。

她先把方形鋁桶一個個排好，再用一個小杓子舀水，將鋁桶內部沾濕，並放入一些碎的硫磺塊。再用另一長柄杓子，同樣先浸一下水，然後伸向蒸騰的管口，將黃澄液狀的硫磺舀出，注入鋁桶中。硫磺熱度很高，放入桶中後，還在沸騰，慢慢才平息、凝固。她告訴我們，大約四個小時就可完全凝固。接著，再用鐵鎚，把凝結在杓子上的硫磺敲入桶中。而我們也試著拿杓子操作，起初覺得很輕，移至管口，舀起滿杓的硫磺，頓時變得很重，根本提不起來，只好倒出二分之一，才勉強舉起，將杓內沸騰的硫磺注入桶中。這時硫磺熱霧突然撲面襲來，噙了口鼻，很不舒服。

傾注硫磺的工作告一段落，她走進一個破爛的木棚內，升起一堆火，然後拿枝鐵棒放入火中燒紅，再向著封堵的硫磺口插入，抽出來的一瞬間，硫磺隨即流出，不久便注滿一個小土坑。這時她舀起硫磺注入鋁桶，重覆先前的程序。在大油坑待了大約一個多小時，我們告別林同的太太，朝賴在田地出發。

10：15到了賴在田地。繼續前行，過了一條小溪，到了『慙丙厝地』，再下去到了『連成厝地』，那兒有上次立的木椿。10：55繞至後湖仔，這時有些同伴闖入弧形的田畝，發現到處都是荊棘，刺得哇哇叫，只好再爬回原路，緩步前進。經過『山豬豐厝地』後，看見一間土地公廟，再順路上行。11：43過溪，11：56到了百二嵌上方的十字路口。順沿山路，走向圓山，再次效法早上的神勇精神，重回大油坑。再從大油坑下抵陽金公路，結束上午的行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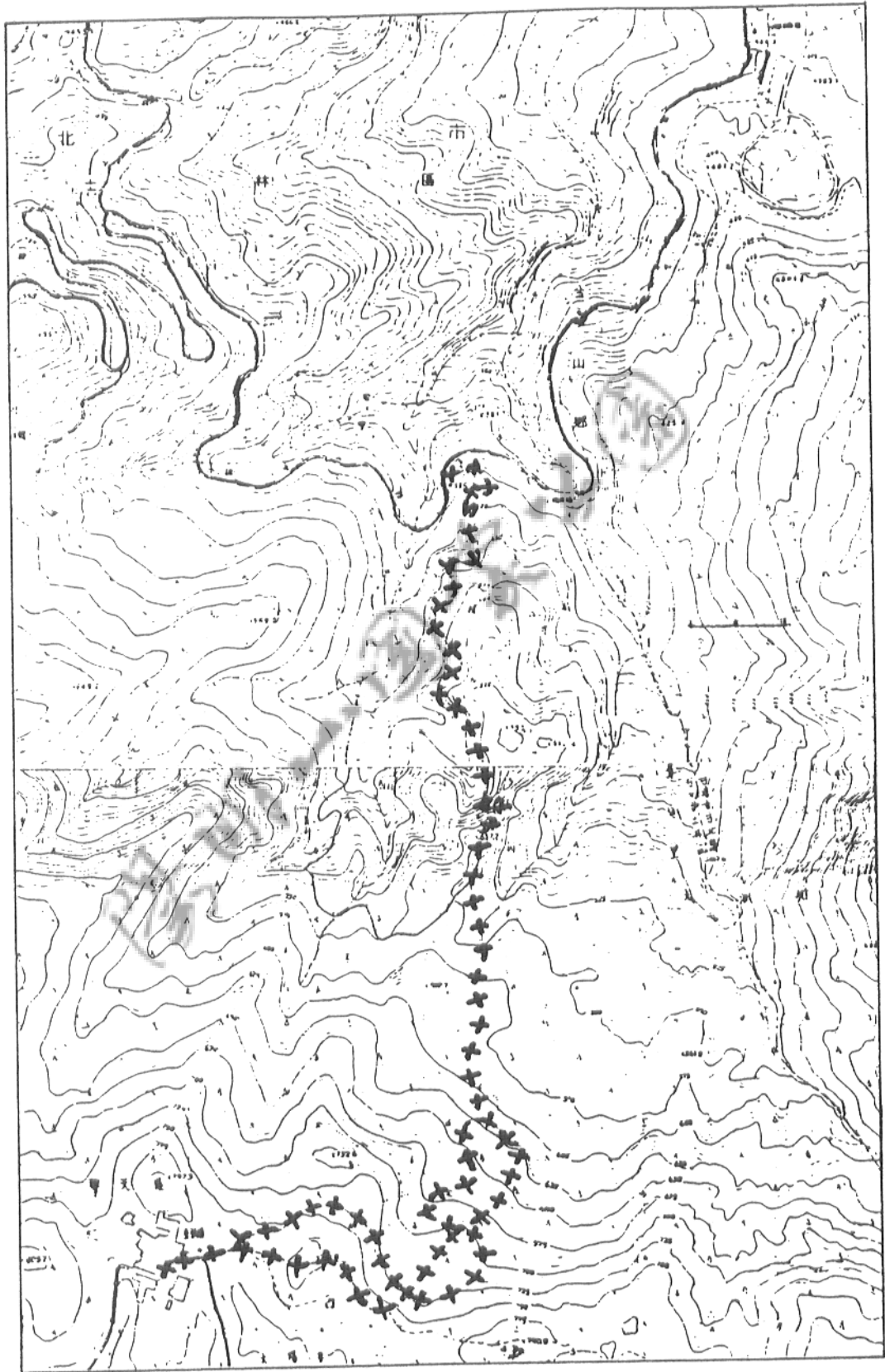


圖6-14 擎天崗—大油坑行程
十 行經路線

這次的採礦示範，可算最後的實際生產，因為大油坑已結束營運。也許日後的採礦，將變成博物館式、整齊精緻、充滿知性的展示，不再有那種源自民間，真純且帶點粗陋的感受，這是令人遺憾的(圖6-14)。

第五節、頂八煙－亞洲山城

早上10點，我們一行由旺枝（賴在）家後面的水圳路向亞洲山城的方向前行。路上人手一根樹枝邊走邊打草叢，以驚走蛇類，大家並輪流換班領頭走路。

這條路的旁邊有許多消能池。從上方流來強勁的圳流，迅急衝入消能池後，速度就慢了許多。

因為很久沒有人走，到處雜草叢生，並有不少蜘蛛網。另外，還看到兩隻赤尾貍，通體碧綠、紅色的眼睛配上淡褐的尾巴，長得十分可愛，不過，我們不敢靠近，深怕被它咬到。

10：44到達第一座拱橋，兩側山谷削下，可供立足的地方又不大，我們將雙腳分跨水圳兩邊的護岸，如此逐步移動。

過橋之後抵達一個隧道，我們將鞋子脫了浸在圳溝中考慮怎麼過去，由隧道的此端可以隱約見到彼端透來的微光，約碗口大，除了這點光之外，其它什麼也看不到。隧道外的山坡又很陡，想順著山坡橫越過去似乎不太可能，唯一的選擇就是從隧道穿過。於是我們矮著身體走進隧道中，幾步之後，四周一片黑暗，什麼都看不到，只能用手巾不斷敲打身旁岩壁和水面，以判定隧道的寬度避免撞上，開始時腳底踩的是石礫，後來混合泥沙和小石礫，就這樣義無反顧前進，

漸漸腳底踩的已是泥沙了。出了洞口，才鬆一口氣，還看到一隻被我們嚇逐的蝙蝠倒掛樹枝上，過一會兒又飛回洞裡去。

隧道後的土圳坡度變得很緩，11：12分看到山壁旁邊有棵薯榔，希望能找到會染漁網的人告知這個東西的詳盡用法。11：47經過一個水圳橋，這次沒有上一個拱橋險峻，很快就通過了。11：56過了破瓦農舍後，圳道開始變陡。

12：03後，水圳消失在柏油路下，我們順柏油路走了一段，從左邊的林道切入，又到水圳旁，12：07水圳的水進入涵管，不遠的前方是亞洲山城的蓄水塔。12：10經過亞洲山城的蓄水塔，結束這段行程。想起從前的人要擔魚走這一段艱難的路，實在令人佩服，至於他們如何穿過隧道呢？我們十分好奇卻百思不解，後來輾轉聽說擔魚的人先把一篩魚捧在胸前，低頭且小心翼翼穿過隧道，再回頭另捧一篩魚過去。當然，也有一些人從山坡直下，繞至大路，避開隧道而行。這個謎底於是解開了(圖6-15)。

第六節 後記

我們在地圖上標出魚路古道的各處地名，並將河南勇路與日人路予以區分(圖6-16)。接著，再把前述的厝地所在繪出(圖6-17)。然後，比較了昔日與現今腳程的差異(表6-1)。

最後，將踏勘行程分為三段，並用活潑的筆法表現一番。

魚路古道第一段：山豬湖－擎天崗(圖6-18)。

魚路古道第二段：擎天崗－許顏橋(圖6-19)。

魚路古道第三段：許顏橋－亞洲山城(圖6-20)。

希望，未來的魚路古道規劃既能展現時代意義，又不失古老的原貌與韻味，這是我們衷心期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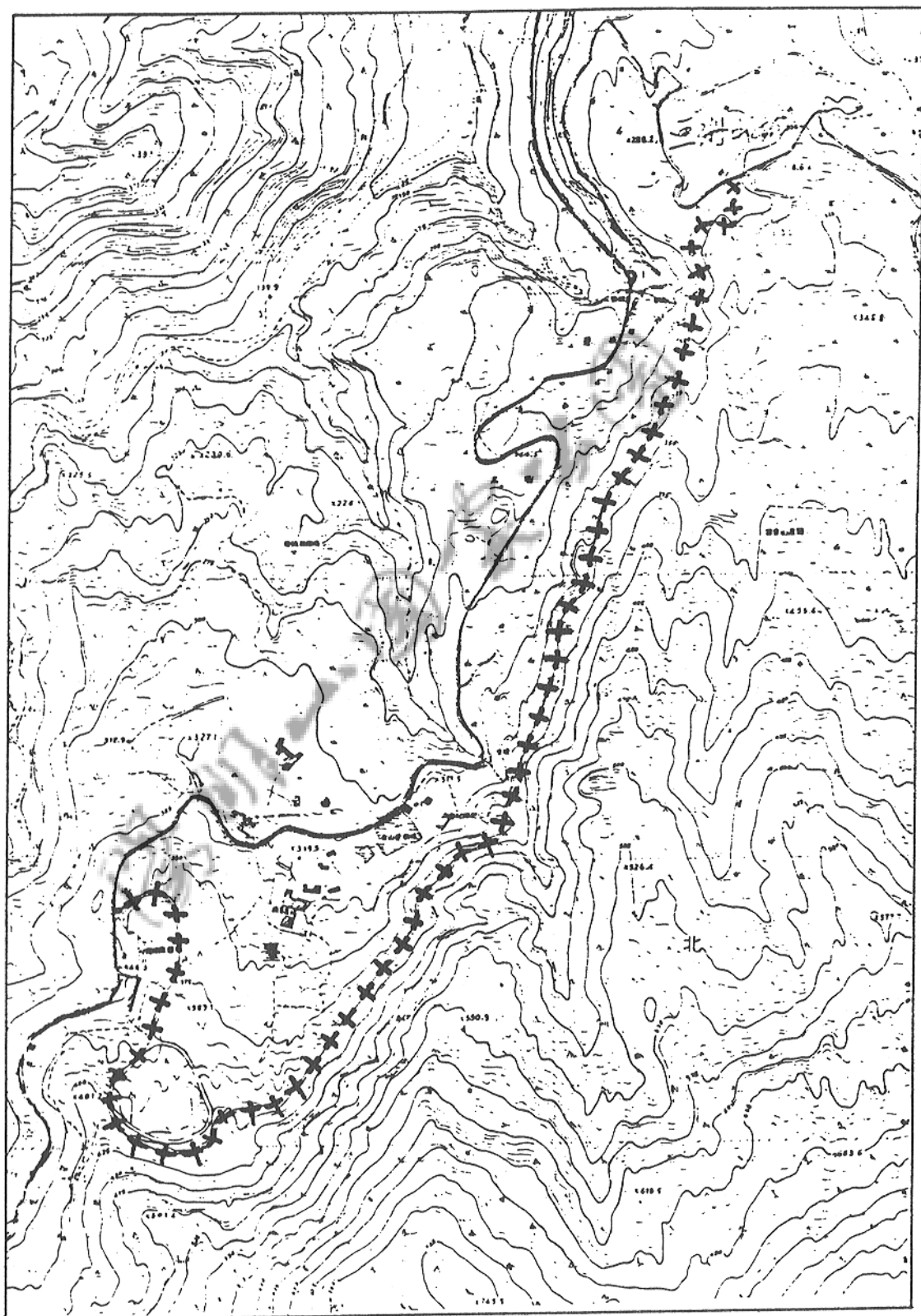


圖6-15 頂八煙－亞洲山城行程
十 行經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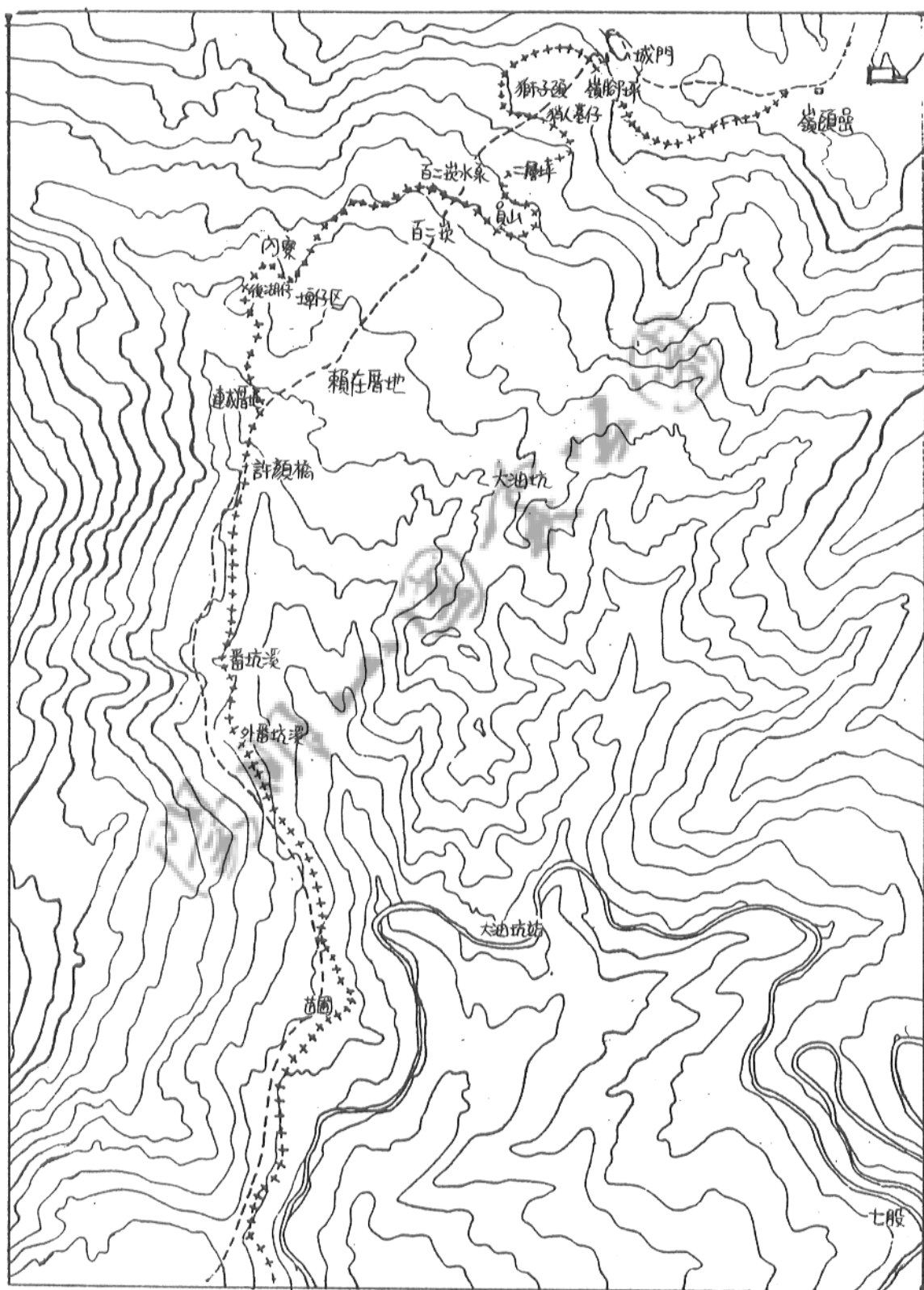


圖6-16 河南勇路與日人路簡圖

——河南勇路

++日人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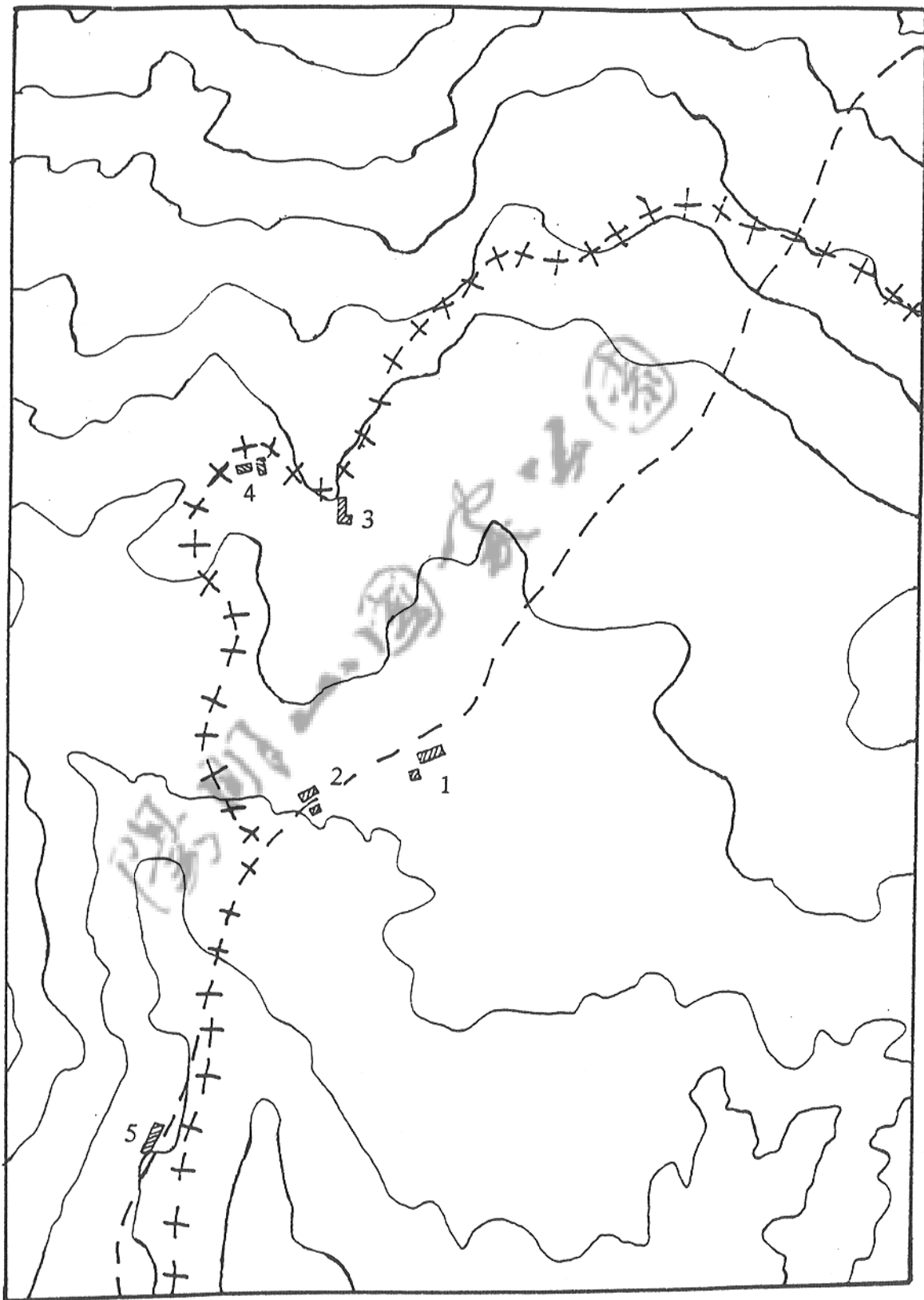


圖6-17 魚路古道昔日厝地位置

- | | |
|---------|----------|
| 1 賴在厝地 | 4 山豬豐厝地 |
| 2 愁丙厝地 | 5 許仔枝新厝地 |
| 3 許仔枝厝地 | |

表6-1 魚路古道今昔行程比較

分 段	第 一 段	第 二 段	第 三 段
路 段	山豬湖 ↓↑ 嶺頭崙 土地公廟	嶺頭崙 土地公廟 ↓↑ 頂八煙 賴在新宅	頂八煙 賴在新宅 ↓↑ 亞洲山城
擔魚人 所需 時間	3 0 分鐘	2 小時	2 小時
調察人 所耗 時間	4 0 分鐘	3 . 5 小時	2 小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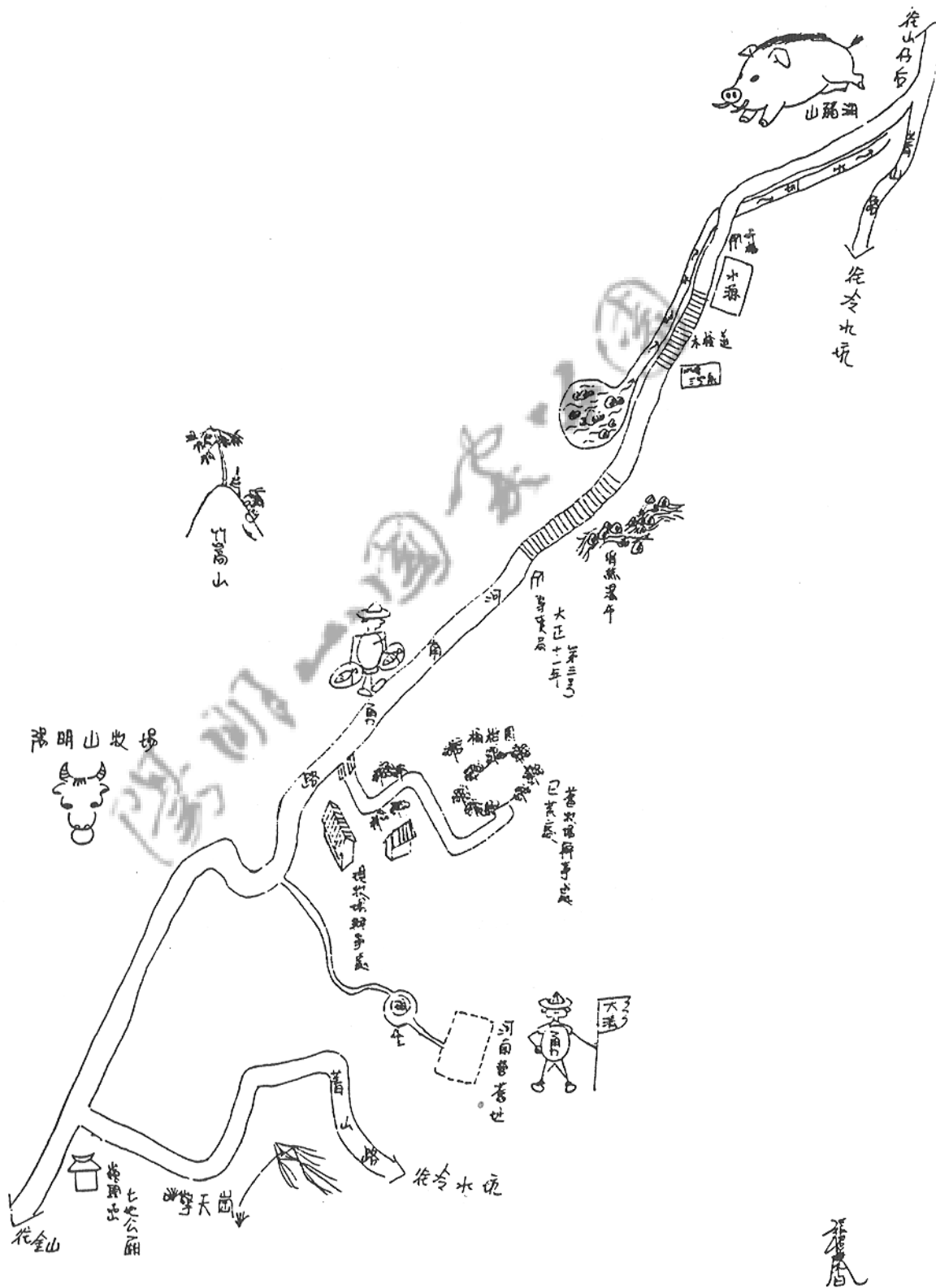


圖6-18 魚路古道第一段示意圖

第 七 章 建 議

對於魚路古道，堅持保留原貌及韻味的原則下，僅做適度的修復。綜觀全程，以百二嵌至許顏橋之間由日人仔路和河南勇路形成的迴圈，較適宜休憩與展示利用。以下就此段路線，提出幾點建議：

一、鋪面方面

百二嵌地勢陡峻，名稱由來相傳原有一百二十個石階，希望能在
此段復舊，鋪設方式仿照舊有石階，中央石頭大而平滑，四周以小石
填充，以便行走(圖7-1)。其餘路段不需重鋪石階，只要除去雜草，
稍作整理，維持原野風貌即可。

二、標誌牌示

標誌建議採用較低矮、簡單的木製型式，並加註統一的魚路圖案。
。

下面為可能的設置地點(圖7-2)：

- 1．嶺頭壩入口
- 2．往大油坑擔礮路
- 3．百二嵌
- 4．許仔枝厝地
- 5．山豬豐厝地
- 6．憨丙厝地
- 7．賴在厝地
- 8．許顏橋跡
- 9．番坑橋跡
- 10．外番坑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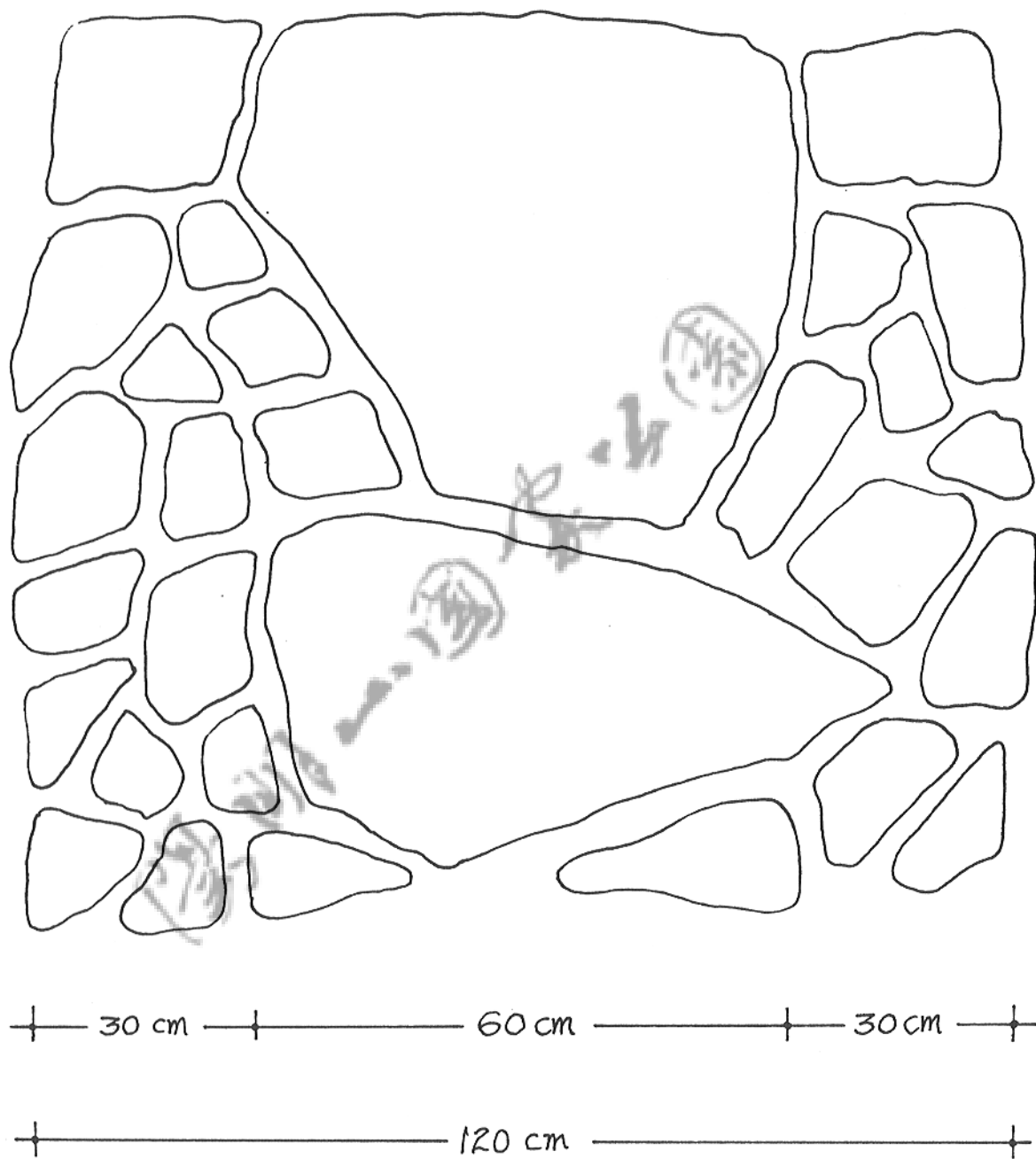


圖7-1 魚路古道舊有石階鋪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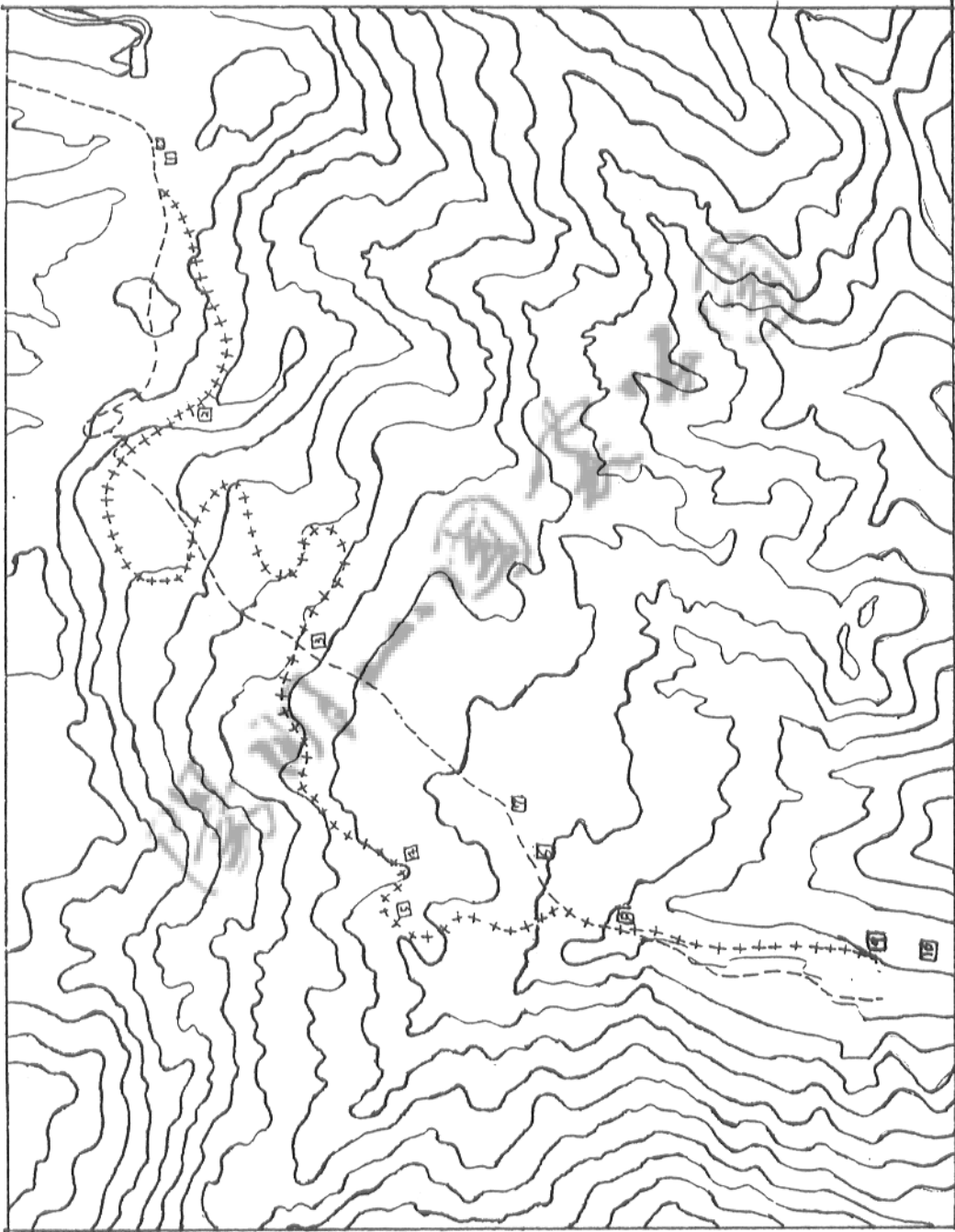


圖 7-2 標誌牌示可能的設置地點

三、現地展覽

魚路古道相關產業介紹，建議採用多定點介紹，依據暫擇四個地點以供參考(圖7-3)。

1.擎天崗：可利用管理站及擎天廳簡介魚路古道歷史及牧牛沿革史，現今管理站可移至營舍辦公。

2.大油坑：林同舊宅可用來展示製磺過程，用具及搬運，也可放置數套擔磺用具，使遊客親身體驗。

3.賴在厝地：賴在厝地應維持原貌，可在附近新築木屋，屋型力求簡單，以免在一連串的古宅中稍顯突兀。新築木屋內，可就石屋建築、大青染料製造作一介紹。

4.頂八煙袋型谷地(原哈哈樂園)：腹地寬廣，宜徵收並規劃為魚路古道路口，設置管理站，對歷史沿革、漁具漁法、擔魚、販魚過程，做一詳實的展示與介紹。

四、導覽手冊

印製魚路古道解說手冊，以供遊客閱讀並達到宣導保育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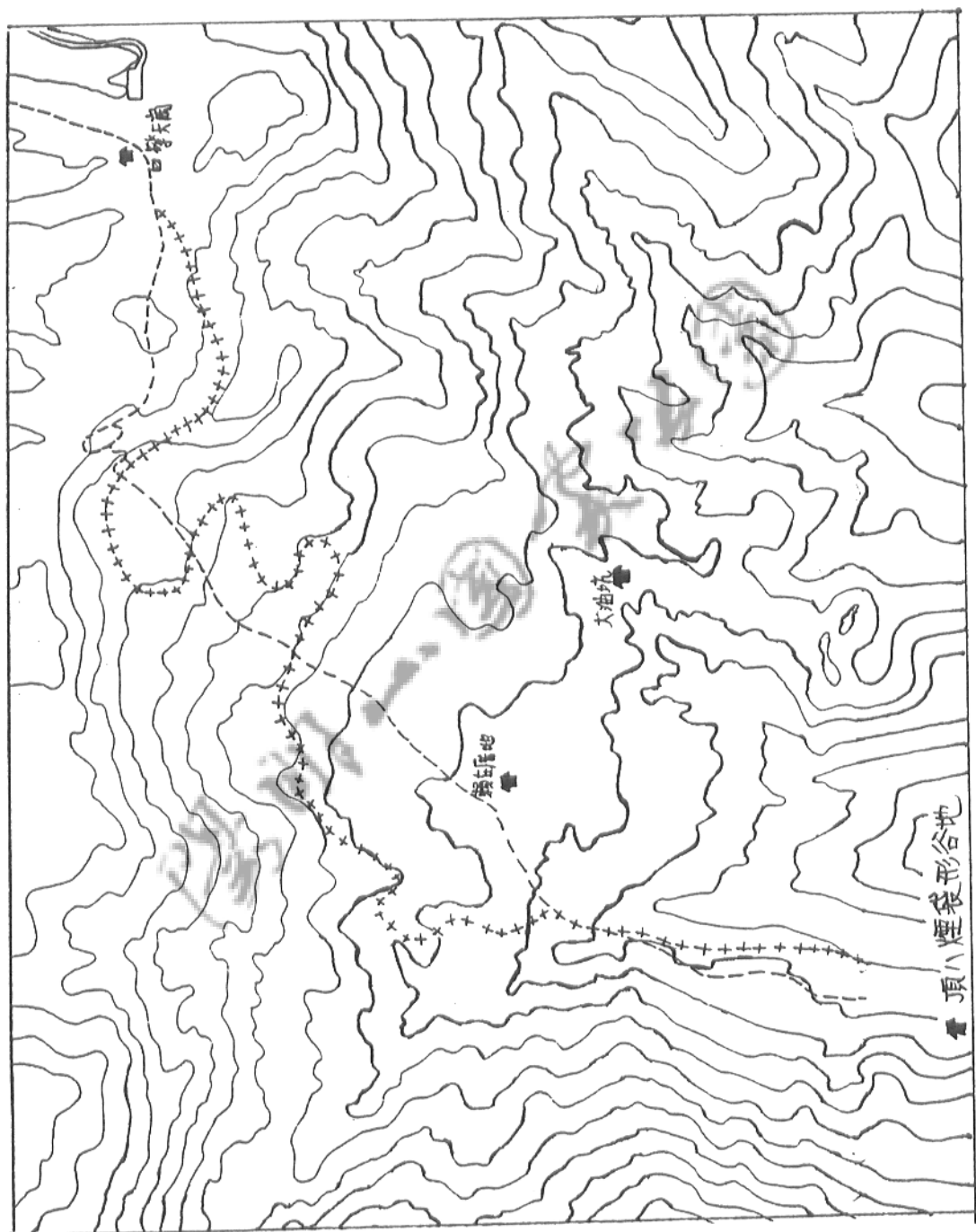


圖 7-3 現地展覽的四個地點

第 八 章 引 用 文 獻

- 天民. 1953. 看魚產、談市場. 漁友8:5-6。
- 王旭昇. 1956. 基隆鯛魚延繩釣漁業. 漁友61:11-15。
- 田一安. 1953. 怎樣改進沿岸漁業. 漁友3:61-62。
- 田一安. 1953. 焚寄網漁業. 中國水產1:21。
- 伍家齊. 1953. 在改進中的台北魚市場. 漁友2:20-21。
- 沈世傑. 1955. 基隆之鰺漁業. 中國水產30:1-4。
- 沈世傑. 1957. 台灣近海鰺類動態初步觀察. 中國水產60:12。
- 沈世傑. 1960. 台灣近海產之鰺類. 中國水產89:14-17。
- 亨德. 1952. 利用耕牛寄養牧場以解決耕牛缺少問題. 豐年2(21)。
- 亨德. 1953. 設置牧場解決台灣種牛缺乏問題. 豐年3(20)。
- 余澄堉. 1993. 宜蘭灣的鰺魚漁業, 台灣博物12(3): 83-85。
- 杜聰明. 1968. 淡水國民學校六十周年校慶典禮致詞. 杜聰明言論集
第二輯 p.142。
- 李松鶴. 1954. 鰺地曳網漁業. 漁友26:15-18。
- 李松鶴. 1954. 基隆火誘抄網漁業. 漁友33:8-9。
- 李松鶴. 1956. 焚寄網和叉手網漁業的糾紛. 漁友64:16-18。
- 李益果. 1984. 湘軍骸骨廟—淡水萬善堂. 湖南文獻12(4):68-71。
- 李瑞宗. 1989. 自然與歷史交會的驛站——大油坑步道, 大自然 24: 26-32。
- 李燦然. 1961. 福隆鰺魚焚寄網漁業. 中國水產108:24-26。

- 林文龍．1992．十八英雄來自何方． 臺灣掌故與傳說 pp.164-170．
協和臺灣叢刊27．台原出版社．臺北。
- 林宜鈺．1957．基隆嘉鱚底延繩釣漁業．中國水產55:12-15。
- 林熊祥等．1958．台灣省通志稿卷四經濟志物價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
- 林衡道口述，楊鴻博記錄．1983．鯤島探源 第四冊，青年戰士報叢書。
- 邱湧忠．1970．臺北市魚市場運銷職能與鮮魚消費之研究．臺大農林社會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萬水．1954．士林土匪仔歌．臺灣風物4(5): 80-81。
- 吳璜．1951．台灣的魚市場．台灣農林月刊 5(12):3-10。
- 周學普（譯）．1961．廈門與台灣．臺灣銀行季刊 12(1):249-286．
Le Gendre, C.W. 1871. 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郁永河．1879．裨海紀遊，1959．臺灣文獻叢刊44．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北。
- 徐鎮惡、林浚泉．1956．台灣之硫磺礦，台灣銀行季刊8(3): 40-54。
- 張光清．郭永耀．1960．澎湖鱚魚加工調查報告．中國水產91:6-9。
- 張永棗．1953．四十一年漁業增產及行政措施．漁友3:14-27。
- 張迺欽．1952．經興大嶺牧場．新生報 3月17日。
- 張德粹、陳超塵．1956．臺灣鮮魚運銷與價格之研究．農復會特刊第15號。
- 陳玉壽．1953．陽明山牧場概況．台灣農林月刊7(8):36-37。
- 陳同白．1955．金山鄉鱚魚乾燥試驗．中國水產34:5-6。
- 陳同白．1953．台灣最多的魚類．漁友12:4。

- 陳明榮(編). 1973. 台灣之漁具與漁法. 農復會特刊新11號.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 台北。
- 陳兼善. 1954. 台灣魚類中英日名對照表. 台灣省農林廳漁業管理處. 台北。
- 陳培桂. 1871. 淡水廳志, 1963. 臺灣文獻叢刊17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臺北。
- 陳慈玉. 1994. 台北縣茶業發展史. 台北縣立文化中心. 板橋。
- 莊福典. 1971. 臺灣水產品消費之研究. 臺大農經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榮凱. 1953. 北台灣魚業鱗爪. 中華日報 3月26日。
- 黃叔璥. 1722. 台海使槎錄, 1957. 臺灣文獻叢刊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台北。
- 黃昭堂. 1989. 台灣總督府. 自由時代出版社. 台北。
- 黃淑端. 1955. 臺灣魚市場之研究. 臺大農經系學士畢業論文。
- 黃榮洛. 1989. 兵荒馬亂自相殘—初探「殺河南兵」事件. 渡台悲歌 pp.126-138. 協和臺灣叢刊7. 台原出版社. 臺北。
- 臺省水產試驗所. 1953. 介紹本省常見的魚類. 漁友3:63-64。
- 鄭愁予. 1983. 百年前湘軍埋骨的苗栗卓蘭古戰場. 湖南文獻11(1): 93-94。
- 漁增會聯絡組. 1956. 四四年台灣省各種魚類生產情形(上). 漁友61:19-22; (下), 62:20-24。
- 熊雲巖. 1963. 臺灣主要魚類價格的研究. 中興大學農經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蔣秀純. 1986. 士林區耆老座談會記錄. 臺北文獻直字77:1-15。
- 劉建隆. 1956. 基隆的赤鯪手釣漁業. 中國水產44:7-10。
- 劉德煌. 1957. 基隆之青鱗魚釣法. 中國水產52:10-11。
- 劉建隆. 1954. 金山電石燈叉手網漁業. 漁友39:15-18。

- 編者．1985．全國唯一的耕牛度假中心．陽明山牧場寄養耕牛逐年減少．台北市農會積極進行開發計畫．農業周刊7(5)。
- 謝永河．1960．南湖大山縱行中央尖山．台灣山岳9(2):6-11。
- 蕭維甫．1975．臺灣魚市場之結構、經營及其業績之分析．臺大農經研究所碩士論文。
- 小笠原美津雄．1935．硫磺礦床調查報告，台灣總督府殖產局礦物及地質調查報告2，台北。
- 下啓助．1910．台灣水產業視查復命書．台灣總督府殖產局。
- 中研華榮俱樂部．1935．河南城跡，大嶺岬．台灣山岳彙報7(1):3。
- 天野屋利介．1942．經濟時評（經濟統制夜話），台灣時報269：77—78。
- 北畠茂春．1943．生鮮魚類配給統制規則の運用の實際に就いて，台灣水產雜誌235：12—15。
- 古山春司郎．1941．戰爭と犯罪，台灣時報253：80—83。
- 台北州．1924．台北州管內指定道路經濟調查書．台北。
- 台北州．1926．台北州漁村調查報告書．台北。
- 台北州農會．1934．台北州優良茶品評會成績表．台北。
- 台北商工會議所．1943．台灣ニ於ケル物資配給統制機構（調查資料第三十六輯）．台北商工會議所。
- 台北勸業課．1939．台北州茶業要覽．台北。
- 台北廳．1920．台北廳誌．台北。
- 台灣日日新報．1935．台北近郊登山手冊．台北。
- 台灣水產會．1934．內台魚名對照便覽．台北。
- 台灣總督府．1930．昭和六年台灣民曆．台灣神苑會。
- 台灣總督府．1939．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產業館(台北州)出品解說書．台北。
- 台灣總督府殖產部．1896．基隆蘇澳及近海鰲及鯉漁撈試驗．殖產部報文。

- 台灣總督府殖產部．1896．台灣產業調查錄．東京。
-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04．台灣ノ牧牛(附印度水牛)。
-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06．台灣水產概況。
-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台灣茶業一斑．殖產局出版社第五六一號。
-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台灣の產牛(附馬)。
- 台灣總督府殖產局．1937．台灣の茶業．殖產局出版第七七八號。
- 佚名．1940．生鮮食糧品の闇行爲を徹底取締，台灣時報249：191。
- 佐藤眠洋．1937．大屯山彙と溫泉．台灣產業評論社．台北。
- 岩崎小虎．1930．台灣水產要覽(昭和五年版)．台灣水產會。
- 高田平三．鎌田彌十郎．1896．基隆附近漁村狀況．殖產部報文。
- 黑澤平八郎．1942．交戰諸國の買物行列、買溜、闇取引，台灣時報269：105－109。
-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905．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經濟資料報告．台北。
- 藤江勝太郎．1896．台北縣擺接堡茶業．殖產部報文。
- Swinhoe, R. 1858. Notes on Formosa. Proc. Zool. Soc. 8:378-383.

訪談日期：82.07.07

訪談地點：萬里加投,本發建材行

訪談對象：柳登文 先生

下午，我們來到萬里鄉的本發建材行訪問曾經擔過魚的柳登文先生。柳先生雖已六十九歲，但身子仍舊硬朗，正在屋後忙農事。他親切地招待，並一一詳盡地解答我們的疑問。

柳先生說：由於從前家裡是種田的，要到農曆三、四月農閒時才能擔魚，大約從十七、八歲（昭和18年）開始，到廿一歲當兵時停止，當完兵之後再繼續，前前後後三十多年。多半擔往北投行天宮附近販賣，一趟可賺20～30元，就光復後的物價而言，10元可買一斗（12斤）米，這筆收入的確可觀。

柳先生提到現在的陽金公路在昭和20年左右就已開闢，北新莊並有支線與之銜接，是日本人計劃撤退時使用。當時路較為狹窄，民國47年才拓寬、鋪柏油。其中大油坑到下七股之間有三條溪溝，溪上有橋，兩側山坡陡峭，曾兩次重修。當問道：大油坑再上去，旺枝（賴在）家後面有一條路，不知何時有的？柳先生答說：那條路正確的位置應在旺枝舊家後面（旺枝家現位於陽金公路旁，從前在較高的山間），一直通往大嶺的土地公廟。此山區多土匪出沒，人稱的虎尾寮（在山仔后的東側）就是土匪藏身之處，這段路可以說是土匪使用的通道。後來日本人和土匪講和，土匪歸順後幫忙整建拓寬。「土匪仔路」其實也就是魚販擔魚所走的路，當時鋪有石板。大嶺下有一處水源，水質甘美，不僅可洗手腳亦可飲用，柳先生還記憶猶新地表演如何趴在石頭上，如何以口就水的模樣。

大東亞戰爭期間，擔魚通常在夜間，九至十時上路，至草山已是三、四時。整夜無眠，繼續往北投走，時已天亮。途中八煙的何阿香和山豬湖的寶胎是兩處最常停留的地點，吃些點心，小歇一會就繼續上路。在北投，魚大部份是賣給熟識的人，賣不完便一家一家去賣，因戰爭時期這種行為屬走私，所以不敢沿街叫賣，光復後才喊出聲。有趣的是，空襲時由於常躲警報，很多工作無法從事，所以擔魚的人數反而較戰前為多。如果生意好，下午賣完就回家，回程是在北投 嘮別搭客運經淡水回金山。若生意不好，必須拖延到晚上，就在 嘮別里長陳池家過夜，隔天再返回金山。只到草山、天母一帶，沒有至北投的魚販，則走原路回金山。魚販前往的範圍其實蠻廣，可是似乎很少前往竹子湖。柳先生說，竹子湖也有人擔魚去賣，陽金公路旁的水源加壓站附近，有一條往竹子湖的路，不過他沒有走過。

至於戰爭時期所擔的魚種，鱖仔夏多冬少，青鱗仔於五、六月最多，常製成魚脯和熟魚。所謂魚脯是鱖仔、青鱗仔類的小魚，網到後漁夫就用水加鹽煮過，然後晒到八分乾，通常需要半天的時間。傍晚時分，魚販去魚港採購，但要等到夜間才上路。魚脯是用布袋或草袋裝。而熟魚是四破、目孔、硬尾仔類的魚，也用水加鹽煮過，放在淺層的擔筐（魚篩）內，此外尚有少量的小卷或沙條、紅尾冬等。而盎床是種大魚，一尾約四十斤，一次只擔一、兩尾，綁住尾巴懸著走。

光復之後，所擔的魚種更多，過去不易見到的赤鯨、嘉鱖開始有了，但赤鯨嘉鱖價錢貴，山上居民很少有人買得起，故擔得少。這時販魚已無管制，行走的路線也更遠，除了曾到內湖外，柳先生最遠的路程到過新莊市的枋寮，走了將近一天半。因為有個新莊人常至金山買牛隻，再牽牛越過大嶺回新莊，湊巧有天碰到柳先生，順便遊說他到新

莊去賣魚。原來這條古道並非只限擔魚的人行走，像新莊人爲買牛上、下山，也是經由此路。柳先生十八歲時大概可擔四十斤魚，後來越擔越多，可達六十多斤。光復前，魚賣完就連走帶跑，將魚篩帶回金山。光復後，有時會在草山買些桶柑順路擔回。

柳先生提到貓仔安（劉安）也曾擔過魚，雖然年紀比他大，但擔魚的資歷可能較自己少些。今日許多老一輩的魚販都過世了。我們和他相約，希望他能帶領我們從金山出發，走一段看看。柳先生欣然答應，於是決定7月10日上午出發。

訪談日期：82.08.11

訪談地點：台北市士林區山仔后

訪談對象：何傳盛 先生

吃過晚餐後，我們驅車前往山仔后的何傳盛先生家。何先生是民國19年次，今年已經63歲了，看來身子依然十分硬朗。在訪談過程中，他的兒子一直坐在旁邊，不時補充說明，父子之間的感覺十分融洽。

談到魚路，何先生告訴我們，從前金山往返士林，在八煙至大嶺之間有條主要的道路，路蠻寬的，還鋪石塊，坡度也蠻平緩的，可是有點彎繞，是所謂軍路，在昭和14年日蝕那天日軍演習時，走的就是這一條路。另外，尚有一條小路，比較直但是坡度較陡，難走，路程較快，是做生意、探親、走私的人所走的。這條小路是自從台灣有歷史以來就有的，日治時期所關的是軍路（金包里大路）。陽金公路在日據末期就大致成形，光復後才鋪設柏油的。

從前的人走魚路所運的都是魚脯、熟魚這些比較不會臭掉的魚。約在八十年前則有專門的苦力，從台北至金山擔魚，再回至台北。這些苦力有台北人、金山人，也有草山人，石角嶺人，現在若還活著，大概也有95歲以上了。在大東亞戰爭時期，因為物資管制，所捕的漁獲要全部交給政府統一收購。只有漁獲多的時候，好的魚像赤鯪被政府拿走，剩下一些較差的魚還可以偷偷留下來售賣，也就是俗稱的走私。金山那兒大約有十多個人走私，被抓到的話要關3個月。光復以後，通常是利用農閒時才擔魚，可是擔魚的人一多，就比較沒有賺頭，有時一擔魚30斤，要賣2、3天才賣得完。

戰爭時期何先生也曾經走私過三次，大約早上8點和另外二個金山人一起空手出發，假裝出去遊玩，直接從涓絲瀑布那兒過去，腳上穿著草鞋，到金山約近中午12點。然後由同伴去找熟人買100斤的魚脯，3個人分著擔，何先生才擔10斤，用手提，同伴則隨便找根棍子來擔。晚上時才從金山出發，並多買一雙草鞋回去，不拿燈，由大埔→礮坪仔→金包里大路的水圳（一邊是大嵌，一邊是大溝，要用棍子碰觸著走才不會跌下去）→金山農場→三重橋→牛埔→冷水坑→菁山露營場→草山二圳→山仔后。大約要走8個鐘頭，至於為什麼不走涓絲瀑布那兒的路？因為常有警察在那兒等著。而且山豬湖附近有一個青年防衛團的軍營，所以改繞較遠的路，以避免麻煩。

回到山仔后之後，有布鞋的人就換布鞋，沒布鞋的人就打赤腳（因為忌諱穿草鞋進別人家）。將魚暫藏朋友處，再回家拿秤，並偷偷告訴鄰居有魚，口耳相傳，一下子就賣完了，有時候連日本人都會來買走私的魚。那時擔魚，絕對不敢隨處兜售或大聲叫賣。

擔魚人大多到頂寮、水尾、礮港等生產地去買，因為那兒魚多且便宜，偶而才去金山市場買。擔魚人大多自備扁擔。魚放在魚篩上鋪平，上面再蓋姑婆芋的葉子，可以防止魚失重或雨水把魚打壞，而且如果有人要買，就用姑婆芋葉來包魚。

買魚之後，因為目的地不同，各有不同的走法。如果要到山仔后，就直接由大嶺→涓絲瀑布→山豬湖→山仔后，經過大嶺的土地公廟時，就在那兒的石頭上休息一陣，吃些點心，拜一下。要去雙溪的話，就由溪底→風櫃嘴→雙溪。如果要到竹子湖，就要走別的路。通常走大嶺的人最多，因為路程最短。不只金山的魚擔過來，因為金山沒

有薑母、桶柑、芭樂，所以也有陽明山的人將這些東西擔過去。光復後，金山地區若捕到較好的魚，都送到基隆去賣，如果陽明山上的人想吃好魚，得到士林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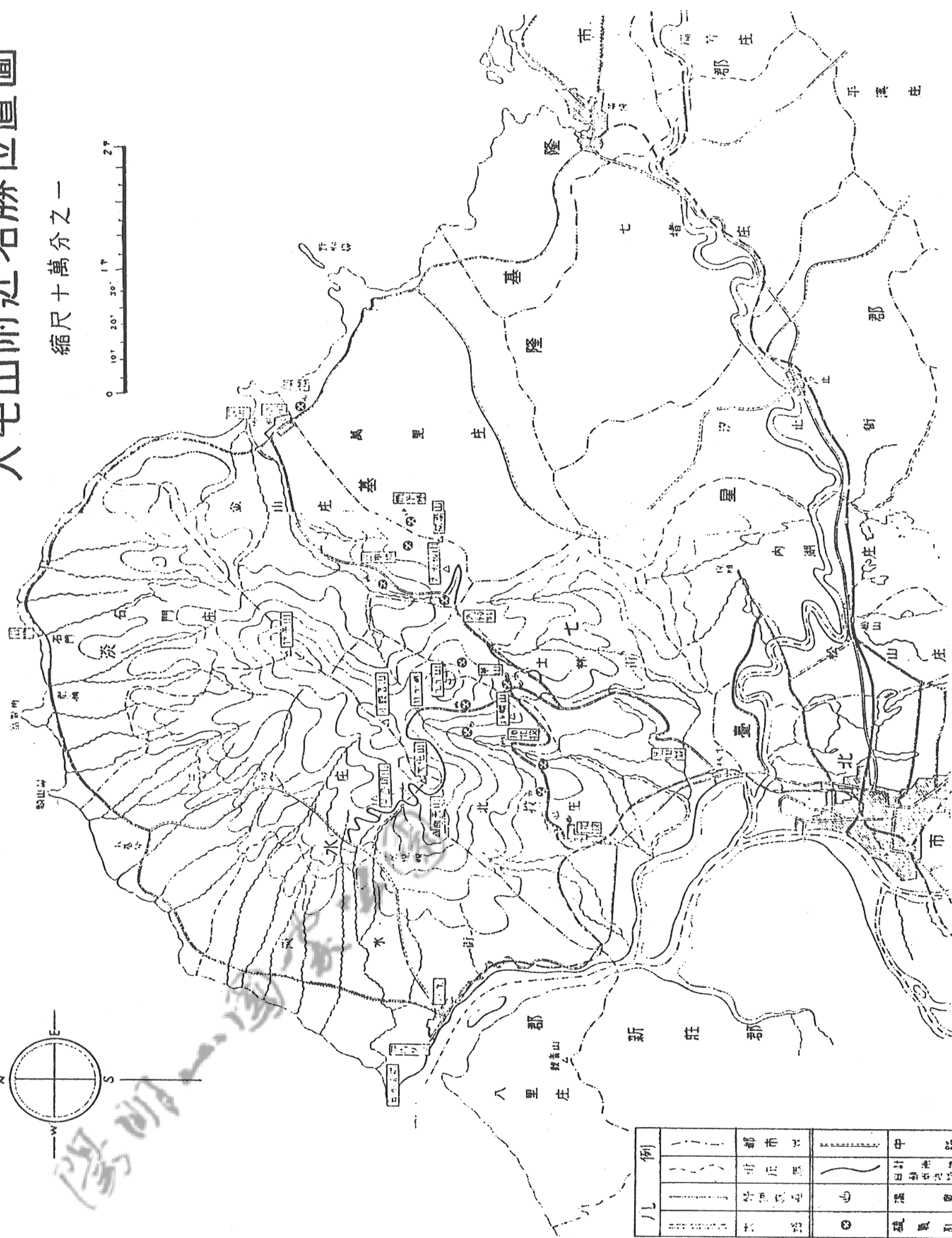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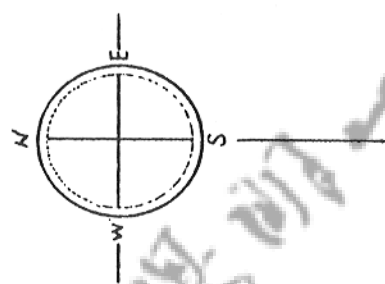
講完擔魚的事情，我們又提到茶的問題，何先生表示對茶知道的不多，自他懂事後草山已是桶柑園了。只是聽說以前整個文化大學都是茶園，山豬湖附近也都是茶園。何明通是他的伯父，是個茶販，自家也兼種茶。採茶期會有女工來應徵，茶葉經過曬、揉、烘焙、揀茶的過程，製成粗茶（揀茶是把茶葉中的枝條除去，再把沒有捲曲的大片葉子揉碎，摻進去，可以增加重量）。用布袋裝茶，一袋大約50台斤，袋子上用黑墨寫上自己的店號：春記（茶行）。將茶袋口旋緊綁好，把棍子穿過去，一個人擔2袋，送到台北迪化街。大約做了6~7年，到昭和12年就沒有再做了。

何先生還告訴我們，以前大茶商李春生的兒子李延齡，買了很多土地，但自己不做茶，是請人做或是租給他人做茶，他有二個兒子：李敏然和李超然，或許去請教他們，說不定會知道更多。

何先生吩咐他兒子上樓，拿了一桿手秤下來，是他當年賣魚用的（金屬部分應該是銅製的，可是戰時沒有銅，是鐵製的）。他兒子小心翼翼的拿下來，還稍微拂拭這件“傳家之寶”，我們覺得差不多請教完了，便告辭出來。出了門外，不禁讚歎這一家人和樂融融，又不忘從前艱苦的日子。

大屯山附近名勝位置圖

一
之
十
萬
尺
縮



儿 例	一一一	都市	一一一一一	母
	一一一	市正	一一一	母
	一一一	市正	一一一	母
	一一一	市正	一一一	母

附錄三 大屯山附近名勝位置圖

統一編號

002254830140

陽明山國家公園